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經世本古義卷十之上

詳校官監察御史<sub>臣</sub>曹錫寶

通政使司副使<sub>臣</sub>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sub>臣</sub>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sub>臣</sub>王學海

謄錄監生<sub>臣</sub>楊培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世本古義卷十之上

周成王之世詩五十篇

明何楷撰

閔子小子武王既葬而祔主于廟

出殷大白詩經副墨

嗣王朝

于廟也

出序所祔之廟

則王季

廟是也

左傳云凡君薨卒

哭而祔祔而作主禮檀弓

云卒哭曰成事是日也

以吉祭易表祭明日祔

祖文殷練而祔周卒哭而

祔儀禮士虞禮篇云將回而祔則薦卒辭曰哀子某

來日某齊祔爾于爾皇祖某甫尚饗明日以其班祔

詩經世本古義

詩經世本古義

詩經世本古義

詩經世本古義

曰孝子某孝顯相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  
寧用尹祭嘉薦普淖普薦普淖酒適爾皇祖某甫以濟  
祔爾孫某甫尚饗賈公彥云欲使死者祔於皇祖又  
使皇祖與死者合食故須兩告之尹祭者脯也嘉薦  
者醢醢也普淖者黍稷也普薦者銅羹也淖酒者釀  
酒也此詩首三句明在喪中之辭又有皇祖夙夜之  
語大都與儀禮合其為既葬卒  
哭濟祔于廟之祭無可疑矣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

皓韻叶宥韻徂候翻

嬛嬛

石經豐氏本俱作焚焚漢書崔靈思

本俱作覽覽文選注俱作憫憫

在疚

宥韻說文陸德明本俱作灾

於

音烏後同

乎皇考

皓韻

永世克孝

叶宥韻許候翻

念茲皇祖陟

山堂詩考作徙

降

山堂詩考作肇

庭

叶經

韻他定翻

漢書作廷

止維予小子夙夜敬

叶經韻讀如

止於乎皇

徑吉定翻



王

陽韻

繼

豐本作繼

序思不忘

陽韻

賦也

閔通作愍

說文云

鄭玄云悼傷之言也

李氏

云

云左傳言寡君少遭閔凶子不能文是閔者居喪之稱  
曲禮云天子未除喪曰子小子遭說文云遇也造說文  
云就也鄭云猶成也嫗本作嫗說文云材繁也字从女  
乃女之輕便者故取以為渺小纖弱之名此成王自稱  
也疾爾雅云病也按說文無疾字當作交李氏云左傳  
有在疾之文亦是居喪之稱也言遭逢此時我家父子  
不為造物所成就大統方集武王遽崩使我渺弱之身  
失所依怙正在憂病之中未知攸濟也於乎歎聲如鳥  
之吁呼也皇考解見雖篇鄭云武王也永世克孝蘇轍  
云終身能孝也愚按時武王將祔祖廟故特舉其孝而  
言世德作求善繼善述皆武王克孝之實念茲皇祖四  
句告皇祖之辭也念者成王思念之也茲此也皇祖以  
昭穆之序推之則王季也按古者祔廟之禮孫必祔于  
祖以孫與祖昭穆之位同所謂以其班祔也自太祖而

下昭穆相間祖為昭則父為穆而已身復為昭祖為穆則父為昭而已身復為穆周之世次太王文王皆穆王季武王皆昭書稱文王為穆考詩稱武王為昭考是也太王文王之子為昭王季武王之子為穆左傳曰太王之昭王季之穆文之昭武之穆是也祔之為言附也祔祭者告其祖父當逋遷于向上之廟而新死之主當入此廟也儀禮祝辭稱死者之祖父為皇祖故知為王季也陟升降下也庭說文云宮中也止通作只說文云語已辭也後同陟降庭止者顏師古謂鬼神上下臨其廷朱子引楚辭三公穆穆登降堂只與此文勢正相似夙夜敬止即儀禮祝辭言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之意成王子祔祭之日祇告王季之廟言我思念皇祖之神靈時時往來于此廟廷之中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今我小子將以皇考齊祔于廟夙夜畏忌不敢寧居蓋愛敬交至之辭也於乎皇王二句成王自鳴其思慕也皇王武王也文王有聲篇稱武王為皇王可據以武王自居王

位故稱皇王若大王王季文王乃追王耳繼序指祔廟  
言繼昭穆之序也思不忘者言武王功德盛大天下人  
思慕之皆不能忘也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武王永  
世克孝身勑鴻業異日者將為我周世世不祧之主豈  
徒如今日之繼序以其班祔已乎烈文之詩曰無競維  
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大學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  
此以沒世不忘也是皆思不忘之義疏也徐光啓云凡  
子孫不類者統承大業使謂可以佚蕩自恣  
觀此詩何等悲愴怨慕即此便是守成之本

###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前漢書元帝時匡衡上疏曰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

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  
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  
皇祖陟降庭止言成王帝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  
助其治也元帝崩成帝即位衡復上疏曰陛下秉

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燕誠  
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  
猶復加聖心焉詩云梵梵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  
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  
也此說流傳遮相祖述鄭玄蔡邕皆云成王除武  
王之喪將始即政朝于廟也申培說則云成王免  
喪始朝先王之廟作詩以自警朱子則云成王免  
武王之喪而朝于廟玩其辭知其哀未忘也又說  
者亦皆以皇祖指文王謂念茲皇祖者言武王能  
念文王即上文所謂克孝者也惟武王能念文王  
故成王今日亦不忍忘武王其曰夙夜敬止者即  
文王之敬止武王之敬勝以心法為家法也繼序  
者繼其一統相承之次序而為天子也似此鋪叙  
其於文理亦順惟發首三句終非免喪之語禮居  
喪不祭既未免喪則必無朝廟之事而此詩亦不  
宜載之頌中矣愚故以儀禮皇祖夙夜等語為據

而斷以為卒哭祔祭之詩讀者試  
一諷咏定知不妄子貢傳闕文

匏有苦葉邶人刺管叔之詩

出申培說鄭玄云邶

朝歌紂所都居南有牧野北有邶國羅泌云邶武庚之封漕是也今滑之白馬有鄆水孟子云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子貢傳云管叔以殷畔邶人風之賦匏有苦葉今按子貢傳申培說二書皆後人贗託而愚獨于是詩有取者以其語意較序音為近且是詩固邶詩也通章皆寓言與枚乘諫吳王書相類

匏

周禮注作苞

有苦葉

韻

濟有深涉

葉韻

深則厲

霽韻

亦叶屑韻力薛翻說

文豐氏本

淺則揭

霽韻亦叶屑韻丘傑翻

比也匏者

俱作砮

大腹曰匏傳曰匏謂之瓠誤矣蓋匏苦瓠甘復有長短之殊定非一物也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繫而不食苦故也魯語諸侯伐秦及涇不濟叔向見叔  
孫穆子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叔向曰苦匏不  
材於人共濟而已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韋昭  
注謂匏不可食但佩之可以渡水是也詩義疏云匏葉  
小時可以為羹又可淹炙極美河東及播州常食之八  
月中堅強不可食故云苦葉嚴粲云苦匏經霜其葉枯  
落然後乾之腰以渡水今匏尚有苦葉則其匏未堅不  
可用也濟朱子云渡處也深者淺之對朱子云行渡水  
曰涉又陸佃云匏記時也言匏有苦葉則濟有深涉矣  
莊子以為秋水時至百川灌河秋水漲之時也冬水縮  
之時也匏亦可以濟水故詩以紀濟有深涉之時屬通  
作砵說文云履石渡水也字从水从石會意淺說文云  
不深也揭說文云高舉也褰裳渡水之稱詩人之意言  
匏未可用而渡處之水方深則尚難以徒行而涉也有  
人焉曰我于深處則累石以涉之我于淺處則褰裳以  
涉之不問水之淺深惟期于渡而已則亦冥行不顧之

甚矣以比殷無復興之理周無可圖之機管叔以殷畔亦如無匏而涉深者然不自致殞身不止也論語荷蕢之譏孔子曰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意亦同此蓋譏其可已而不已非度量淺深之說也

有彌濟盈

庚韻

有鷺雉鳴

庚韻

濟盈不濡軌

叶韻

雉鳴求

其牡

有韻

比也彌本作浦說文云滿也濟即上章濟有深涉之濟盈滿也鷺說文云雉雉聲字从鳥唯

趙

顧光云唯者鷹聲也雉唱雌雄故从唯雉聲字从鳥唯

趙

顧曰雉多勇然介直貌春秋運斗樞云璣星散為雉羅

願

云雉耿介之禽應義氣其鳴以頸相勾沈萬鈞云雉

火

畜也感于陽而有聲先鳴而後鼓翼化書云雉不再

合

信也詳見雄雉篇濡毛傳云漬也軌說文云車轍也

轍

者車迹也車輪所輶迹也又詩詁云輶也車軸之端

貫

輶者名為輶輶末之小穿容輶者名為輶少儀註謂

軌

與輶于車同謂輶考工記注謂輶輶二名俱非軌皆

非也羅中行云車輪廣狹高下皆定于軌軌同則轍迹亦同後人因謂車轍亦曰軌曲禮塵不出軌以高下言中庸車同軌以廣狹言蓋車輪崇六尺六寸軌居輪中若濡軌則水深三尺三寸也毛傳則謂絲軌以上為軌按說文軌从車九聲軌音范車軌前也从車凡聲經文軌牡相叶非凡聲也然軌有二義當以說文之解為正牡說文云畜父也爾雅云飛曰雌雄走曰牝牡濟盈無不濡之理而涉者貪于必進謬謂不能濡轍以比不義之人自以其所行為無傷而為之也雌雄喻管叔管仲為周同姓當忠于周今乃挾武庚以叛是求其異類之牡也張學龍云諸家以牡雞雄孤為證言飛走通也殊不識詩人之意曰當濡其轍今乃不濡其轍迹是大可怪也當求其雄今乃求其牡獸是大異常也如此尋之則得詩人之意矣

佳韻

爾雅埤雅作雍雍今

石經作鳴鴈

叶翰韻魚肝翻開元五經文字音岸史記鴈門正義云鴈當為岸聲之誤也說文本



作雁从隹从人厂聲其从鳥作鴈者鵠也徐鍇云从雁省聲偽物也鵠鵠似雁而德不然故凡以偽亂真者曰鴈韓非子齊伐魯索諛鼎魯人以其鴈往齊人曰鴈魯人曰真今文以鴈為鴈而以雁為鴈鹽鐵論作駢旭

易釋文引詩作

日始旦

韻

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輪韻

也

本鳥名即雛渠也其鳴聲和故謂和鳴為雛雛鴈本作雁鳥名畏寒秋南春北謂之陽鳥又名朱鳥其飛翔有次序記謂兄弟之齒鴈行是也羊祜賦云排雲墟以頡頏汰弱波以容與進凌厲乎太清退嬉遊乎玄渚鳴則相和行則接武前不絕貫後不越序齊力不期而並至同趣不要而自聚愚按此以比周公于武王有兄弟之親盡忠王室其和聲遠聞管叔亦武王之弟而圖為不軌則是鴈之不若也旭說文云日旦出貌孔穎達云旭者明著之名故為日出旦字从日見一上一地也徐鍇云日出于地也此以比周室方興之象又鹽鐵論引詩

云雍雍鳴軒旭日始旦登得前利不念後咎故吳王知  
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遂之患秦知進取之利而不知鴈  
門之難是以知一而不知十也愚按依此則為嘲刺管  
叔之辭亦通歸妻者謂使之來歸于已豐坊云古人詩  
文多倒句法婦人謂嫁曰歸娶妻而曰歸妻言使之嫁  
我亦倒意也迨本作遠爾雅云及也泮通作判說文云  
分也鄭玄云冰未散正月中以前也荀卿云霜降逆女  
冰泮殺止家語云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農  
業起昏禮殺于此言士之娶妻當及九月霜降之後正  
月冰未泮散之前以比武庚如欲興復當及周室王業  
未固之時今天下事已定矣管叔欲何為

招招舟子

叶有韻

人涉卬

陸德明云或作仰音同

否

有韻豐本作不

人涉卬否

同卬

須

爾雅作須

我友

有韻而足曰招招也

比也招說文云手呼也

招之不一

舟子舟人主濟渡者人指

招之不一

招之不一

招之不一

管叔卬爾雅云我也否說文云不也須通作顓說文云待也張衡應問云雖有犀舟勁楫猶人涉卬否有須者也此言人皆徒涉我獨招舟子而不徒涉則與履險冥行者異矣然所以如此者我意更有所為欲須待我友而同濟也蓋審擇所從必在忠于王室者其肯與亂賊為黨乎然則此詩之作其亦民獻十夫之徒與郝敬云通篇意似不屬而聯絡如貫珠首言深涉次章即接以濟盈次言雉鳴三章即接以鳴鴈而未章舟子仍歸利涉須友仍是擇偶造冰未泮語亦於濟涉掩映有情且舟則不需匏矣猶然慎重如此彼屬揭者可苟焉已哉迴合縱橫隱隱躍躍待聞者自喻

###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序以為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胡肅嘉云

刺淫之詩未有若苦葉之辭微矣豈有所避而然歟序言刺宣公也夫人當為宣姜宣姜適伋子公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卷之七

七

要之公無人道矣姜亦從亂也何得無刺焉前二章指其淫則痛惡之意不必極言矣後二章導以正則我之不然因彼而自顯也一章不可涉而涉刺公要伋妻也苦匏供濟而渡處方深難以濟矣妄行者若曰深則厲淺則揭何待匏焉此蓋有無畏忌之意焉二章非其妃而求刺姜從公也彌然濟盈鷺然雉鳴其淫佚之意於此可想見矣濟盈而曰不濡軌雉鳴而反求其壯其悍然不顧犯禮相從何所不至哉三章求之有禮刺公無禮也鴈取其匹日取其明冰未泮以言其及時朱子所謂求之不紊而節之以禮也曰士如歸妻自士而上更不可苟矣於此見其為刺宣公詩也四章仰頌我友刺姜不須伋也濟渡之細猶擇而從邂逅倉皇不忘氣類沉匹妃之際可苟合乎哉按此說亦通但於鳴鴈一章頗覺附會難解故不從

鵠鴉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

遺王名之曰鵠鴉焉

出序 救亂者救管蔡之亂未知周公之志者未知周公安王

室之志也按尚書金縢篇曰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鵠鴉王亦未敢誚公漢孔氏解辟為法以居東為東征謂致辟法于管叔而誅殺之也鄭玄讀辟為避以居東為避居東都黃氏辨之謂管蔡流言之時尚未有東都也王應麟以為居國之東似得其實今考書成王感風雷之變出郊以迎意當時必如今之大臣釋位待罪出國之東郊以居耳朱子云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為是三叔方流言周公處骨肉之間豈應以片言半語遽然興師以征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卷之十

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于王亦未必見從雖曰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區區嫌疑似不必避但舜避堯之子禹避舜之子自是合如此若居堯之宮逼堯之子即為篡矣或謂周公居東不幸成王終不悟不知周公又如何處愚謂公亦惟盡其忠誠而已矣問鵠鵠詩其詞艱苦深奧不知當時成王如何便理會得曰當時事變在眼前故讀其詩者便知其用意所在自今讀之既不及見當時事所以謂其詩難曉然成王雖得此詩亦只是未敢誚公其心未必能遂無疑及至風雷之變啓金縢之書後方始釋然開悟劉公瑾云流言之興而公弗避居以待成王之察則其心雖無私而義有未盡故曰我無以告我先王是以避居二年之後成王既知流言之罪人而疑慮未釋乃作鵠鵠以喻之觀其告鵠鵠以無毀我室可見其詩作于武庚未誅之先自雷風之變而周公既歸乃承王命作大誥東征一書之中首言王若曰

繼而屢言王曰又言沖人又曰寧考皆自成王而言  
可見公之東征王實命之當在王既感悟而迎公以  
歸之後也黃佐云鷓鴣之詩乃周公居東之時預見  
二叔武庚將有潰亂之勢而作一以釋罪而明吾之  
心一則勸王  
為先事之備

鷓鴣鷓鴣既取我子

叶寘韻資四翻亦  
叶質韻職日翻

無毀我室

亦質韻  
叶

寘韻式  
吏翻

恩斯勤

叶真韻讀如  
權渠斤翻

斯嚮

豐氏本  
作育

子之閔

叶真  
韻眉

貧斯此而賦也託為鳥之愛巢者呼鷓鴣而告之鷓鴣  
翻爾雅云鷓鴣也郭璞以為鷓鴣類而陸璣則云鷓鴣

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錐取茅荈為窠以麻紆之如刺  
襪然縣著樹枝或一房或二房幽州人謂之鷓鴣或曰

巧婦或曰女匠闕東謂之工雀或謂之過羸闕西謂之  
桑飛或謂之襪雀或曰巧女陸佃邢昺丘光庭輩皆非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世本古義  
卷十之上

九

之謂當從璞義今據爾雅本文鴝鵒之下又有狂  
茅鴝怪鴝象鴝等名則此自應同是鴝屬無緣得為巧  
婦小雀也或以鴝與鴝為二物賈誼賦云鸞鳳伏竄兮  
鴝鵒翔翔顏師古注云鴝鴝怪鳥也鴝惡聲鳥也或  
以為鴝鴝即鴝鴝按鴝鴝即怪鴝一名鴝鴝未聞有鴝  
鴝之名況爾雅明別鴝鴝與怪鴝為二物無容混而為  
一也愚攷鴝鴝單言之即鴝是也解見墓門篇魏志云  
鴝天下賤鳥也及其在林食糗則懷我好音以其為惡  
聲之鳥故周公取以比夫流言者取猶致也君子以貨  
取之取子比成王也呼成王為子者親之之意觀洛誥  
朕復子明辟之語可見成王惑于流言而不加覺察是  
聽二叔之術中而為其所召致也故曰既取我子是時  
王猶未悟故公直發此一語以喚醒之書所謂王亦未  
敢誚公正指此也毀壞也室鳥巢也以比王室曹氏云  
雀以巢為室如稱雀入燕室是也通章主意只在無毀  
我室一語范祖禹云成王幼弱未足以及天基命定命



周公苟不攝政則禍亂將作而毀周室矣思愛勤勞也  
斯語辭鬻毛云稚也鬻子稚子指成王也按鬻何以訓

稚鬻之為義據說文云健也字亦作粥粥若無能也義亦同此  
淖弱故借為幼稚之義禮記粥粥若無能也義亦同此

閔傷也言我之所以思愛結于中心念茲在茲日勞勞  
焉而不釋者以成王年方幼冲而為浮言所搖動孤立

于上其勢甚危誠可閔傷故也承上文無毀我室  
正指遭流言變後而言以起下章思患預防之意迨

家語作殆說文作隸天之未陰雨虞韻徹彼桑土虞韻石經韓詩爾  
雅注豐氏本俱作

杜字林作被綢繆牖戶虞韻今女音汝孟子嚴氏下民或敢侮  
作被

予叶虞韻讀如雨王矩翻比之賦也迨及也天將雨  
必先陰故曰陰雨徹毛云剥也本通徹之徹借為徹

去之徹此訓剥者以剥而脫之亦有去義桑土毛云桑  
根也通作杜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又字林作被云桑

皮也孔穎達云取彼桑土用為鳥巢明是桑根在上剝取其皮或欲讀土如字謂取桑和土膠結成巢于理亦通但桑乃全樹之名今但云徹桑而已未辨所徹者是枝是葉不如作桑杜之為確也綢繆解見唐風朱子云牖巢之通氣處戶其出入處也愚按詩言牖戶二字有味此巢之通隙虛處正足以窺伺禍患之來而預為之地陸佃云迨天之未陰雨及其間暇之譬也徹彼桑土綢繆牖戶明其政刑之譬也蓋寤生于陰雨而戶牖所以取明故是詩托況如此文子曰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畢開不如一户之明是也下民鄭玄云巢下之民侮說文云傷也予代鳥自謂也言今女巢下之民得毋或敢有傷害我者乎或字有味與莫敢誰敢自別或敢者正恐猶有侮者在所以宜綢繆也孔子讀此詩而贊之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此承上章毀室言而深以綢繆牖戶為成王望一段愚勤悲閔至心正在于此見今日武庚之毒雖未發然終

必有潰決之時庶幾王之一悟而思保其國家也舊說謂周公自述其締造周密則于末章予室翹翹句如何可通且維音曉曉但祈汲汲自明于忠淺矣前以毀室屬鴟鷃而此以侮予屬下民者蓋室一毀則探穀取卵之事必有起而乘之者猶之管叔武庚蠢動而頑民亦遂洶洶不靜也

予手拮据

叶虞韻讀

如拘恭

予所將茶

虞韻

予所蓄

釋文作蓄

租

虞韻

予口卒瘁

虞韻釋文

作屠曰予未有室家

叶虞韻攻乎翻字代鳥自謂而周公

比之賦也此下予

毛云搢搢也按拮之訓搢据之訓搢當是以音相近取義說文則云拮手口共有所作也据戟搢也徐鍇云謂

手執臂曲局如戟不可轉也蓋拮言其作之物据言其作之狀當從說文解為長武王末受命而周公欲以一手之烈成文武之德苦可知矣將說文毛傳皆云取也茶依鄭注周禮及詩皆云茅秀也蓄說文云積也租通

作菹說文云茅藉也禮封諸侯以土菹以白茅周禮音義亦作組上文綢繆牖戶必取桑根之皮此但納茅秀于窠中以為之藉蓋作窠之始事也舊解殊混將茶手之為也手之用不足因以口繼之租而曰蓄蓋有資于口者矣故即承之曰予口卒瘡卒通作碎盡也瘡說文云病也室家朱子云巢也鄭云我作之至苦如是者曰我未有室家之故錢天錫云當初不利孺子之謗必以周公止為身謀今特表出未有室家見得我平日之吐哺握髮固結人心祈求天命祇以王室之未集豈為身謀而顧云不利也徐光啓云五箇予字可玩勞亦予也病亦予也惟予而已無可他諉者為予室故也上四予字匪躬之義下一予字體國之忠愚按此周公自追其前日攝政之事而言

予羽譙譙

叶蕭韻慈焦  
翻釋文作譙

予尾條條

叶蕭韻  
思邀翻

孔氏載經文及毛傳皆作消云定本作修修豐氏本同

予室翹翹

蕭韻

風雨所漂搖

蕭韻予維音曉曉蕭韻爾雅作曉曉說文作唯予音之曉

云以辭相責也說文無脩字當通作消據正義疑古本是如此說文云盡也承上文言我雖勤于為巢如此而無如惡我之成者何也羽翮所至輒被譙讓而予終不能自合至于尾毛之長者亦已消盡蓋其奔如此翹翹毛云危也按說文云翹尾長毛也借為竦起之義以其托巢于高枝而結構猶尚未成故危之也漂浮搖動也俱見說文漂屬雨搖屬風乃未然事與第二章未陰雨相應今雖未至于此而後來將必至於此也然則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以成完巢其可緩乎曉說文云懼也維音曉曉者鄭云恐懼告愬之意正指迨天之未陰雨五句言而所云思斯勤斯嚮子之閔斯者其大指畢露乎此周昌年云要見多難將毀我室故已作詩以喻王使之知保其室家有不吝不汲汲意非公只明己之見誣而已王樵云鵲四章蓋極道武庚之情武庚之情既

明則成王之疑自釋大誥曰殷小腆誕敢紀其序曰予復反鄙我周邦此武庚之情而詩所謂毀我室與侮予者皆謂此也武庚雖包藏此心而王室未有釁則亦安從而發哉不幸而三監者入其機械之中為所扇惑欲動搖周室而不間周公則不可動于是流言曰公將不利于孺子此其謀欲使周室先自生釁而後起而圖之也而成王果不能無疑周公于是而不退去以待王心之察不惟非大臣自處之義其不反實奸人之口乎于是告二公而避位以去項氏所謂既不居中則不利之謗自息者既去而公亦不汲汲于自明又居東二年而罪人之主名王自得之蓋奸人雖能為幻于一時而徐之未有不情見計露者也周公于是究其本謀之所自而直以武庚之情陳之于王王可悟矣然而武庚之叛未形也故未能決然遂以公為是而亦未敢謂公為非周公陳武庚之情而一己之心迹不足復言乃若武庚之志欲紀亡殷之緒復其舊物而覆我周室其禍不在

周公之身已也王雖或已知周公之無他而或未足以  
及此故周公曰予羽譙譙予尾脩脩予室翹翹風雨所  
漂挫予維音哢哢言憂在王室而已之鳴不得不急也  
武庚若起王室安危有未可知者此感喻王之深也鵲  
公之意則王心之蔽深矣豈區區之詩所能回豈自述  
其勤勞所能感動哉

鵲鵲四章章五句

子貢傳以為周公孫于魯殷人  
畔公憂王室勸王修政以備之

賦鵲鵲申培說亦云管叔及其羣弟流言于國周  
公避居于魯殷王祿父遂與十七國作亂周公憂  
之作此詩以貽成王欲王省悟以備殷全篇以鳥  
之育子成巢者比先王之創業而代之為言也皆  
附會不足信周公原未嘗有居魯之事且使此詩  
作于殷人畔後則所云未雨綢繆者謂何而奈何

猶以無毀我室致戒乎朱子又謂周公東征二年得管叔武庚而誅之而成王猶未知周公之意乃作此詩以貽王蓋感于孔安國之說後來與蔡九峯辨其不然乃以為當從鄭氏云又趙岐謂鴟鵂之詩刺邠君蓋漢儒言詩多異說要無據不足信

狼跋美周公也周公雖遭疑謗然所以處之不失其

常故詩人美之

出朱傳序云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

美其不失其聖也孔叢子載孔子曰于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為聖也

狼跋

陸德明云或作拔

其胡

虞韻載寔

說文作躓陸本作是

其尾

叶紙韻讀如鮪羽軌

翻公孫

音遜後同

石膚

虞韻

赤舄几几

紙韻說文崔靈思集注俱作拏拏董氏云一作



已已比而賦也狼解見還篇羅願云股中有筋如雞  
子又筋滿身如織絡之狀跋說文云蹠跋也爾雅云躡  
也李巡云前行曰躡胡說文云牛領垂也今狼亦稱胡  
者以其領下垂皮亦如牛然孔穎達云狼之老者則領  
下垂胡載之言則蓋音近也寔說文云礙不行也从車  
引而止之也車者如穿馬之鼻从此與牽同意爾雅云  
跲也李巡云却頓曰寔孔云跋與蹠皆是顛倒之類進  
則躡其胡謂躡胡而前倒也退則跲其尾謂卻頓而倒  
于尾上也毛詩草蟲經云老狼項下有袋求食滿腹向  
前行乃觸之退後又自踏踐上蹠其尾進退有患公周  
公也孫鄭玄云讀當如公孫于齊之孫孫之言孫遁也  
孔云古之避字借孫為之按春秋夫人孫于邾公孫于  
齊論語孫以出之皆以省文通用周公避位居東所謂  
孫也碩大膚皮也碩膚與跋胡蹠尾對看禮記云四體  
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所謂碩膚也按革膚內薄皮  
膚革內厚皮故其字从肉舊說訓膚為美難通赤烏周

禮注云冕服之鳥也王吉服有九鳥有三等赤鳥為上  
下有白鳥黑鳥孔云上公九命得服衮冕故履赤鳥又  
按詩云王錫韓侯玄衮赤鳥則諸侯亦得用赤鳥也李  
如圭云天子諸侯冕服用鳥他服用履解見南山篇几  
几朱子云安重貌王安石云几人所馮以為安故几几  
安也蘇轍云周公之輔成王亦多故矣二叔流言以病  
其外成王不信以憂其內人之視周公如視狼然前憂  
其蹤胡而後憂其路尾也然周公居之從容自得而二  
患皆釋人徒見其履赤鳥几几然安且閒而不知其解  
患釋難之方也愚按跋胡比公之進而立朝遭流言之  
變寔尾比公之退而居東至二年之久詩人畧假荒迫  
之狀為喻如易所稱羝羊觸藩云者非以狼為公比也  
然此章先言跋其胡而後言寔其尾則意專重在寔尾  
盖主公居東而言公雖遜而膚自碩若了無所患苦者  
然赤鳥几几正想其居東時意象耳所以然者以公之  
純忠仰可對皇天幽可質先王則其几几自得也固宜

又朱子云公遭流言之變而其安肆自得乃如此蓋其道隆德盛而安土樂天有不足言者所以遭大變而不失其常也程子云周公至公無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敵故雖危疑之地安于舒泰范祖禹云其德備者其容亦盛亦爲凡凡則其餘可見矣夫神龍或潛或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然得而畜之若犬羊然有欲故也惟其可以畜之者是以亦得醢而食之凡有欲之類莫不可制焉惟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富貴貧賤死生如寒暑晝夜相代乎前吾豈有二其心乎哉亦順受之而已矣舜受堯之天下而不以爲泰孔子阨于陳蔡而不以爲戚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赤舄几几德音不瑕其致一也鄒忠肅云易明夷之象傳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甚矣象傳之言似周公也繇今觀公之事冲雖不若文箕之事暴厄亦未至于羗里辱亦未至于囚奴顧當時流言鼎沸王心懷疑豕塗鬼車禍且不至

測斯亦多凶多懼之時矣昔人謂為箕子更難於為文  
王以其屬尊而最親尤為紂所忌耳公內憑叔父之尊  
外總冢宰之任負斧宸而履乘石木秀風摧石峻流湍  
不利之謗所從來矣即其精誠可以告先王而不能顯  
白之幼主且天下之人何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邪遜  
而居東公所為善用晦固即柔順蒙難之家法處明夷  
以艱貞者也豈與夫以自我之重挾非常之勲身危繇  
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者等哉文中子云美哉公  
旦之為周也外不屑天下之謗而私其迹曰必使我子  
孫相承而宗祀不絕也內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  
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亂不作深乎深乎安  
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

狼寔其

尾載跋其胡

虞韻

公孫碩膚

虞韻

德音不瑕

叶虞韻

洪孤翻

比而賦也

有

德之言謂之德音瑕廣韻云玉之病也狼既退而寔其  
尾矣于是復進則又跋其胡此章之意重在跋胡也公

之居東二年可謂寔尾矣罪人斯得之後而又作詩以貽王獨不慮其跋胡乎而公不然也身尚孫而膚仍碩凡所矢口莫非有德之言終無得而瑕疵之者王亦未敢請公不瑕之謂也杜預云心平則德音無瑕闕一說朱子云德音猶令聞也亦通又左昭二十年晏子曰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此直借語立義非詩本旨

### 狼跋二章章四句

子貢傳云周公居于魯魯人觀焉賦狼跋中培說以為魯人觀

周公德容而作是詩今按書言周公居東非居魯也

### 伐柯周人商迎周公也

子貢傳云周人思周公而賦伐柯序于此詩及九罇篇皆

云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愚按序所云  
刺朝廷之不知者蓋追刺雷風未作以前成王及二  
公皆不知周公之忠耳考之書金縢篇云秋大熟未  
獲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  
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  
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  
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  
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  
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  
風未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  
歲則大熟新逆馬融本作親迎我國家禮亦宜之者  
孔穎達云國家尊崇有德宜用厚禮詩稱袞衣蓬豆  
是也王出郊者金履祥云意成王俟于郊而以使者  
先之愚詳繹金縢篇文先言二公及王則啓王之問  
諸史百執事以知周公請命之忠者二公也未言二  
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則成王特出待

周公于郊而迓，遽郊外往見周公，以將成王之命者，亦二公也。二公，漢孔氏以為召公、太公也。此詩蓋當王議迎公之時，為王商遣使必無踰二公者而因及，所以待公之禮耳。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

職韻

取

釋文

妻

如何匪媒不得

職韻

比

韻

也

柯

毛

傳

說

文

皆

云

斧

柄

也。柯，毛傳說文皆云斧柄也。太公六韜有大柯斧，考工記車人云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

其一為之首。注云首六寸，謂門頭斧也。柯其柄也是斧柄，大小之度。匪斧不克，與齊風折薪如之何。匪斧不克，語意不同。柯者斧之柄，操斧以伐之，即所操之柄，以得其所伐之度。若非有所操之斧，可據則所伐者亦不能成。其為柯也，下二句即申上二句意。蓋觸類廣譬，以明之。柯與妻以喻周公伐柯取妻，以喻迎周公斧與媒則以喻二公也。鄭玄云伐柯之道，惟斧乃能之，此以類求其類也。以喻成王欲迎周公，當使賢者先往媒者能通。

二姓之言定人室家之道以喻王欲迎周公當先使曉  
王與周公之意者先往愚按賢而曉王與周公之意者

唯二公耳

伐柯伐柯

孔叢子作

其則不遠

叶銑韻讀如

我

觀之子籩豆有踐

銑韻

公太公二人故重言伐柯則猶言法

則也即大小長短之度是也所伐者柯伐之者斧此斧  
之柯與新伐之柯其大小長短當亦無以異者孔叢子  
作操斧伐柯於義更明以比二公周公同此忠愛之心  
觀武王有疾而二公即欲為王穆卜其休戚相闕與周  
公之心豈有異哉周公不聽穆卜而自以為功者孔穎  
達謂公位居冢宰地則近親昵或卜之不善不可使外  
人知悉亦不可苟讓故自以為功也是則迎周公者必  
非二公不可以二公忠愛之心為周公所素鑒耳然心  
雖無二而跡則稍殊故詩人但以不遠想像之而中庸  
引此詩亦云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也此言



外之意而詩人亦可謂善為說辭者矣稱我者詩人代  
成王籌度之辭觀說文云遇見也詩詁云汎見曰見接  
見曰覲之子鄭云是子也斥周公也爾雅云竹豆謂之  
籩木豆謂之豆鄭氏云籩豆其容實皆四升踐原訓履  
毛傳訓為行列貌鄭云王欲迎周公當以饗燕之饌行  
至則歡樂以悅之孔云飲食之事聖人以之為禮今勸  
迎周公而言陳列籩豆是令王以此籩豆與公饗燕也  
邾敬云設其籩豆踐然陳列君臣相與燕笑一見而往  
事釋然矣聖人  
豈有成心乎

### 伐柯二章章四句

申培說云管叔以殷圍衛大夫  
議迎周公乃作此詩解者謂伐

柯匪斧則無以取木比武庚管叔之亂非周公不  
能平則次章其則不遠當作何解于文義不可通  
矣朱子以為周公居東之時東人言此首章比平  
日欲見周公之難次章比今日得見周公之易牽

強附會尤  
為無理

九罍迎周公歸自東也

邾敬云前篇詛成王以饗禮  
迎公此篇諷王以冕服迎公

愚按此當是使者  
將命而至東之作

九罍之魚鱒魴

陽韻

我覲之子衮衣繡

讀詩記

裳

陽韻

興而比

也九罍魚網也爾雅云鱒謂之九罍孫炎云謂魚之所入有九囊也陸德明云今江南呼鱒為白囊網邾云九罍以比天子羅致大臣鱒魚名一名鮒爾雅曰鮒鱒是也陸璣云似鯢魚而鱗細于鯢也赤眼多細文鯢亦作鰓羅願云目中赤色一道橫貫腫魚之美者食螺蚌孫炎正義云鱒好獨行制字从尊殆以此也魴解見魚麗篇羅云詩稱九罍之魚鱒魴鱒多獨行亦有兩三頭同行者極難取見網輒遁魴則說苑所謂若存若亡

若食若不食者也周公有聖德遭時之未信退避于東  
有難進易退之操故以鱗魴言之又陸佃云鱗魚圓魴  
魚方君子道以圓內義以方外而周公之德具焉故是  
詩主以言之然則鱗象公之圓而袞衣者道也魴象公  
之方而繡裳者義也玄袞繡繡而後可以見周公猶之  
九斿之取鱗魴也我親之子解見伐柯篇代為成王籌  
度之辭也袞龍衣也陸德明云天子畫升龍于衣上公  
但畫降龍解見采菽篇繡說文云五采備也程子云鱗  
魴魚之美者施九斿之網則得鱗魴之魚用隆厚之禮  
則得聖賢我欲親之子當用上公禮服往逆之嚴絜云  
服其服則居其位矣

鴻飛遵渚

語韻

公歸

朱子云此章

飛歸字是句

腰亦用韻詩無所語韻於女音汝後同信處叶語韻敵呂翻與也鴻鴈皆水鳥  
中也亦有此體也知避陰陽寒暑者春則避暑而北秋則避寒而南所  
謂木落南翔冰泮北徂者也陶隱居云大曰鴻小曰鴈

或云鴈多羣而鴻寡侶遵說文云循也渚小洲也釋名云渚逶也能遮水使迴也鴻飛遵渚蓋自北而南之時以況公之避京師而居東也歸歸周也女者對東人之辭左傳云再宿曰信彼一時也沖人之疑未擇公雖欲歸周而無安身之所故不得不暫于汝地焉信處耳然謂之信也而豈可久哉所以然者以公之精忠感格必有悟主之期故也此一

鴻飛遵陸

屋韻

公歸不復

屋韻

於

女信宿

屋韻

南歸北之時不復為渚上之遊以況公之自東

而還歸于周亦將留相王室而不復來東也故易漸卦九二之象曰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公之歸以之上九之象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公之不復以之宿說文云止也信宿即信處也此一時也王既悟而遣余輩衛命以迎公公之留于女地不過信宿間耳歸不久矣此一章據見在迎公而言

是以有袞衣

叶支韻讀如伊么夷翻

兮無以我公歸

叶支韻渠為翻

兮無使我心悲

支韻

兮賦也是以有哀衣者得請之辭向之籌於王前者曰我親之子哀衣繡裳王不以其言為非所以今日有哀衣之命而使人賚之以予公也無以我公歸兮一句作一氣讀上無字畧斷親之故曰我言今日哀衣來而我公固將歸矣然使風雷不作則公安有今日公之得有今日也幸也君臣相遇自古稱難況公以元勲叔父而猶遭此患則忠而被謗信而見疑者可勝道哉俯仰之間感慨係之無謂以我公今日獲歸而遂無可使我心悵然含悲者在也忠厚惻惻溢于言表所謂言之無罪聞之足以戒是詩也其亦二公所作與

九罇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序見伐柯篇子貢傳申培詭皆

云周公歸于周魯人欲留之弗克賦九罇朱子亦以為周公居東東人喜之而作今按本文有於女

信處於女信宿之語其為使者所作而非出于東人之口可知已且公天下之公也居東公之不幸也不以朝廷失公為憂而以東土得公為喜何所見之昧而所愛之細乎

假樂贊美武王之德為祭武王之詩

所以知為美武王者何也有三

微焉大明之詩曰篤生武王保右命爾變伐大商今此詩亦有保右命之之語一也中庸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夫舜起匹夫為天子武王自諸侯有天下其事相類故孔子合言之知此詩非咏守成之詩二也又篇中云穆穆皇皇宜君宜王按禮云天子穆穆諸侯皇皇舊說亦

皆以君為諸侯王為天子夫以一身而兼歷諸侯天子者惟湯武而已三也所以知為祭詩者以子孫千億一語知之凡詩中言子孫多是對祖考而言紀述廟中所見也大雅咏文王詩最多其專為武王咏者唯此一詩而已疑亦周公所作太史公云夫天下稱頌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

假

左傳中庸豐氏本俱作嘉

樂

音

君子

叶寘韻資四翻詩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舊皆謂叶職韻音

則今按子則相去甚遠未足信也

顯顯

中庸作憲憲

令德

本職韻當叶寘韻丁陽翻

宜民

宜人

真韻

受祿于天

叶真韻汀因翻嚴祭以自章首至此為第一章

保右

中庸作佑

命

叶真韻

之自天申

真韻

毛鄭及諸家本皆以自章首至此為第一章

千祿百

福

叶職韻

子孫千億

職韻嚴以自保右至此為第二章賦也假當依左傳中庸通作嘉

美也輔廣云假樂君子是作詩者美而樂之也唯其美之故樂之顯說文云頭明飾也顯顯令德者鄭玄云有光光之善德愚按下章言不愆不忘率繇舊章無怨無惡率繇羣匹正令德之實明著而可見者宜說文云所安也輔云謂心愜之朱子云民庶民也人在位者也孔穎達云民人散雖義通對宜有別臯陶謨能安民能官人其文與此相類受說文云上下相付也祿之為言錄也天錄其德而與之以福則曰祿其實祿即福也董仲舒對策引此而衍之云為政而宜于民者固當受祿于天深得此詩之旨通篇骨子只宜民宜人一句耳保者扶持之意右者贊助之義命者命之為天子也自從也申者申束之義故毛傳以為重也天眷有德久而不替之謂干祿二句申結上文干祿與旱麓篇解同有顯顯之令德是以宜其民人故能受天之祿所謂自求多福也百福言衆也曰保曰右曰命皆是也此已然之事子孫據時王而言不汎言孫子而順數子孫知此詩作于



成王之世矣十百為千自一萬而十萬以至萬萬皆曰億承上文百福而極言之舊說以為子孫衆多非也子孫之獲福多于前王所謂自天申之者也此句乃祝辭

穆穆皇皇

陽韻班固傳注作煌煌

宜

陸德明本作且

君宜

陸本作且

王

陽韻

不愆

春秋繁露作騫文選注作憊

不忘

陽韻

說苑作亡

率由舊章

陽韻毛鄭諸本自干祿至此為第二章嚴以穆穆至此為第三章

威儀

抑抑德音秩秩

質韻

無怨無惡

去聲

率由羣

春秋繁露作仇

匹

質韻嚴以

威儀至此為第四章

賦也

此章贊武王之德穆通作

皇通作煌

說文云輝也此以法制之

明備言與下文率繇舊章作照自其曲折備具曰穆穆

自其光采發越曰皇皇宜君宜王之宜亦謂與其位相

恒解見小引下言武王先既宜于為一國之君矣而後

又宜于為天下之王也愆者謬戾之謂忘者疎畧之謂

率通作衛循也由舊說多訓為從按說文有粵字無由  
 字其義則本生條也然說文中字諧由聲者頗多疑古  
 本有由字但許叔重偶遺耳經書用此字通訓為從不  
 知何據或謂其字从田上出指所從之道也因憶仲由  
 字子路而韓詩注有云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則由  
 之从田其義明矣或又疑由實非字仍當作粵遠其本  
 訓凡說文中字諧由聲者皆是从粵省又古文由繇通  
 用如由余之為繇余許由之為許繇是也繇本作繇乃  
 隨從之義則通用之說較為可信但繇乃音謹由則音  
 猶其音不叶如何可通今考說文有遯字以行遯徑為  
 義音與由同然則凡用由字者大抵從遯通之耳此字  
 犯上諱已通行天下改由為繇惜當時議者考不及此  
 舊章杜欽云先王法度鄭云舊典之文章愚按如文王  
 治岐之政是也孟子云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  
 不可法于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曰徒善不足  
 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

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此武王之所以宜民也威儀以接下之禮言抑自按抑也解見賓之初筵篇德音嚴云有德之聲音也言語教令聲名皆可稱德音此德音指言語也秩本訓積徐鍇以為有序之貌蘇轍云無所不容故無怨無所不矜故無惡羣羣臣也匹通作妃羣臣之才品高下其等第不同各循從其匹耦而衡量之絕不以一己愛憎之私意參預其間蓋大以成大小以成小武成所謂建官惟賢位事惟能事正如此又武王之所以宜人也董仲舒論春秋云吾以其近而遠遠親親而疎疎也亦知其責貴而賤賤重而輕輕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惡也有知其陽陽而陰陰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也詩云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此之謂也嚴云穆穆皇皇與抑抑秩秩一體率由舊章與率繇羣

匹相對

受福無疆

陽韻

四方之綱

陽韻

威儀至此為第三

章之綱之紀韻紙燕及朋友有韻亦叶紙韻羽軌翻嚴百

辟卿士韻紙媚于天子紙韻亦叶有不釋文解漢書于位

寘民之攸陞寘韻毛鄭諸本自之綱至此為第六章賦也此章著

民人之皆宜于武王而復交互言之受福無疆四方之

綱宜民也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則宜民之所以宜人也

百辟卿士媚于天子宜人也不解于位民之攸陞則宜

人之所以宜民也武王之所得于民人者如此受祿于

天不亦宜乎無疆言無有畔界綱紀解見棫樸篇燕通

作宴說文云安也朋友呂祖謙云合百辟卿士言之也

泰誓曰友邦冢君酒誥曰太史友內史友承上章言不

愆不忘率繇舊章則典則昭垂後人可守成業而治受

福無疆實自此始所以然者其統領既掣四方皆于是

繫屬焉且不特掣其綱領而已至于節目所在亦皆掣

然分別井井有條如是綱舉目張四方昇平則輔治之  
朋友亦賴以安矣按城濮咏文王之詩也曰勉勉我王  
綱紀四方然則此詩言綱紀固即文王舊章之綱紀也  
黃樵云元氣不存雖盛且壯不足為一身之福綱紀不  
立雖強且富不足為人君之福輔云人君能綱紀四方  
則臣下自然賴之若在上者管束不來則臣下何恃以  
為安也韓爾雅云君也百辟謂諸侯也卿士王朝之羣  
臣鄭云卿之有事也此即前所云朋友也嬭說文云悅  
也解猶脫也位即公侯伯子男公卿大夫士之位不解  
于位者人各守其位以盡其職無侵官無曠官也攸所  
也堅通作梟說文云衆辭與也引虞書稷契皋陶又  
史記夏本紀項珠泉魚今尚書文皆作豎言外而百辟  
內而卿士皆愛悅武王各盡其職而為民之所與也左  
成二年盟于蜀蔡便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  
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  
于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堅其是之謂

矣昭二十一年葬蔡平公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弭大夫  
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嘆曰蔡其亡  
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暨今  
蔡侯始即位而適平身將從之哀五年鄭駟泰富而侈  
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于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  
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暨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  
矣按觀此可以得  
不解于位之義

### 假樂三章章八句

毛鄭及諸家本皆作四章章六句嚴本依陳氏分為六章章四

句惟季彭山氏更定作三章章八句今從之序  
以為嘉成王也不知果何據而云然朱子疑為公  
尸之所以答鳧鷖申培說劉之云公尸美王者之  
詩尤為不根子貢傳漫以為訓成王而詩之用于  
何地殊不能知要之影響耳又按左文四年公如  
晉及晉侯盟晉侯享公賦菁菁者莪公賦嘉樂襄

二十六年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  
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鵲衣

附錄  
于此

載見成王免喪朝諸侯率以見于武王廟

出郊說毛詩原解

助祭既畢而慰勞之詩

出季本詩說解頤序及蔡邕獨斷皆以為諸侯始見于

武王廟之所歌也朱傳申培說亦以為諸侯助祭于武王廟之詩按竹書成王四年春正月初朝于廟是詩之作當在此時蓋免喪始朝廟也詩專為助祭諸侯而發或即疑為獻助祭諸侯之樂歌然於禮文無所出惟祭後有歸俎餼餘二禮因作此詩以致其贊勞之意則不可知耳鄒子靜云此篇諸侯之來本為來朝而是詩之作則為助祭如車攻詩東都之行本為會同而是詩之作則重田獵

載

墨子載下有來字

見辟

墨子作彼

王

陽韻

曰求厥章

陽韻

龍旂陽陽

韻

和鈴

豐氏本作據

央央

陽韻

條華有鶴

陽韻說文作鶯陸德明本作鑣

休有烈

光

陽韻

率見昭考以孝以享

叶陽韻虛良翻

以介眉壽

永言保之

思皇多祐

慶韻

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

陸文作卑

緝熙于純嘏

叶慶韻果五翻徐人功德碑本此

賦也載毛傳云以介眉壽而下三句一韻泰

者以字从武武从才才者草木之初也古字音同形近者皆得通用故載與哉皆訓為始也鄭玄云諸侯始見

君王謂見成王也曰求其章者求車服禮儀之文章制度也孔穎達云將自說其事故言曰以目之作者所稱

曰非諸侯自言曰也諸侯謹慎奉法即是自求其章惡

按下文龍旂和鈴條華等物皆等威所繫故以章言諸



侯將入朝天子故求其所自有之章一以重王事一以昭君賜也又墨子云先王之書周頌之道之曰載來見彼王曰求殿章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以春秋來朝聘天子之廷受天子之嚴教退而治國政之所加莫敢不賓當此之時本無有敢紛天下之教者按舊說求章亦多同斯義然似非詩旨龍旂者交龍為旂詳見庭燎篇陽卽我朱孔陽之陽曹氏云色之鮮明也和者車軾上之鈴鈴說文以為令丁也和亦鈴也而疊云和鈴者車中之鈴有二在軾者名和在衡或在鑣者皆名鸞言和鈴所以別于鸞鈴也干寶云和鸞皆以金為鈴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央說文云中央也顏師古云半也車前後皆有馬和鈴設在軾上當車之半故以央言之重言陽陽央央者見其非一旂非一車也毛孔主爾雅有鈴曰旂之說謂以鈴著旒端亦自有據但文理欠順又於央義不合故不從倅革解見蓼蕭篇鶴當依說文通作瑤玉聲也倅革安得有瑤音惟纏攝其上者以

金為之謂之金厄則其聲所觸亦往往能如王之鳴然則有鶴蓋指金厄言也詳見韓奕篇休說文云止息也烈者火猛之義光之貌也諸侯盛其儀衛從本國而來以至止于此則見其丰采赫奕足以殿天子之邦而有烈烈然之光輝也率者統領之義昭考毛云武王也朱子云此乃言王率諸侯以祭武王廟也廟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周廟文王當穆武王當昭故書稱穆考文王而此詩及訪落皆謂武王為昭考又云昭穆之分是始封以下入廟之時便有定次後雖百世不復移易而其尊卑則不以其是而可紊也故成王之世文王為穆而不害其尊於武武王為昭而不害其尊於文又云遷毀之序則昭常為昭穆常為穆假令新死者當祔昭廟則毀其高祖之廟而祔其主于左祧遷其祖之主于高祖之故廟而祔新死者于祖之故廟即當祔於穆者其序亦然蓋祔昭則羣昭皆動而穆不移祔穆則羣穆皆移而昭不動故虞之明日祔于祖父蓋將代居其處故為之

祭以告新舊之神也昭穆之次既定則其子孫亦以為序禮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傳所謂太王之昭王季之穆文王之昭武王之穆者是也章氏云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祫于太廟之室中惟太祖東自如而為最尊之位羣昭入此者皆列北牖下而南向羣穆入此者皆列南牖下而北向蓋羣廟之列左為昭而右為穆祫祭之位北為昭而南為穆也又云二世祧則四世遷穆之北廟六世祧昭之南廟矣三世祧則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祧穆之南廟矣昭者祧則穆者不遷穆者祧則昭者不動此所以祧必以班尸必以孫而子孫之列亦以為序也又云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昭穆為尊卑故五廟同為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為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也以者承上之辭後倣此孝者孝思內盡志也享者獻享外盡物也鄒子靜云以孝以享者合天下之孝享以為一人之孝享也大抵

宗廟祭祀多以諸侯助祭為重觀此及清廟雍詩可見  
揚子雲有曰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  
大乎四表之惟心介鄭云助祭也按古者主有擯客有  
介故介亦有助意眉壽解見南山有臺篇以介眉壽主  
諸侯言孔云謂助行具禮使孝子得壽考之福也愚按  
此已結助祭之事自永言保之而下則又屬望于後日  
之辭永言長言也書曰歌永言保者抱持不失之義思  
發語辭皇通作煌徐鍇云皇之為言煌煌然也祜說文  
云福也爾雅云福厚也多祜以已然之福言尊為天子  
富有四海是也烈即休有烈光之烈以丰采言文即曰  
求厥章之文以儀衛言辟公朱子云諸侯也王炎云為  
國君故稱辟舉五等之貴故稱公荀子云論禮樂正身  
行廣教化美風俗兼覆而調一之辟公之事也綏安也  
多福即上文之多祜俾說文云益也緝熙解見文王篇  
純之為全音之近也緝說文云大遠也徐鍇云大遠之  
福也作此詩者咏歌以申其意言欲保守此今日煌煌

之多福必爾有烈光文章之諸侯實有以安鎮此多福  
使永固而不移則自今以往庶益繼續其光明于純全  
之嘏福也陸化熙云福本昭明不繼則晦矣愚按綏以  
多福即烈文篇惠我無疆之意純嘏以未然之福言鄧  
元錫云永言保之思皇多祐言大福難保也曰俾緝熙  
于純嘏言大嘏不易也陳戒于德也古君臣上下無時  
而不戒  
于德也

### 載見一章十四句

孔穎達謂周公居攝七年而歸政成王成王即政諸侯來朝於

是率之以祭武王之廟詩人述其事而為此歌焉  
郝敬辨之云按成王立年十有三非甚童穉也世  
儒惑于明堂位云周公負宸踐昨七年而後致政  
併強此詩為七年後王親政作蓋據維誥云周公  
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彼謂成王七年周公留維  
耳非謂七年前成王未親政也十三歲天子尸居

而又七年則二十矣乃始見諸侯乎初年以流言  
疑忌叔父豈幼冲無知者之所為乎鄧元錫則以  
為諸侯殷見朝廟也周官以賓禮親邦國朝宗覲  
遇各以其方歲至會以發禁至皆主於來王其殷  
見曰同則五年而禘五服羣后畢具至故殷見曰  
載見又殷同以發政故載見曰求厥章今按大禘  
之禮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於昭考何  
與斯其論疏矣鄒忠肅又云竹書紀成王元年丁  
酉春正月王即位命冢宰周文公總百官庚午周  
公誥諸侯于皇門夏六月葬武王於畢夫天子七  
月而葬同軌畢至一則送故主之終一則覲新君  
之始於義何疑逸周書皇門解述昔之舊臣助王  
恭明祀數明刑用能承天嘏命萬子孫用永被先  
王之靈光此即介壽保祐緝熙純嘏意也而先之  
以命我辟王小至於大其與是詩同作可知已按  
禮居喪不祭若此詩為諸侯會葬而作則成王未

終喪也。未終喪而為詩以作樂可乎？且以介眉壽，緝熙純嘏，豈居喪時語乎？如謂周公總百官亦可率之以見于廟，則武王周公兄也，率見昭考之云，何以稱焉？愚皆不取。

烈文成王初見于武王廟，諸侯來助祭，事畢將歸國。

君臣交相勅戒之辭。

序及蔡邕獨斷皆以為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之所歌。歐陽修以

為成王初見于廟，諸侯來助祭，既祭而君臣受福，自相勅戒之辭。愚按此與載見篇同為一時之作。觀二詩皆稱烈文辟公，可據彼為廟中贊幣之語。此則諸侯事畢將行當陛辭之時，因而交相勅戒也。

烈文辟公

叶陽韻  
始黃翻

錫茲祉福，惠我無疆。

陽韻。按此詩公疆乃皆於單句。

用韻而雙句不用韻亦變體也。

子孫保之無

白虎通作毋。

封靡于爾邦。

叶東韻。悲。

工韻

維王其崇

東韻亦叶陽韻仕莊翻

之念茲戎功

叶陽韻姑黃翻 繼繼豐氏

韻

序其皇

陽韻

賦也歐陽修云此君勅其臣之辭也嚴

祭諸侯往往身佐文武以定天下者故先稱美之乃告  
戒之烈文辟公解與載見篇同錫通作賜說文云予也  
茲此也指下文祉福言祉說文亦以為福也爾雅疏云  
繁多之福也按祉之言止諸福所止繁多之義也福之  
言祐祐之言厚也言為天所加厚也錫茲祉福主武王  
克商之後封建諸侯而言既列之爵復昨之土其為祉  
福孰大焉一說白虎通云周頌曰烈文辟公錫茲祉福  
言武王伐紂定天下諸侯來會聚于京師受法度也以  
受法度為錫祉福亦即下文戒封靡之意書曰各守爾  
典以承天休此之謂也惠猶貽也與分人以財謂之惠  
義同無疆孔云無有疆畔謂長遠無期也子孫辟公之  
子孫也保者抱持勿失之義孝經注以為安鎮是也成



王呼助祭之諸侯而告之曰爾有光烈文章之辟公我先王既賜汝以建邦啓宇之祉福矣爾其思所以屏翰王家果能惠我以無疆之休則女之子孫亦庶乎其永保此爵土也左哀二十一年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按味此可以得釋詩之意下文無封靡四句正申上惠我無疆二句而言無毋通戒辭也土陪益曰封與禮檀弓封之崇四尺義同靡說文云披靡也字从非徐鍇云披靡分也故从非取相違之義爾邦爾所有之國也五等之爵分土惟三受之天子傳之先君不可益也不可損也戒以無封欲其無吞併人之上地以自益也戒以無靡欲其土地無為人所吞併而致損也按白虎通云詩云毋封靡于爾邦此言追誅大罪也或盜天子土地自立

為諸侯絕之而已意與此合崇爾雅云高也尊尚之意  
上凜王章而不敢踰下守成業而不敢失大不役小強  
不陵弱夫如是則能各安其分共享和平而天子亦尊  
尚之矣上文所謂惠我無疆者其故全繇于此陸機云  
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  
獨任任重必于借力制曠終乎因人於是乎立其封疆  
之典財其親疎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磐石之固宗廟  
禋居而定維城之業南面之君各務其治九服之民知  
有定主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體信於是乎結世治  
足以敦風道衰足以禦暴故疆域之國不能擅一時之  
勢雄俊之士無所寄霸王之志然後國安錄萬邦之思  
治主尊賴羣后之圖身譬猶衆目營方則天網自昶四  
體辭難而心膂獲又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  
陳際泰云讀烈文而知周之君臣相愛無已也念其助  
祭之勞遂欲其世世子孫與周相始終而益昌大特戒  
其封靡蓋駕馭之權亦隱隱寓焉以為苟有犯此者王

法無私恩不爾貸也嗟嗟誰謂周獨忠厚歟哉念說文  
云常思也戎說文云兵也戎功武功閔宮言敷商之旅  
克咸厥功是也繼說文云續也序通作叙說文云次第  
也子孫繼世以叙相及故曰繼序也皇說文云大也徐  
云皇之為言煌煌然也我念爾辟公夾輔先王用武功  
平定天下以有今日自今以後凡汝之子孫繼汝為諸  
侯者其亦能張皇威武以消四方窺覷不軌之心而壯  
王室之勢不徒保守其爵土而已是則我之所深致望  
者也嚴云說者多以辟公為綱諸侯之祖父念茲戎功  
為勉之以念祖父之功今考本紀注徐廣云武王克商  
二年而崩皇甫謐云武王定位元年歲在乙酉六年庚  
寅崩正如謐之言武王克殷纘六年耳烈文作于成王  
即政之初孟津諸侯固多  
存者不應專戒其子孫也

無競

五經文字作倥

維

左傳作惟

人

真韻

四方其訓

叶真韻詳遵翻左傳作順

之不顯維

中庸作惟

德百辟其刑

陽叶

韻胡之於音乎大學前王陽不忘陽韻賦也歐陽修

光翻鳥作戲云此臣戒其君之辭也

競爾雅云疆也說文云疆語也無競維人與無競維烈

語氣相類言宣力四方者皆得其人莫與之爭強也訓

通作馴說文云馬順也左昭元年莒展與奔吳於是莒

務婁替胡及公子滅明奔齊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

也夫人可棄乎詩曰無競維人善矣哀二十六年衛出

公以弓問子贛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

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甯武子孫莊子為宛

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齊子鮮子展為儀之盟而君

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

不識所繇入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

四方以為主而國於何有不通作丕大也德者君人之

大德以丕顯贊德亦主發用而言百辟諸侯也刑通作

刑復古編云刑从刀并聲到也荆从刀从井法也於乎

嘆聲前王前乎此之為王者謂武王也忘說文以為不

識也王往矣而功烈德澤如其訓之刑之者至今猶  
尚可記識於人心故曰不忘也此章乃助祭諸侯因王  
上章有戎功其皇之語不欲王之徒以力服人也因於  
廟中歎美前王用人修德之事以進之曰前王雖不得  
已用戎功以得天下而所以使天下人不能忘者其故  
全不在此王今日者欲皇戎功臣以為不如法前王之  
用人修德而戎功亦可不用也中庸引不顯維德二句  
而足之曰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篤恭者恭已正南  
面之謂如武成所云垂拱而天下治者蓋言德惟王顯  
則自足以致天下之平也無所事矣而舊說皆以篤恭  
釋不顯非也若大學之釋於乎前王不忘尤為明白曰  
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  
世不忘也夫無競維人即封建千八百國之事異姓以  
賢同姓以親此所謂賢君子之賢親君子之親也不顯  
維德凡發政施仁皆是此所謂樂小人之樂利小人之  
利也一說萬尚烈云與人無競故四方其訓德維不顯

故百辟其刑前王之所以人不能忘者全在於此若稍與人競必不能訓四方稍自顯露必不能刑百辟前王不如是也中庸引此正以發明闇然之意故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惟無以天下為者乃可託於天下為此詩者其知道乎亦通

烈文二章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舊只作一章十三句朱傳及申培

說皆以為成王祭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今按次章言四方訓百辟刑似非天子告諸侯之語或有謂贊美前王之德以感動諸侯者亦自可通然語意覺散緩不如歐陽說為長子貢傳闕文

訪落成王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而朝於廟與羣臣

謀於廟也

序云嗣王朝于廟也蔡邕獨斷亦云成王謀政于廟之所歌也按廟者武王廟以詩

辭昭考皇考等語知之逸周書序云成王既即政因嘗麥以語羣臣而求助作嘗麥而竹書亦載成王四年春正月初朝于廟夏四月初嘗麥與書序言嘗麥求助者合此詩之作在此時也與小毖敬之二詩當合為一篇孔穎達云成王既朝廟而與羣臣謀事詩人述之而為此歌鄧元錫云喪三年不言至是始廟見羣臣訪焉又家語孔子曰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明年夏六月冠而朝于祖以見諸侯未詳孰是愚但以逸書序有即政求助之語因撫為據耳

訪予落止

豐氏本作只

率時昭考於

音烏

乎悠哉朕未有艾將

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

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通篇俱無韻賦也說文云汎謀曰訪徐錯云

謂廣問於人也予成王自謂也落木葉隕墜也說文云  
凡草曰零木曰落成王即位之初武庚蠢動王室幾搖  
故以落言止通作只說文云語已辭也率爾雅云循也  
當通作衛時之言是音之近也昭考武王也解在載見  
篇鄧云免喪之思惟考也武王在廟中訪問諸臣言自  
武庚倡亂後我國家已有隕落之勢今將思其所以救  
是者惟在循是武王治天下之道而行之庶可轉危為  
安也於乎嘆聲如鳥之吁呼也悠說文云憂也朕萬尚  
烈云朕兆之朕解見抑篇父猶盡也朱子云如夜未艾  
之艾解見庭燎篇將如無將大車之將鄭玄云猶扶進  
也就說文云就高也从京从尤尤異于凡也徐鍇云語  
曰就之如日日高人就之會意繼續判分也渙流散也  
俱見說文成王欲率循武王之道既又嘆而憂思之謂  
武王之道甚大雖頗知其端緒朕兆而未能測其究竟  
賴爾諸臣扶將我以就之然尚恐繼其道而判焉不合  
渙焉不屬也輔廣云味此意則成王固已默識夫武王



之道若不用工夫則便以為易矣豈識此味哉三山  
李氏云自訪予落止至繼猶判渙皆是仰先王之盛德  
歎眇躬之涼薄苦前哲之高遠也胡一桂云自維子小  
子而下則魚蒿悽愴如或見之也愚按此下皆屬望先  
王陰助默相之辭未堪家多難者追指前日三叔挾殷  
以叛之事而言堪通作戡爾雅云勝也曰家多難者武  
庚之變三叔寔為之書大誥篇所謂民不靜亦惟在王  
宮邦君室是也紹庭二句猶昔人言舜見堯于美牆之  
意與陟降庭止義同紹說文云繼也謂往來不絕也庭  
以廟庭言上下即陟降也家謂家庭也武王與成王親  
則父子曰厥家者親之也休說文云息止也孔云上言  
昭考此言皇考皆斥武王也變稱皇者尊之也王安石  
云保其身無危亡之憂明其身無昏塞之患成王既慮  
率循昭考之難因自言予幼稚小子嚮者遭王室多難  
變生肘腋力豈固有所難勝矣自今以往其庶幾我昭  
考之靈往來不絕於廟庭之中或上而陟或下而降皆

在我家止息未嘗少離于以翼我之行使身有所憑藉而不陷于危啓我之思使身有所開悟而不迷于往也按太甲成王皆再世守成之主太甲復辟而伊尹所以訓之者一則曰率祖攸行再則曰奉先思孝成王免喪即政而首惓惓以率時昭考為言可謂知本矣

### 訪落一章十二句

朱傳云成王既朝于廟因作此詩以道延訪羣臣之意申培說

襲之按此詩雖對羣臣而作以延訪發端而意皆屬望昭考至小毖篇始道其延訪羣臣之意耳子

貢傳

闕文

### 小毖嗣王求忠臣助已之所歌也

出蔡邕獨斷

為訪落之

### 第二章

序亦以為嗣王求助也何以知其為訪落之第二章也彼曰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此曰

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苦愈甚而意愈迫矣將望  
皇考之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以陰佑已而冥冥之中  
不可必也非資藉明保于臣其曷克有濟愚以為此  
成王自怨自艾之辭以歸誠于周公亦如太甲復辟  
而致辭伊尹者馬即下篇敬之敬之數言所進戒于  
王者未必非周公之語而說者已失其傳矣孔穎  
達云頌之大列皆繇神明而興於訪落言謀于廟則  
進戒求助亦在廟中與上一時之事史記樂書太史  
公曰余每讀虞書至于君臣相勅惟是義安而股肱  
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已懲艾  
悲彼家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君子不為  
約則修德滿則棄禮侯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  
而歌詠勤苦非大德誰能如斯篇名小毖者鄭玄云  
天下之事當慎其小小時而不慎後為禍大故成王  
求忠臣早輔助已為政以救患難劉公瑾云不以蜂  
為小則其後無辛螫之患矣不信其為挑蟲之小則

其後無拚飛之患矣名篇者特于瑟字上加一小字其意深矣又云朱子以此詩作于成王免喪之際則是武王崩後之三年也按書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則是武王方崩流言即興周公避而居東二年之秋天有雷風之變於是王迎公歸明年免喪朝廟而此詩繼作故此篇深懲管蔡之事也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弇

爾雅作粦潛夫論作併

蜂

叶東韻讀如洪胡公翻爾

雅作彖潛夫論作

自求辛螫

韓詩作赦

肇允彼桃蟲

東韻拚文

注作

飛維鳥

篠韻

未堪家多難

去聲

予又集

豐本作彙

于蓼

篠韻賦

中有比也予成王自謂也懲說文云恣也朱子云有所傷而知戒也毖說文毛傳皆云慎也徐鍇云慎密也懲以已然言毖以未然言後後日也患說文云憂也从心上串徐云串之言貫也貫於心也初武王既喪管叔及

羣弟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成王信之而疑周公其後三監挾殷以叛成王至是始白周公之忠而悔已之輕信三叔以致禍亂也曰予其懲創往日之失從今以往與廷臣更始以蒞後日之患乎爾廷臣其毋以予往日者為昏為愎而棄我也孔云我今欲慎小防患故須汝等助我言已求助之意也自莫予辨蜂以下皆追數往日之失予之所以其懲者此也莫之為無音之近也算通作迸斥逐散走也解見桑柔篇蜂以比三叔桃蟲以比武庚蜂本作蠶說文云飛蟲螫人者爾雅別土蠶木蠶二種在地中作房者名土蠶其形大在樹上作房者名木蠶其形差小又曰蠶醜螫謂垂其腴腴即腹下螫毒也羅願云蠶種類至多土蠶黑色最大者螫人至死能食蜘蛛楚辭謂玄蠶若壺壺形圓大故蠶似之蜜蜂螫人芒入人肉不可復出蠶亦尋死陸佃云其毒在尾垂穎如鋒故謂之蜂傳曰蜂蠆垂芒此之謂也一名萬其字象形蓋蜂類衆多動以萬計故借為萬億

之萬舊說數人以千數物以萬莊子所謂號物之數謂之萬也愚按漢書中山靖王傳云讒言之徒蠶生顏師古注以為衆多也此詩比意與彼同當管叔流言與羣叔驚然更進迭和如蜂起然而成王不察其奸故言當時無有人為我逐逐此蜂者使我自以為是而終羅於螫毒之苦即謂之自求辛螫可也辛屬金金剛味辛辛痛即泣出故以為痛苦之義肇通作羣始也允信也俱見說文挑蟲小鳥爾雅云挑蟲鷦其雌鷦按鷦即鷦鷯也鷽一作鷽又名鷽鷽江東呼布母陸佃云說苑曰鷽鷽集於葦苕繫之以髮鷽性拙鷽性巧故鷽俗呼巧婦一名工雀一名女匠其象尖利如錐取茅秀為巢巢至精密以麻紮之如刺戰然故又一名戰雀揚雄方言云自關而東謂之工爵或謂之過羸或謂之女鷽自關而東謂之鷽鷽自關而西謂之桑飛或謂之戰爵拚說文云拚手也鷽鷽集於深林以一技為安苟以手拚之使飛則彼固羽族之鳥也其遠舉別適何所不至以比武

庚受封于殷其始帖然臣服亦可以相信矣而三叔靖之使動遂至悍然稱兵欲反鄙我周邦不復肯守其侯封之舊耳又郭璞謂鷦鷯小鳥而生鷽鷽陸璣亦謂鷽鷽微小于黃雀其鷽化而為鷽故俗語鷽鷽生鷽及觀焦氏易林亦有挑蟲生鷽之語毛傳解此以為鳥之始小終大者義實本此若以比武庚則郝敬所云方武王誅紂宥其子人以為孤雛耳未幾挾徐奄諸國叛周公東征三年而後定此挑蟲之為大鳥也理亦可通然鷽化為鷽目所未見世多疑之又經文俱言鳥耳未嘗言大鳥也豈謂鷽鷽非鳥必待變而後為鳥乎愚故定主前說未堪家多難解見訪落篇集者栖止之義蓼說文云辛菜舊蘆也按爾雅舊蘆蓼即此郭璞以為澤蓼也陸佃云蓼生水澤者莖赤味辛羅願云越王苦思報吳臥則以蓼楚辭曰蓼蟲不知徙乎葵菜言蓼辛葵甘蟲各安其故不知遷也而魏子曰蓼蟲在蓼則生在芥則死非蓼仁而芥賊也本不可失也毛傳云集于蓼言辛

苦也季本云多難謂管蔡之亂蓼以喻武王之喪也言已方幼沖不堪國之多難而又適當大喪之苦故曰又集于蓼也此以流言疑周公之事自懲見已德之不及武王而欲羣臣之助也陳際泰云夫物有大甘也必有苦隨之成王之克成令主也則集蓼之故也夫張文潛云成王懲周公之事將必後患使後之知人不復如前日之惑而首之以求助何也蓋昔之不知周公之聖出于無助故也何以知其然耶夫成王在廷之臣聖莫如周公而賢莫如召公周公之為師召公固不說之矣召公且不說則在廷之臣豈復有能辨而言之者也此成王所以懲前日之事出于左右無有助之者則其懲後患而首之以求助不亦宜乎破斧剝朝廷之不知蓋舉朝廷而刺之舉朝廷之不知則孰為成王之助哉按逸周書嘗參解云維四年孟春王初祈禱于宗廟乃嘗參于太祖是月王命大正正刑書王若曰嗚呼敬之哉如木既顛厥巢其猶有技葉作休爾弗敬恤爾執以屏



助予一人集天之顯亦爾子孫其能常憂恤乃事衆臣咸興受大正書蓋即與此詩同意疑亦同時作也

### 小毖一章六句

中培說豐氏本篇名俱無小字朱傳云此亦訪落之意中培說襲

之今按二詩命意各有所主原不相混一屬望皇考一屬望羣臣也特謂其皆一時廟中之作則可

耳子貢傳闕文

敬之訪落之第三四章也羣臣進戒成王王乃答羣

### 臣見戒之意

自羣臣下俱出歐陽修毛詩本義以知其為訪落之第三四章也訪落曰

陟降厥家而此曰陟降厥士訪落曰將予就之而此曰日就月將蓋相為首尾之辭也陳氏云嗣王於祭之明日繹祭賓尸而羣臣與焉既作謀政之詩以發羣臣之志而作頌者又設羣臣進戒之詩以答之又

形容嗣王虛已求言之意為羣臣者當何如哉鄧元錫云王朝廟羣臣戒王皆不言而將之以樂宣其所欲言其斯為不言之教不肅之嚴乎故父子君臣天人上下仁孝忠敬之道咸在王周公朝廟間故樂其也

敬之敬之

支韻

天維

左傳賈誼新書俱作惟

顯思

支韻

命不易

音異

哉

支韻

韻將其翻

無

漢書新書俱作毋

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

支韻

賦也此羣臣因王之求助而進戒也敬說文云肅也禮記註云在貌為恭在心為敬周昌年云敬非敬天乃心存戒慎重言敬之者無時無事而不敬也賈誼云志敬而怠人必乘之真德秀云重言以求其聽也天維顯思二句稱天命以聳動之正見所以當敬也顯明也思朱子云語辭也天維顯思者顏師古云言天甚明察也

按大雅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維顯之謂也命者有天下之命也不易者言保之不易也杜預云奉承其命甚難愚按此亦承上章多難而言左傳二十二年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沉我小國乎成四年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無曰以下主先王而言也無毋通禁止辭也曰者代為成王意中之語也高高在上指先王也語意與文王在上一例因首章訪落之詩以乞靈皇考為言故特破其所恃言天甚難詭命實靡常王母謂先王之靈在天或能陰為王地也重言高高者兼指文武之辭也周書召誥篇曰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又曰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即

此意也。陟降與閔予訪落篇義同。士說文毛傳皆云事也。按事乃士之本訓。其字从一从十。數始于一終于十。故說文引孔子曰推十合一為士也。以其士為人品之稱者則謂其人足任事故亦以士名之。或當通作仕耳。監說文云臨下也。茲之言此音之近也。先王之心與天之心一也。其神靈恒上下來往于王之所為而無日不監視于王之所處。王固欲皇考陟降厥家而豈知其日所監之家中者實陟降厥事乎。所事善則許之不善則怒之。先王當無所私也。抑又無小大無衆寡無精麤之不體也。夫上天之命既不易保而先王之監又不少疎然則王可有一時一事之不敬哉。真德秀云當時羣臣之學以格心為主。故其言純粹如此。人主宜深味之王應麟云荀子曰天子即位上卿進曰能除患則為福中卿進曰先事慮事先患後患下卿進曰敬戒無怠羣臣進戒始以敬三卿授策終以敬此心學之原也。伊尹訓太甲曰祇厥身召畢告康王曰今王敬之哉皆以此為

告君第一義陸化熙云周公之戒王曰皇自敬德召公之誥王曰王其疾敬德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曰惟不敬厥德乃早隆厥命

維予小子

紙韻

不聰敬止

紙韻

日

就月將

叶陽韻  
資良翻

學有緝熙于

韓詩外傳作於

光明

叶陽韻  
謨郎翻

佛

韓詩

外傳說苑  
俱作弗

時仔肩示

新書作視

我顯德行

叶陽韻戶郎翻  
賦也胡一桂云自

維予小子以下則嗣王先自述而後求羣臣之助也聰說文云察也不聰以質言鄭玄云承之以謀也止通作只說文云語已辭也不聰敬止猶願淵言回雖不敏請事斯語之意言我雖不聰而聞羣臣之陳戒警切如此誠不敢以不敬也然徒敬而不學則于先王之道茫無入門雖尸居寂守何益于治故仍以將予就之為諸臣望焉就將解見訪落篇就言日將言月者學者工夫無息可間斷故日必有就教者第條示其綱領啓發其闕

鑰而已故但須計月也韓詩外傳云劔雖利不厲不斷材雖美不學不高雖有旨酒嘉穀不嘗不知其旨雖有善道不學不達其功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不足故自壞而勉不究故盡師而熟繇此觀之則教學相長也詩曰日就月將又云孟嘗君請學于閔子使車往迎閔子閔子曰禮有來學無往教致師而學不能禮往教則不能化君也君所謂不能學者也臣所謂不能化者也於是孟嘗君曰敬聞命矣明日祛衣請受業詩曰日就月將又云孔子燕居子貢攝齊而前曰弟子事夫子有年矣才竭而智罷振於學問不能復進請一休焉孔子曰聞棺兮乃止播兮不知其時之易遷兮此之謂君子所休也故學而不已閔棺乃止詩曰日就月將言學者也緝熙解見文王篇緝字從日月推出熙者光明之謂成王言我于先王之道欲日有所就必賴爾諸臣之月有所將誠如是以為學積漸不已則于事事物物之理無不洞徹而此心之光明者益繼續其光明矣

是之謂緝熙于光明也光明二字意雖無異而義當有  
辨晉語郭偃以光為明之耀朱子謂明者光之體光者  
明之用是也成湯有言曰去聖人之道而獨居以思猶  
之去日于庭就火于室也劉向亦曰少而好學如日出  
之陽壯而好學如日出之光老而好學如秉燭之游繇  
是以觀有求光明之志者斷不能舍學矣錢天錫云緝  
熙二字與文王不同乃勉然工夫從一隙之明而聯緝  
不已到那萬理明淨地位徐幹云學也者所以疏神達  
思怡情理性聖人之上務也民之初載其昧未知譬如  
寶在于玄室有所求而不見白日照焉則羣物斯辨矣  
學者心之白日也又云大樂之成非取乎一音佳膳之  
和非取乎一味聖人之德非取乎一道故曰學者所以  
總羣道也羣道統乎已心羣言一乎已口惟所用之述  
千載之上若其一時論殊俗之類若與同室度幽明之  
故若見其情原治亂之故若見已效故曰學有緝熙于  
光明王符云人之情性未能相百而其明智有相萬也

此非其真性之材也必有假以致之也君子之性未必盡照及學也聰明無蔽心智無滯前紀帝王顧定百世比則道之明也而君子能假之以自彰爾夫如是道之於心也猶火光於人目也中穿深室幽黑無見及設盛燭則百物彰矣此則火之耀也非目之光也而目假之則為明矣天地之道神明之為不可見也學問聖典心思道術則皆來觀矣此則道之材也非心之明也而人假之則為已知矣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是故凡欲揚光烈者莫良于學矣淮南子云知人無務不若愚而好學自人君公卿至於庶人不自彊而功成者天下未之有也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之謂也又云生木之長莫見其益有時而修砥礪礪監莫見其損有時而薄君子修美雖未有利福將在後至故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之謂也韓詩外傳云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故大學之禮雖詔于天子無北面尊師尚道也故



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師之謂也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二句申言其望助之切也佛說文云見不審也愚按此與髣髴之髴同義即謙言不聰之意時之言是音之近也仔細說文云克也肩鄭玄云任也按人肩能勝重任故有任之義示者天垂象以示人之示顏師古云君子以目視物以物示人同作視字後世作字異目示物从示傍見示人物作單示字德行謂德之見于行者先王已然之成跡皆明德所流露故曰德行也成王既以月將之助望羣臣而自期于緝熙光明之效矣又恐不得其所以將之之術而終無受益之可望也復申懇之曰以我之見理不明若是而欲克勝天下之重任其必示我以顯明可見之德行庶乎啟發有機日不遑於所事而天命可保乎蓋示之不顯則恐有似是之訛而亦非見地未明者所能驟領此成王之所深慮非徒承之以謙而已佛顯二字對看張文潛云夫德行固道之顯者也而成王尚欲使示之以顯德行者蓋學

之始其道當然也以其德行之幽者未足以知之故曰  
示我顯德行非獨成王為然伊尹之告太甲明言烈祖  
之成德夫以言為未足而明言之則亦以太甲始進於  
學故也韓詩外傳云宋大水魯人弔之宋人應之曰寡  
人不仁齋戒不修使民不時天加以災又遺君憂拜命  
之辱孔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乎昔桀紂不任其過其  
亡也忽焉成湯文王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過而改之  
是不過也宋人聞之乃夙興夜寐弔死問疾戮力宇內  
三歲年豐政平鄉使宋人不聞孔子之言則年穀未豐  
而國家未寧詩曰弗時仔肩示我顯德行一說佛者矯  
戾之意曲禮云獻鳥者佛其首學記云其求之也佛揚  
子法言云荒乎淫佛乎正劉熙釋名云牽引佛戾以制  
馬是也愚按此當通作拂說文云達也或通作拂說文  
云過擊也二義相近嚴粲云我負荷天下其任甚重爾  
羣臣當有以正救之無為面從容說必示我以顯然之  
德行使我有所則效也亦通又韓詩外傳云詩曰示我

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繇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此借語立義非詩本旨陳際泰云吾讀成王之詩深有味乎其人也而又思周公之教之深也抗世子法於伯禽於茲驗焉蔣悌生云成王自為謙退之辭願加不息之功使學進于光明之地蓋成王悔悟之後深服周公之訓雖曰困知勉行而學亦漸進于精密矣

### 敬之二章章六句

序及蔡邕獨斷皆云羣臣進戒嗣王之所歌也此但據上章為

說耳朱傳以為成王受羣臣之戒而述其言申培說因之然此詩自是作頌者紀述之辭亦不得以上章進戒之語謂述自成王也子貢傳闕文

東山周公伐武庚既克而歸勞其從行之士故作此

詩

出申培說子貢傳云周公帥師征殷三年克之勞其歸士賦東山序云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

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言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于人序其情而閑其勞所以悅也悅以使民民忘其死其惟東山乎孔叢子載孔子曰于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所謂先公後私者謂公事既畢便恤其私耳郝敬云周公避謗居東二年成王誅管叔得鵲之詩感風雷之變始悔悟迎公公歸大誥天下奉王東征武庚伐奄孟子所謂三年討其君滅國五十即此行也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

朱子云無韻未詳

我來自東

韻

零

說文豐氏本俱

作需後同

雨其濛

東韻又豐本叶支韻謨悲翻按據此則不歸之歸亦叶支韻渠為翻楚辭章句作蒙

我東曰歸

見上

我心西悲

支韻

制彼裳衣勿士

豐本作事

行攷

叶支

韻謨悲翻

蜎蜎者蠋

說文豐本俱作蜀

烝在桑野

馬韻

敦彼獨宿亦在

車下

馬韻 賦也凡言我者皆設為軍士自道之詞祖說文云往也李氏云周在豐鎬三監叛其地在王

室之東周公自東征之是自西而東故謂東征嚴粲云  
軍也必依山為固故以東山言之王應麟云今按商故  
都在河北唐杜牧以河北為山東秦漢謂山東山西者  
皆指太行山東山即商地怡說文云水漫漫大貌今曰  
怡怡者借為悠緩之意言其久也朱善云文武深仁厚  
澤其浸漬於西土者雖深而漸濡於殷邦者猶淺其頑  
民染于商辛之舊俗未盡變其賢士懷于先王之遺澤  
者未盡泯一旦改商而為周其眷眷思念之意固未遽  
釋然也沉又益之以管蔡之流言在我有鑒之可乘乎  
故周公之東征也衮衣繡裳舒徐容與于東山之下諄  
諄乎友邦之訓誨懇懇乎讐民之戒飭使人心曉然知  
逆之不可以犯順邪之不可以干正則自然有以剪其  
羽翼而披其枝葉將不必斧鉞干戚之用而罪人斯得  
矣則周公之於庶殷非以力勝之也以德化之也惟其

以德照人也故軍士之從公而東者雖有別離之苦而無死亡之患則周公此舉可謂仁之至而義之盡矣朱即歸也我來自東言從東方而歸來也零說文云餘雨也濛說文云微雨也行役最以雨為苦驟雨猶可立待微雨若斷若續其苦不堪言零雨其濛形容得羈旅愁慘之象此四句即景紀事故每章皆以之為起語我東曰歸以下四句又追其將歸之始而言曰字可味向未言歸乃心敞愜纔提起歸之一字便有無限感愴故身雖在東而心已念西而悲此羈旅之情也西者家室所在萬時華云東歸極快活事悲却在此時可思可思纔說起便悲曰字更有味少陵詩喜心翻倒極鳴咽淚沾巾後山詩住遠猶相忘歸近不可忍人情類然制說文云裁也裳衣朱子云平居之服也與素裳白舄黻衣黻弁對看勿鄭玄云猶無也士說文云事也數始于一終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為士愚按士原訓事其稱人為士者亦以其能任事故名之耳今人多昧此義行牧者

行而用枚所以止語軍中之制也顏師古云枚狀如箸  
橫銜之繮挈于項繮結礙也茅繞也蓋征事既畢將歸  
有期可釋介冑不用于是新製裳衣以為在途之服而  
此行與出師時不同故亦無事于銜枚而行也蝟蝟者  
蝟四句亦歸途所見與零雨其濛同一時事蝟本井中  
蟲之名蝟之動亦如之故曰蝟蝟考工記剡兵欲無蝟  
注云掉也疏云凡兵欲堅勁不欲柔軟謂若蟲之蝟蝟  
擾擾然蝟蟲名爾雅云蜺鳥蝟疏云蜺一名鳥蝟亦專  
名蝟字本作蜀毛昆云蜀本从虫而又加虫焉俗也郭  
璞云蟲大如指似蠶韓非子云蠶似蛇蠶似蝟人見蛇  
則驚駭見蝟則毛起然婦人拾蠶而漁者握蠶故利之  
所在皆為責育羅願云蜀葵中蠶也从蟲上目象蜀頭  
形中象其身蝟蝟葵者菜之甘者也古人有言蓼蟲不  
知徙乎葵菜今蜀食葵之甘故其體肥大亦食于藿庚  
桑子曰奔桑不能化蠶蝟言大小不同量也烝爾雅云  
衆也按烝本熟義轉訓為衆者人衆則氣熱羅云蝟雖

蠶類而不食桑詩乃稱烝在桑野者葵藿之下亦桑野之地也蠶致養于人萬百為族蜀則獨行故以此敦然獨宿者于文獨字从蜀則蜀當獨處爾又蜀亦或作鳥名師曠禽經曰蜀不獨宿不知何物也蜀不獨宿故以歎獨宿者愚按羅前說是後說非也據爾雅云鷦鷯鳥又南康記石室山有鳥亦曰鷦鷯形色鮮潔自愛毛羽若隻者則照水悲鳴此或即禽經之所謂蜀耳蜀既禽名不應以蜎蜎狀之又蜀有獨義故管子云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學者多不識抱蜀之義以今思之即抱獨也敦通作悖說文云厚也厚重不移之貌彼槩指軍士也曰獨宿者對離室家而言亦在車下者王安石云古用戰車則將卒有所蔽倚止則為營衛與堅柵無以異言彼衆多之蜀皆獨行而散處于桑野此離家之軍士亦敦然不動而獨宿于車下與蜎蜎者蜀無以異也殷大白云看亦字正匪兕匪虎之意以其語出于上人則為體其情耳序以此章為言其兇也古全師為上蓋師全



而後公喜可知也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

果羸之實

質韻

亦施

音異

于宇

虞韻

伊

爾雅

威在室

質韻

陸德

明云或蟪

說文

蟪

在戶

虞韻

實宇室

丁

陸本

堦

堦

陸本作

鹿場

韻

燿

說文

燿

宵行

戶陽韻

不可畏

葉微

韻於

非翻亦叶灰

韻

也

伊可懷

叶微

胡威

翻亦

也

賦也

果羸

云括樓也郭璞云今齊人呼之為天瓜邢昺云實即子

也葉似瓜葉形兩兩相值蔓延青黑色六月華七月實

如瓜瓣本草云一名地樓一名澤姑園經云括樓生山

谷實名黃瓜根亦名白藥皮黃肉白三四月生苗引藤

蔓葉如甜瓜葉作叉有細毛七月開華似葫蘆華淺黃

色實在華下大如拳生青至九月熟赤黃色其實有正

蔓葉如甜瓜葉作叉有細毛七月開華似葫蘆華淺黃

色實在華下大如拳生青至九月熟赤黃色其實有正

蔓葉如甜瓜葉作叉有細毛七月開華似葫蘆華淺黃

色實在華下大如拳生青至九月熟赤黃色其實有正

蔓葉如甜瓜葉作叉有細毛七月開華似葫蘆華淺黃

色實在華下大如拳生青至九月熟赤黃色其實有正

蔓葉如甜瓜葉作叉有細毛七月開華似葫蘆華淺黃

色實在華下大如拳生青至九月熟赤黃色其實有正

蔓葉如甜瓜葉作叉有細毛七月開華似葫蘆華淺黃

圓者有銳而長者施朱子云延也蔓生延施于宇下也  
伊威蟲名爾雅云却威委泰又云蟠鼠負即一物也陸  
璣云在壁根下窺底土中生似白魚者是也本草云所  
謂濕生蟲也多足其色如蚓背有橫文一名負蟠多在  
下濕處及土坎中常惹著鼠背故名鼠負今誤作婦字  
或作婦一云食之令人善淫術曰鼠婦淫婦是也陸佃  
云一名鼠姑亦或謂之鼠黏鼠婦猶鼠姑也鼠黏猶鼠  
負也蠨蛸蟲名爾雅云長跖也郭璞云小龍龜長腳者  
俗呼為喜子亦作蟠子陸佃云蕭梢長跖之貌因以名  
云陸璣云一名長腳荊州河內人謂之喜母此蟲來著  
人衣當有親客至有喜也幽州人謂之親客亦如蜘蛛  
為網羅居之在戶言為網于戶也町墮程子云廬傍畦  
墮說文云田踐處曰町董氏云區種法曰伊尹作為區  
田一畝之中地長十八丈分十八丈作十五町町間分  
十四道通人行楊慎云左傳町原防井衍沃干寶注平  
川廣澤可井者則井之原阜隄防不可井者則町之町

小頃也張平子西京賦徧町成篁注町為畝畝噲本作  
噲說文云禽獸所踐處也楊云莊子舜舉于童土之地  
其疏云童土噲也場本作場說文云田不耕者楊云原  
詩人之意謂征夫久不歸家町噲之地踐為鹿場非為  
町噲即鹿場也噲耀螢火孔穎達云即夜飛有火蟲也  
本草螢火一名夜光一名噲耀曹植螢火論云噲耀宵  
行章句以為鬼火或謂之磷未為得也天陰沈數雨在  
于秋日螢火夜飛之時也故云宵行陸佃云一說螢非  
噲耀噲耀行蟲耳今卑濕處有蟲如蠶蠋尾後載火行  
而有光俗謂之噲耀未詳孰是朱子因第四章有噲耀  
其羽之句因解噲耀為明不定貌而以宵行為蟲名揚  
慎駁之云古人用字有虛有實噲耀之為螢火實也噲  
耀為舍庚之羽虛也有一明證可以決其疑小雅交交  
桑扈有鶯其領與此句法相似此言桑扈之領如鶯之  
文非謂鶯即桑扈也彼謂舍庚之羽如噲耀之明非謂  
噲耀即舍庚也上章述初發時事此章則漸抵家矣因

感念丁夫于役室廬就荒想像有果羸以下五者其景象如許焉懷思也有繫戀在抱之意陸燧云言家中光景如此難得便畏而不歸但出外已久種種意念排遣不開轉念之而釋然喜也嚴粲云室廬將近則家事纖悉一一上心此人之情也蓋別家之情于久住之處猶或相忘至于歸心已動行而未至則思家之情最切故序其在途之情以慰勞之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

濛

鶴說文陸本豐本俱作崔

鳴于垤

叶質韻徒吉翻

婦歎于室

質韻亦叶真韻式吏

翻

洒掃穹窒

質韻

我征聿至

真韻亦叶質韻職日翻

有敦瓜苦烝在

栗

韓詩作漻云衆薪也豐本同

薪

真韻豐本作新

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叶真韻奴

因翻賦也鶴鳥名陸璣云似鴻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翅一名負釜一名黑尻一名背竈一名皂褌本草注

云頭無丹項無烏帶身似鶴不善唳但以喙相擊而鳴  
亦有二種白鶴烏鶴垤說文云垤封也亦名蟻冢陸璣  
云蟻將雨則出而壅土成峰鶴鳥見之長鳴而喜今蟻  
取小蟲入穴輒壞垤室穴蓋防其逸亦以室雨易占所  
謂蟻封其穴大雨將至是也今朔地蟻封其高大有如  
冢者所謂蟻冢蓋出于此禽經云鶴俯鳴則陰仰鳴則  
晴愚按鶴好水之鳥也亦善羣飛薄霄激雨雨為之散  
舊說皆以鶴鳴于垤為將雨之徵將雨則征夫之至不  
必如期故婦歎于室然上文明言零雨其濛則非將雨  
矣以下文洒掃穹室推之此鶴之鳴即禽經所謂仰鳴  
則晴者也晴則征夫將至故洒掃穹室以待之然則其  
嘆者何也以其宜至而猶未至望之之切故嘆也羅願  
云易之中孚九二鳴鶴在陰上九翰音登于天說者以  
為鶴者別于鶴也震為鶴陽鳥也巽為鶴陰鳥也鶴感  
于陽故知夜半鶴感于陰故知風雨洒掃穹室與上章  
伊威蠃蛸等語相應穹室解見七月篇嚴云此皆想其

婦在家之歎望蓋行人念家之情如白居易詩云想得  
家中夜深生還應說著遠行人也我代軍士自謂也征  
行也聿通作吹說文云詮辭也敦蒸解俱同首章瓜苦  
瓜之苦者粟薪栗樹之為薪者蓋取以制棚架之類行  
者至家因見苦瓜累累繫于栗薪之上而曰自我之不  
見此亦已三年矣濶別許久見故園風物依然如舊似  
喜似驚有無限感慨沉其室家乎唐詩始憐幽竹山牕  
下不改清陰待我歸意與此同又苦瓜以況其婦栗薪  
枯槁取以自況苦瓜延蔓于栗薪之上以況夫婦纏綿  
不解亦猶薦蘿施于松栢之意朱子云東山之詩言自  
我不見于今三年則居東之非東征明甚蓋周公居東  
二年成王因風雷之變既親迎以歸三叔懷流言之罪  
遂脅武庚以叛成王命周公征之其東征往返首尾又  
自三年也按逸周書作雒解云師旅臨衛攻殷殷大震  
潰降辟三叔祿父者奔管叔經而卒所征熊盈族十有  
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于九畢竹書成王三年王

師滅殷殺武庚祿父遷殷民于衛遂伐奄滅蒲姑四年  
王師伐淮夷遂入奄五年王在奄遷其君於蒲姑夏五  
月王至自奄此則東征之役斧斨破缺蓋歷三年  
也自此及下章乃已歸至家而夫婦相見之語

我

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

微韻

燿其羽

慶韻

之子于歸

微韻

皇

爾雅作驪

駁其馬

叶虞韻滿補翻按飛歸羽馬亦

隅句二韻

親

豐本作親

結其禕

友韻韓詩外傳作縞

九十其儀

友韻亦叶歌韻牛河翻

其新

豐本作親

孔嘉

叶歌韻居何翻

其舊如之何

歌韻亦叶支韻離翻

賦也序以

此章為樂男女之及時緇味乃追述昔日之語非此時  
方諧婚娶也倉庚即黃鳥解見葛覃篇鄭云倉庚仲春  
而鳴嫁娶之候也熠說文云盛光也燿說文云照也狀  
其羽色之鮮明如可照也之子即其婦也于歸謂始嫁

時也皇爾雅作驪云黃白曰驪驪白曰駮孫炎云驪赤色也孔穎達云黃白謂馬色有黃處有白處驪白謂馬色有驪處有白處是子往嫁之時所乘者皇其馬駮其馬言其車服盛也親是子之親即其母也結說文云締也禱本作縞有二義說文云以絲介履也爾雅云婦人之禱謂之縞縞縵也郭璞以為即今之香縷邪交絡帶繫于體因名為禱陳祥道云纓帶曰衿婚禮所謂施衿是也帶結而垂曰縞爾雅所謂縞縵是也按士昏禮母戒女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申之曰夙夜無愆施諸衿鞶考爾雅衿謂之游郭璞解游為衣小帶也然則衿者纓之帶縞者衿之縵先施衿而後結其縞總是一事而孫炎孔穎達泥禮文徑以結縞為結帨誤矣愚按說文爾雅二義皆可通並列之九者數之盛十者數之終舉九與十喻其多也儀謂昏禮之儀韓詩外傳云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是故昏禮不賀人之序也三



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殷明見舅姑舅姑降于西階。婦升  
自阼階授之室也。故禮者因人情為文。詩曰：九十其儀。  
言多儀也。嘉說文云：美也。按昏禮名嘉禮以陰陽際會  
謂之嘉。舊對新之稱。鄭云：其新來時甚善。至今則久矣。  
不知其如何也。又極序其情樂而戲之一說。上章咏舊  
有室家者。此章咏新有室家者。理亦可通。但以「前章果  
羸旋宇熠燿宵行」及有敦瓜苦等語思之。彼皆夏末秋  
初所有。而倉庚之鳴正在仲春之月。時不相值。則于飛  
結禱其為追述之語無可疑者。故當以鄭箋之解為正。  
朱子云：古之勞詩皆如此。其上下之際情志交孚。雖家  
人父子之相語無以過之。此其所以維持鞏固數千百  
年而無一旦土崩之患也。真德秀云：周公述歸士之辭  
士之蘊于其心而不能言者。周公盡發之于言。遐想其  
時上下交孚歡欣感激。有不能自己者。後世征戍頻繁  
民病于役。則有為詩以刺者。如陟岵鵲羽。此以父子不  
相保而怨也。葛生采綠。此以夫婦不相保而怨也。漸

之石何草不黃此將率戎役以勞苦而怨也與采薇東山之辭大抵畧同然采薇東山上序戍者之情也陟岵諸詩戍者或其家人自感其情也得失相去顧不遠哉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序以為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

按此詩既為勞歸士而作自當是周公語屬之大夫似未足信朱子以為成王既得鵲鵲之詩又感風雷之變始悟而迎周公于是周公東征已三年矣既歸因作此詩以勞歸士今考東征斷是親迎以後事朱子亦自知其誤矣說見鵲鵲篇

破斧美周公也

序

從軍之士以前篇周公勞已之勤

故言此以答其意

序朱傳輔廣云東山之詩周公能得歸士之心也破斧之詩歸士

能得周公之心也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者也章潢  
云易曰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  
破斧之謂也焦氏易林云鴟鵂破斧邦人危殆賴旦  
忠德轉禍為福傾危復立揚子法言或問為政有幾  
曰思數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其思矣夫齊  
桓公欲徑陳陳不果納執轅濤塗其數矣夫公羊傳  
云古者周公東征則西  
國怨西征則東國怨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

陽韻

周公東征四國是皇

陽韻

齊詩

作匡法

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叶陽韻資良翻

賦也破

言作王  
義皆毀也斧斨解見七月篇司馬法輜輶載一斧一斤  
一鑿一耜一鋤二版二築皆軍中熬蘇築壘用之易旅  
卦得其資斧注亦謂斧所以斨除荆棘是也斨亦伐木  
用之非指兵器嚴粲云周公奉王命以討罪有征無戰

四國聞王師之至即窮蹙自守周公又遲之三年不為  
急攻之計故未嘗從事于戰陳惟行師有除道樵蘇之  
事斧斨之用為多歷時之久則必敝觀尚書所載周公  
化商之事勤拳懇惻如父兄之愛其子弟若以為殺戮  
之多至于破斧缺斨則是與之血戰而僅勝之亦疲敝  
甚矣愚按周公雖無急于戰勝攻取之心然武庚之亂  
挾三監并奄與淮徐之地幾半天下差與漢七國之變  
無異周公居東三年始平之其事勢亦有然者破斧缺  
斨正三年從征內事益亦舉勞苦而極言之也昔人詩  
有云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所從神且武焉得久勞  
師若嫌公之一徂輒三齡為久暴師頓兵于外彼未覩  
乎當日之情形耳萬尚烈云東山之師非周公不可蓋  
周公之教化在西土者雖深在東方者尚淺商之世德  
其斷喪者固甚其固結者亦存況武王一崩公即攝政  
而王方幼冲三叔流言儘可借為搖動之際孰謂頑民  
義士遂無夷齊在乎萬一山東諸國有伏羲而起者不

可謂非周之難此周公之所哀也當時勞心焦思鞠躬盡瘁不知何如而安用矩步雅歌之士迂談濶論為耶  
四國金履祥云三監武庚國內臣民也書傳云武王殺紂繼公子祿父及管蔡流言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死成王幼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愚按朱子以四國為四方之國然觀書多方篇曰告而四國多方既于四國之下復言多方則四國之非泛指四方明矣毛孔皆以四國為管蔡商奄蓋以霍叔之罪比二叔差輕故除霍不言而取奄以足其數然觀書多士篇曰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既于奄之外復言四國則奄不在四國數內明矣斷當從金氏解皇通作遑說文云急也尚書無皇曰今日兢兢漢書謙遜未皇夙夜不皇康寧皆用此皇字言周公東征豈得已哉祗為四國不靜天下將危故皇皇如斯耳舊說訓皇為正然皇無正義或引齊詩改作匡字恐非經文之舊故不敢從哀猶言憐愛也我人通言天下

之人將通作壯字之近也毛訓為大也言是舉也非以  
勤勞我軍士實哀憐我天下之人而欲永措之生全之  
地蓋仁者愛人故惡人之亂之也今蠡靖而民生自是  
無虞其為德不亦大乎蘇轍云使周公嫌于救其身潔  
身而退以避二叔之難則其亂將及于四方如是而周  
公亦清矣然而未免于小也維不嫌于自救哀人之不  
治以誅管蔡而後可以為大朱子云夫管蔡流言以謗  
周公而公以六軍之衆往而征之使其心一有出于自  
私而不在其于天下則撫之雖勤勞之雖至而從役之士  
豈能不怨也哉今觀此詩固足以見周公之心大公至  
正天下信其無有一毫自愛之私抑又以見當是之時  
雖披堅執銳之人亦皆能以周公之心為心而不自為  
一身一家之計朱善云是詩雖作于軍士然亦可謂知  
聖人者矣徐光啓云周公之心歸士能知之司馬昭之  
心路人能知之故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金履祥云  
君臣之際天下之大戒昔者成湯伐桀則放之武王克

殷而紂死矣武王為天下除殘而已固不必誅絕其子孫也于  
身也聖人惡惡止其身而已固不必誅絕其子孫也于  
是立武庚以存其祀以常情論之誅其父而立其子安  
知武庚之不復反乎慮其反而不立與立之而不能保  
其不反是不得以存之也于是分殷之故都使管叔蔡  
叔霍叔為之監以監之夫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于  
方伯之國國三人亦殷禮也況所使為監者又吾之懿  
親介弟也武庚何得為亂于其國假使管叔非至不肖  
何至挾武庚以叛哉聖人于此亦仁之至義之盡矣不  
幸武王則既喪成王則尚幼而天下之政則周公攝之  
是豈其得已也彼管叔者國家之謂何又因以為利彼  
固以為周之天下或者周公可以取之已為之兄而不  
得與也此管叔不肖之心也而況武庚實噬之于是唱  
為流言以撼周公既而成王悟周公歸而遂挾武庚以  
叛彼武庚者矐周室之內難亦固以為商之天下或者  
已可以復取之三叔之愚可因使也此武庚至愚之心

也而況三叔實藉之于是始為浮言以誘三叔既而三叔與之連遂挾三監淮奄以叛夫三叔武庚之叛同于叛而不同于情武庚之叛意在于復商三叔之叛意在于得周也至于奄之叛意不過助商而淮夷之叛則外乘應商之聲內撼周公之子其意又在于得魯三叔非武庚不足以動衆武庚非三叔不足以間周公淮夷非乘此聲勢又不能以得魯此所以相撻而起同歸于亂周也抑當是時亂周之禍亦烈矣武庚挾殷畿之頑民而三監又各挾其國之衆東至于奄南及于淮夷徐戎自秦漢之世言之所謂山東大抵皆反者也然大誥之書曰殷小腆曰殷逋播臣于三監則略而不詳何也蓋不忍言也不忍言則親親也其卒誅之何也曰親親尊尊並行不悖周道然也故于家曰親親焉于國曰君臣焉象之欲殺舜止于亂家故舜得以全之管叔之欲殺周公至于亂國故成王得以誅之周公不得以全之也傳曰管蔡為戮周公右王書序曰成王伐管叔蔡叔則



管蔡之誅是成王之意使管叔而可以無誅則天下後世之為王懿親者皆可以亂天下而無死也可以亂天下而無死則天下之亂相尋於後世矣而可乎故黜殷天下之公義誅管蔡亦天下之公義也夫苟天下之公義聖人不得而私亦不得而避也吁是亦成王周公之不幸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

叶歌韻于何翻陸德明云或作奇

周公東征四國是叱

叶歌韻爾雅注陸本俱作詆哀

我人斯亦孔之嘉

叶歌韻居何翻賦也錡有二義說文云鉏鉏也徐錯云鉏鉏猶犬牙也

立罍所用按司馬法輜載有一鉏疑即此又說文云江淮之間謂釜曰錡召南維錡及釜是也依此則錡乃軍中所所以禦者亦非兵器叱說文云動也徐云卧既覺必有聲氣詩尚寐無叱或寢或叱訓皆同或引爾雅注改作訛云化也恐非經文之舊亦不敢從言周公東征祇為四國倡亂故寤寐不安耳嘉鄭玄云善也嚴云言德

之甚善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鍬

尤韻

周公東征四國是道

尤韻

董氏云集本作擘豐本同

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尤韻

賦也毛云木屬曰鍬韓詩云鑿屬

也今按說文無鍬字惟木部有棟字棟有二義一曰櫟實說者以爲有毛散裹之如棗故從求一曰鑿首蓋以

木爲之加于鑿之首即鑿柄是也用之既久其木亦茸茸如毛之散裹者然故名爲棟其說與毛韓合即此鍬

也司馬法輜載中亦有一鑿或指爲今之獨頭斧未確又按此詩三言破斧者蓋以形武庾分言斲鍬鍬者亦

以形三叔耳適說文云迫也叱深于皇皇猶畫時情事叱則夜以繼日矣適又深于叱叱僅思慮不安適則迫

而心應矣或據別本改作擘云是收斂之義恐非經文之舊亦不敢從休毛云美也按休字從人依木所以安

也前言將嘉皆就周公之德言周公既有此哀我人之德使天下咸受其生全之施故曰休

破斧三章章四句

子貢傳闕文序謂周大夫美周公以惡四國申培說為周公至

自征殷周人美之今按篇中斧曰我斧斯曰我斯其為從軍之士所作無疑

泮水頌伯禽允文允武也伯禽就封于魯初作泮宮

遂服淮夷魯人為之頌

許衡云此頌伯禽之詩蓋伯禽時始有征淮夷之役愚按

經言既作泮宮淮夷攸服此二事者皆在伯禽之世所以益斷其為頌伯禽也何以徵之明堂位云米廩

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類宮周學也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

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故使魯得為此斯則伯禽作泮宮之證也史記云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

淮夷徐戎亦並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盼盼即費也書費誓序云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

不開作費誓其辭曰嗟人無諱聽命徂茲淮夷徐戎  
並興言徃巴中淮夷之難矣而今徐戎又蠢動也斯  
則伯禽征淮夷之證也夫王制之言諸侯也曰天子  
命之教然後為學伯禽受命于天子備四代之學躬  
涖泮宮以修其教大本端矣內順治則外威嚴淮夷  
徐戎相次帖伏固其宜也淮夷之征在泮獻功事在  
作泮宮之後費誓之作惟征徐戎事在服淮夷之  
後詩書相輔而往蹟瞭然讀史者當以是訂之

思樂

後音絡

同泮

陸德明

水

後音韻

薄

采其芹

大韻亦叶微韻

渠希翻白虎通

韻

韻

韻

作

魯侯戾止

後紙韻

言

觀其旂

微韻亦叶文

其旂

旂

旂

旂

旂

旂

旂

旂

旂

旂

亦

泰韻

蒲蓋翻

又叶墜韻

房廢翻

陸本

驚聲

噦噦

噦噦

噦噦

噦噦

噦噦

噦噦

噦噦

噦噦

噦噦

噦噦

噦噦

噦噦

噦噦

亦

霧韻

呼惠翻

又叶隊韻

許穢翻

又叶泰韻

無小

無大

無大

無大

無大

無大

無大

無大

無大

無大

無大

無大

無大

無大

呼

外翻

又叶隊韻

許穢翻

又叶泰韻

無小

無大

無大

無大

無大

無大

無大

無大

無大

無大

無大

無大

無大

無大

無大

邁

叶霽韻方制翻興也思樂泮水者思我國有泮水之可樂也泮水孔穎達云泮宮之外水也於文半水

為泮據說文云諸侯鄉射之宮也西南為水東北為牆徐鍇云天子辟廡水周之諸侯泮宮水繞其半此會意

也鄭玄則云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孔申鄭義云辟廡者築土為堤以壅水之外使

圓如壁令四方來觀者均故謂之辟廡也辟廡之宮內有館舍外無牆院故得園觀之也天子宮形既如壁則

諸侯宮制當異矣而泮為名則泮是其制必疑南有水者以行禮當南面而觀者宜北面畜水本以節觀宜其

先節南方故知南有水而北無也北無水者下天子耳亦當為其限禁故云東西門以南通水明門北亦有溝

壑但水不通耳今按許鄭二說規制互異然白虎通有云泮宮者半于天子宮也半者象璜也獨南面禮儀之

方有水其餘壅之以垣與鄭說合三人占吾將從二人矣泮宮今或稱作黌宮當是璜宮之誤半水為泮字義

甚明或通作類亦字訛也乃鄭注禮記又謂類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因聲附會殆不足信至戴埴則直疑泮宮非學名而引通典言魯郡乃古魯國郡有泗水縣泮水出焉建宮于上名為泮宮與楚之渚宮晉虎祁之宮無以異楊慎深然其說愚考一統志泮水一名雩水源出曲阜縣縣治西南西流至兗州府城東入泗水即詩所云泮水也雩乃此水本名以其為泮宮池又名為泮耳水因宮得名而謂宮以水得名乎戴楊可謂喜於立異而不顧泮字之所從來者矣酈道元水經注云靈光殿之東南即泮宮也在高門直北道西宮中有臺高八十尺臺南水東西一百步南北六十步臺西水南北四百步東西六十步臺池咸結石為之詩所謂思樂泮水也黃氏云魯人非樂乎泮水也樂乎人才所賴以長育成就也薄者發語辭采說文云將取也後放此芹解見采菽篇陸佃云芹取有香士之於學也攬其芳臭而至則采芹之譬也愚按興意在小大從公二句教不擇

人苟有其材皆可以取而成就之猶采菜者之不廢夫  
芹也後章采藻采芡各有取義而或泥古之入學者有  
釋菜之禮以菜為贄故即水中采三品之水州以薦之  
今釋奠先聖猶用芹云如此學詩亦固斯甚矣魯侯伯  
禽也是時新就封國故以爵稱侯說文云曲也身曲侯  
也愚按此當為鞠躬之意狀魯侯謙虛之容也止者孔  
云至而止住也其旂孔云其車所建之旂也周禮交龍  
曰旂解見庭燎篇旂說文云艸葉多也曰旂旂者取飛  
揚之貌鸞車中八鸞鈴也解見蒙蕭采芑篇鸞說文云  
乞恬也毛云徐行有節也車行則旂建馬動則鸞鳴觀  
其旂旂有容聽其鸞鸞而有節以之視學若增  
而華矣嚴粲云稱其儀物之美者喜其來至之辭如所  
謂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也無猶  
云不論也小小子也大成人者從說文云隨行也公謂  
魯侯伯禽邁說文云遠行也孔云從公往行而至泮宮  
也愚按行至泮宮不足為遠而云于邁者有踴躍奮迅

不能自止之意李氏云如漢明帝開辟廂冠帶縉紳之人圍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

思樂泮

水薄采其藻

叶巧韻側絞翻

魯侯戾止其馬蹻蹻

叶巧韻讀如巧告絞翻

其馬蹻蹻

見上

其音昭昭

蕭韻亦叶巧韻讀如爪則絞翻

載色載笑

叶蕭韻思

邀匪怒伊

列女傳作匪

教

叶蕭韻讀如驕居祆翻水州之有文者其字下施澡言自

興也藻

潔如澡也詳見采蘋篇興意取受教之義人受教則能洒濯自新而有文采也蹻說文云舉足行高也其馬蹻

蹻見魯侯急于臨泮水而施教也音謂泣學時講藝論道之音其音昭昭者嚴云其聲音昭昭然明亮也載之

言則也色者顏之和笑者聲之和論語所謂即之也溫洪範所謂而康而色也匪通作非怒說文云恚也伊語

辭後放此教說文云上所施下所效也載色載笑則未嘗有所怒也唯教之而已契之數教在寬夫子之循循



善誘魯侯以之又韓詩外傳云孔子曰不戒責成害也  
慢令致期暴也不教而誅賊也君子為政避此三者又  
子貢曰賜聞之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  
教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責者失身賊者失臣  
虐者失政暴者失民居上位行此四者而不亡者未之  
有也皆引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又云當舜之時有  
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之陂右  
彭澤之水繇此險也以其不服禹請伐之而舜不許曰  
吾喻教猶未竭也久喻教而有苗民請服天下聞之皆  
薄禹之義而美舜之德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舜之  
謂也此皆借詩  
立論無關本旨

思樂泮水薄

說文作言

采其芣

有韻羅願云杜子春

讀為卯說文作力久切以泮宮詩讀之說文音為叶

魯侯戾止在泮飲酒

有韻既飲

旨酒

見上

永錫難老

叶有韻朗口翻

順彼長道

叶有韻他口翻

屈

爾雅作漚此



人有茆菹鹿麋以為朝事之豆陸佃云茆取有味知道之味又嗜而學焉則采茆之譬也愚按茆既有味而為羹又獨宜于老人魯侯在泮養老故興意取此古者視學必養老文王世子云天子視學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聖先師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于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修之以孝養也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於東序終之以仁也樂記云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王制云五十養于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愚按天子視學之禮如是而其禮達於諸侯又有養老東序之命此魯侯之所以在泮飲酒者亦為養老而飲也黃子道周云養老之禮廢則子弟易其父兄庶姓慢其長上驕奢薦出而

叛亂滋起章服不足以勸刑戮不足以威而天下乃亂矣有王者作必重養老之令養老必自七十而上不服官政春秋吉日畢在庠序王者而下親為餽醕鄉里貴人不先耆老行之信久而後勸威可効也鄭云在泮飲酒者徵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而因以謀事也孔子王制云天子將出征受成于學注謂定兵謀也天子之禮如是則知諸侯亦然下章言淮夷攸服明當於是謀之也既者已事之辭音說文云美也永長也錫通作賜予也曰難老者孔云言其身力康強難使之老鄭云已飲美酒而長賜其難使老難使老者最壽考也愚按此魯侯養老而致其祝願之意也孔云順者隨從之義長道謂道之可久者即泮宮中所修明之禮教是也屈韓詩毛傳皆云收也按屈者無毛之義故為收歛之貌羣說文云羣也徐錯云羊性好羣故從羊醜說文云可惡也羣醜謂成羣之小醜指淮夷也順從彼先生君子所訓之長道則可以收伏羣醜不使其有竊發之患也

孔云將伐淮夷於泮宮謀之未是兵已行也下云淮夷攸服乃是伐而服之

穆穆魯侯敬

明其德

職韻

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職韻

允文允武

虞韻

昭假

音格

烈祖

虞韻

靡有不孝自求伊祜

虞韻

文云細文也此主威儀言

賦也穆通作廖說

謂穆穆也明者光輝發越之謂敬以明其德于外德不

可見第見其所為敬者惟致其恪慎于威儀之間此皆其德體之所流露有威則人望而畏之有儀則人傲而

象之故能為維民之所法則也泮宮之設禮讓相先明君臣父子長幼之道此威儀之大者也允信也文文德武武功允文結上在泮之事允武起下征夷之事昭明也假通作假說文云至也烈祖有功烈之祖謂文王也祐福也伯禽既信有文德矣又信有武功其精神所仰對明明至于烈祖文王之前而於文武二事無有一之

不能繼述者孝孰加焉伯禽之孝如此故福祿自來歸之以內則順治以外則格心是之謂自求伊祜也韓詩外傳云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子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兄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弟賢足恃乎對曰不足臣賢足恃乎對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而怒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一一以為不足者何也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詩曰自求伊祜

明明魯侯

克明其德

職韻

既作泮宮淮夷攸服

叶職韻  
鼻墨翻

矯矯

陸德明本作矯

矯又云亦作踔踔

虎臣在泮

禮記注類

獻馘

叶職韻  
古或翻

淑問如臯陶

叶尤韻  
夷周翻

在泮獻囚

尤韻  
著見也

賦也季本云明明即穆穆之克能也明其德解見上章有

威可畏有儀可象則信能著見其德于外而使入共見之矣所謂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也凡詩書言明德者皆就發見上說舊解多謂自明其德於內未得其意創起曰作王制云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類宮周官注載古逸詩云有昭辟雍有賢泮宮田里周行濟濟鉶鉶相從執贄有族以文辟雍泮宮皆所謂太學也特因天子諸侯而其名異耳王制又云諸侯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太學在郊禮器云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於類宮按類宮魯之太學也魯太學在郊故將有事上帝則於此有事焉孔云泮宮泮水正是一物詩言采芣藻之菜則云泮水說行禮謀獻之事則云泮宮魯有四代之學此詩主頌泮宮者先代之學尊魯侯得立之示存古法而已其行禮之飲酒養老兵事之受成告克當於周世之學在泮宮也淮夷居淮水之上在禹貢徐州之界最近於魯每為魯患世本云嬴姓攸者語辭受事于我曰服攸服者非謂淮夷遂已來服謂

此時泮宮已作則受成有地獻功有地因而往稱兵于彼以服之耳矯通作橋說文云舉手也下文言獻馘知所獻之馘不一皆當舉手以獻之故曰橋橋臣之有勇力如虎者曰虎臣萬尚烈謂虎臣與臯陶對看言臣之如召穆公虎者以昔召虎平淮故云然其說亦新巧然常武篇有進厥虎臣之語又何以稱焉孔云泮宮之名既定亦可單名為泮此經四言在泮及泮林皆謂泮宮也獻進也凡進物下之於上皆曰獻馘解見皇矣篇淑通作倣說文云善也問說文云訊也臯陶虞臣書舜典篇云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此臯陶之淑問也囚朱子云所虜獲者孔云王制云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注謂釋菜奠幣禮先師以告克故既伐淮夷而反在泮宮也所馘者是不服之人須武臣之力當殺其人而取其耳故使武臣如虎者獻之所囚者服罪之人察獄之吏當受其辭而斷其罪故使善聽



獄如臯陶者獻之司馬光云受成獻馘莫不在學所以然者欲其先禮儀而後勇力也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若專訓之以勇力而不使之知禮義奚所不為矣陳祥道云諸侯視學之禮蓋有同于天子詩曰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此養老也在泮獻馘此以訊馘告也 濟濟多

士克廣德心

侵韻

桓桓于征狄

豐氏本作逃

彼東南

叶侵韻乃林翻

烝

烝皇皇

陽韻

不吳

陸云一作吳

不揚

陽韻

不告于訖

叶東韻讀如烘呼公翻

在泮獻功

東韻

賦也上章言獻馘獻囚則已征淮夷而告克矣此章則美將士之獻功有禮也濟

通作齊重言濟濟者整齊如一之意多士以行間之將帥言上章獻馘之虎臣亦在其內下章徒御方指士卒殿之大屋曰廣故為濶大之義德藏于心故曰德心此止照不吳不揚二句而言孔云謂心德寬弘並無褊躁

李氏云夫人心可謂廣矣以其無所不至無所不有也為血氣所使一有毫釐之利則忿而爭其心于是乎隘惟其寬厚未嘗褊躁此其心所以廣也桓桓三句追言其深入建功之事桓桓爾雅云武也解見桓桓篇于往也孟子云征之為言正也狄通作狄說文云遠也東南鄭云斥淮夷孔云淮夷之國在魯之東南狄彼東南者言所征之國遠在彼東南也烝說文云火氣上行也皇通作煌煌然有光華也烝烝皇皇以成功言言其功烈熾盛又明著也吳說文云大言也解見絲衣篇揚說文云飛舉也嚴云爭其功者戰士之常也僬倖一勝萬死一生之間惟圖厚賞而已則其爭功無所不至告通作詬相曉語之謂訕陸元朗云訟也嚴云衆語也解見節南山篇按說文無訕字或偶遺耳言多士克敵而後雖各有大功可稱而皆能恬以居之不喧嘩不矜躁從不聞有以彼此相爭競之語為魯侯告者第見其濟濟然皆于泮宮而自獻其功焉非其從公于邁受教有素于以

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安能有此學之不可以己也如是夫蔡汝楠云古人勞農訊獄獻馘飲至皆於學宮示學

政之出於一也

角弓其觶

尤韻

束矢其搜

尤韻說文豐本俱作搜

戎車孔

傳

藥韻

徒御無數

陌韻

亦叶藥韻

戈灼翻

陸

既

克

淮

夷

孔

既

克

淮

夷

孔

既

克

淑不逆

陌韻

亦叶藥韻

逆約翻

式

固

爾

猶

淮

夷

卒

獲

陌韻

亦叶藥韻

黃郭翻

賦

也

角弓四句言班師之事

弓飾以角曰角弓

解見

小雅

角弓

四句言班師之事

弓飾以角曰角弓

解見

小雅

角弓

四句言班師之事

弓飾以角曰角弓

解見

小雅

角弓

四句言班師之事

弓飾以角曰角弓

解見

小雅

角弓

四句言班師之事

弓飾以角曰角弓

解見

小雅

角弓

四句言班師之事

弓飾以角曰角弓

絲衣

篇

兕觥

其觶

同

蓋

師

凱旋

在道

弓弛而反

徒見

其觶

然上曲而已

束矢毛萇謂五十矢為束

鄭玄謂百

矢為束

均無正文

毛主五十矢者

蓋本其師

荀卿云

魏

氏武卒衣三屬之甲

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

弩用五十矢

然此特配

弩之矢耳

鄭主百箇者則以尚

書及左傳所言

賜諸侯以弓矢者

皆云彤弓一彤矢百

書及左傳所言

賜諸侯以弓矢者

皆云彤弓一彤矢百

書及左傳所言

賜諸侯以弓矢者

皆云彤弓一彤矢百

書及左傳所言

賜諸侯以弓矢者

皆云彤弓一彤矢百

書及左傳所言

賜諸侯以弓矢者

皆云彤弓一彤矢百

書及左傳所言

賜諸侯以弓矢者

皆云彤弓一彤矢百

書及左傳所言

書及左傳所言

賜諸侯以弓矢者

皆云彤弓一彤矢百

書及左傳所言

賜諸侯以弓矢者

皆云彤弓一彤矢百

書及左傳所言

賜諸侯以弓矢者

皆云彤弓一彤矢百

書及左傳所言

賜諸侯以弓矢者

皆云彤弓一彤矢百

書及左傳所言

賜諸侯以弓矢者

皆云彤弓一彤矢百

書及左傳所言

賜諸侯以弓矢者

皆云彤弓一彤矢百

書及左傳所言

賜諸侯以弓矢者

皆云彤弓一彤矢百

書及左傳所言

賜諸侯以弓矢者

是東矢當百箇然左傳下文又曰盧弓矢千則百箇一  
束之說亦未為定也搜說文同毛傳以為衆意也又以  
為求也蓋過求而聚之一處所謂無亡矢遺鏃之費也  
戎車兵車也孔甚也博說文云大通也謂道塗之上馳  
驅自如無所阻也徒徒行者御御車者數說文云解也  
厭倦之意戰勝而歸士氣百倍故其徒御在途皆勤於  
所事無厭倦止克勝也淑通作倣善也逆通作並說文  
云不順也王肅云言弓弛而不張矢衆而不用兵車甚  
博大徒行御車無厭其事者已克淮夷淮夷甚化於善  
不逆道也孔云不復為逆亂也式固爾猶推原昔日之  
辭與下文卒字對看式發語聲固者固守之義猶謀獲  
得也固守爾之所謀即第三章所謂順彼長道者季氏  
謂數教泮宮使人知義是也卒通作焮終也獲得也惟  
伯禽能固其謀故能終致淮夷為我所得也至是而所  
謂屈羣醜者非虛語矣陳賜云隆禮樂之教于西雖而  
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者近者悅之遠者懷之

大學之道也隆禮樂之教於泮水不過居此羣  
醜淮夷攸服而已以道有遠近德有大小故也  
翩彼

飛鵲集于泮林

侵韻

食我桑黹

說文字林皆作甚豐本作榘

懷我好音

侵韻憬

說文作應韓詩作獮

彼淮夷來獻其琛

侵韻

元龜象齒大賂南

金

侵韻

淮夷猶以兵服之至此則開風興起已固于大化之

中矣翩說文云疾飛也鵲解見墓門鵲篇集本作藥

說文云羣鳥在木上也泮林泮宮外水畔之林也桑解

見祗篇黹說文云桑甚之黑也舊說皆混黹作甚非是

甚有白黑二種以黑者為美又王盤桑書云桑種甚多

世所名者荆與魯也荆桑多甚魯桑少甚然則泮林之

有桑黹亦可貴之物矣懷鄭云歸也按懷有依就懷抱

之美善之聲也世說張天錫為孝武所器頗有嫉已者於

坐問張北方何物可貴張曰桑葢甘香鵝鴨革響淳酪  
養性人無嫉心尹煒云周原膺膺茶如飴美土可以  
變惡味食我桑黹懷我好音美味可以變惡聲季云鶚  
集泮林食桑黹而懷好音可見講學之功格乎禽鳥矣  
矧淮夷雖逆亦人類也其不悔悟而貢獻其所有耶慄  
說文云覺悟也舍人云美寶曰琛淮夷心慕泮宮之化  
而自悟其昔日作梗之非於是來獻其國所有之琛寶  
以自明其悔罪輸誠之意上章所言孔淑不逆於此見  
之矣元龜孔云龜之大者漢書云龜不盈尺不得為寶  
按書大禹謨篇昆命于元龜禹貢篇九江納錫大龜即  
此龜也毛云元龜尺二寸象南方獸之大者禹貢荆揚  
二州皆有之陸佃云其牙生花必因雷聲故古者以為  
器飾左傳曰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羅願云其齒雖脫  
猶愛惜之或削木為偽齒潛往易之覺則不藏故處賂  
說文云遺也徐鍇云以財與人也曰大賂者鄭云猶賂  
賂上按左襄二十五年晉帥諸侯伐齊齊人賂晉侯自

六正五吏三十帥及處守者皆有賂此所謂大賂也南  
金南方之金禹貢荆揚之州厥貢惟金三品王肅以為  
金銀銅鄭以為銅三色蓋青白赤也鄭所以異于王者  
以禹貢梁州有厥貢鏐銀之文據爾雅鏐乃黃金之美  
者而白金謂之銀夫黃金銀既以鏐銀為名則知金三  
品者其中不得有金銀此說較王為允孔云左傳十八  
年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  
以鑄兵故以鑄三鍾考工記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  
鍾鼎之齊是謂銅為金也禹貢于徐州紀淮夷土產惟  
蠙珠璣魚至如象齒與金乃荆揚所有而元龜則獨荆  
有之茲附言於獻琛之後者據閼宮篇咏魯侯之功曰  
淮夷來同及彼南夷莫不率從然則此數物皆南夷所  
貢乃繼獻琛而來者明泮宮之化所及之遠也舊說謂  
淮夷旁求以為獻賂蓋以非其土產為貴金仁山則謂  
周無徐州故淮夷為荊州之界蘇轍則謂荆揚之貨其  
至於齊魯也自淮而上皆附會不可從項安世云古之

為泮宮者其條理不見於經而有詩在焉予嘗反覆而推之其首三章則言其羣臣之和與樂此而已自四章以下始盡得其學法自敬其德而至於明其德明其德而至於廣其心廣其心而至於固其道終焉此則學之本也自威儀孝弟之自修而達於師旅獄訟之講習自師旅獄訟之講習而極於車馬器械之精能此則學之事也自烈祖之鑒其誠而至於多士之化其德自多士之化其德而至於遠夷之服其道此則學之功也

泮水八章章八句

序以為倍公能修泮宮也今按經明言作泮宮而序獨以為修

何歟即如序云修泮宮矣戴氏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所書莫大於復古僖公登臺望氣小事也左氏猶詳書學較久廢而乍復益闕吾道之盛衰何經傳畧不一書也楊慎云近世曲為說者曰春秋經也魯頌亦經也魯頌既載春秋可畧此說又滯矣高克一事詩詠清人春秋書鄭棄其師他如瀛



漕城楚丘木瓜碩人無衣詩與春秋互見不厭其  
複安有詩載而春秋可略乎或又曰事亦有特載  
而不見于經傳者李氏伐顓臾之類也曰顓臾之  
事將然而未舉也故論語載之而經傳略焉泮宮  
已成之迹春秋豈容不書哉乃蘇轍則謂泮宮魯  
之學也自魯先君而有之矣僖公因其舊而修之  
是以不見於春秋種種諸說無非為序回護然經  
之所言不特戾止泮宮而已又有服淮夷一事夫  
僖公則何嘗服淮夷也考僖公十三年嘗從齊桓  
會于鹹為淮夷之病杞繼而十六年又從齊桓會  
于淮為淮夷之病鄭然且因此而見止于齊矣黃  
震所謂其可羞之甚者也魯人以其從齊為諱  
而妄以本無有之事為夸何與朱子初以為燕飲  
落成之詩則直以僖公為作泮宮者乃求服淮夷  
之說而不得則以為飲于泮宮而頌禱之詞諸如  
獻戲獻因獻功獻琛皆羣臣祝願之語不必其有

是事也幻想所成鋪張滿楮無乃說夢申培說藥之直謂僖公作泮宮而落其成太史克頌禱之詞且云前三章皆賦其事以起興也蓋全抄朱傳之語而彼乃偽稱漢代之書則反似朱子竊抄于彼者有是理否亦偽書之至庸妄者矣子貢傳有僖公獻捷于太廟史克賦泮水之語而史克下闕二字蓋泥篇中有昭假烈祖一語然而泮宮可謂太廟乎鄒忠肅祖戴仲培楊用修之說疑泮宮乃泮水上之宮非學宮也然魯之太廟在泮水上有所載乎又引蔡邕月令論謂明堂者天子太廟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生者乘其能而至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為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宗祀之清則曰清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水圍如壁則曰辟雍故曰異名而同事蓋欲以此附會諸侯泮宮亦即太廟然蔡之

說實為不根先儒駁之詳具載  
清廟小引下是豈足為定讞乎

常棣周公作也管蔡失道周公於合宗族之時作此

詩以閔之

序云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按左傳周襄王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

可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閔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喻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國語記此事其文微異并載于此王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人有言曰兄弟讒閔侮人百里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閔于牆外禦其侮

若是則閱乃內侮而雖侮不敗親也參詳左國所引  
既云周之有懿德也曰莫如兄弟猶懼有外侮又以  
閱牆禦侮為周文公之詩則此詩為周公所作明甚  
毛傳泥于左傳有召穆公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  
之說遂謂周公吊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  
公為作此詩而歌之以親之及史記燕周皆以召公  
為周公之庶兄韋昭云穆公召康公之後穆公虎也  
去周公歷九王矣周公作唐棣之篇以閔管蔡而親  
兄弟其後周室既衰厲王無道骨肉恩闕親親禮廢  
宴兄弟之樂絕故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而合其宗  
族于成周復修作常棣之歌以親之鄭唐  
二君以為穆公所作失之矣唯賈君得之

常

左傳路史子

棣

成廟諱藝文類

之華

豐氏本

鄂

說文

謝靈運集路史俱

不

豐本

韓韓

叶紙韻詩如鮪羽軌翻  
說文豐本俱作韓韓藝

文路史俱作焯焯

#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叶紙韻蕩以翻興也

云唐棣移常棣棣按此則惟常棣得以棣名戴侗謂常

棣唐棣棠棣特一物以棠唐常棣相迥故通用非也郭

璞云今闕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陸璣引許慎云白

棣樹也如李而小子如櫻桃正白今官園種之又赤

棣樹亦如白棣葉如刺榆葉而微圓子正赤如郁李而

小五月始熟自闕西天水隴西多有之戴侗云棣實小

木叢生高不過五六尺其種不一其華或紅或白或單

或重出紅而重出者園圃多植之亦名錦帶白而單出

者結實如小李與李同時熟程子云今玉李也華鄂相

承甚力陸化熙云江南呼為麥李一耐輒生二萼兩兩

相麗如垂絲海棠一般陸佃云移棣從東唐棣之

華反而後合常棣華鄂上承下覆甚相親爾從東言華

萼相承輝榮相聚也東仁也移義也兄弟尚親親仁也

故常棣以燕兄弟宋祁云世人多誤以常棣為唐棣於

兄弟用之唐棟移也移開而反合者也此兩物不相親  
鄂當作萼曹憲云花苞也唐明皇以華萼交輝名樓正  
取此詩義今按說文引此詩亦作萼字蓋偶漏耳不鄭  
玄云當作柎鄂足也孔穎達云華下有鄂鄂下有柎韻  
會小補云萼花蓋也不花蒂也草木下房柎一作不篆  
文不字即象柎形今注以不為不然之不誤矣又古聲  
不與柎同不有方于芳浮二音讀如缶者芳浮之轉聲  
也讀如柎者方于之轉聲以俯切不則平聲當是夫音  
故云不柎同音今俗皆通骨切宜無古音也程良孺云  
湖州有餘英溪餘不溪蓋此地有梅溪茗溪其流相通  
故曰餘英餘不義自可見左傳華不注山人皆讀入聲  
誤也惟伏琛齊記引虞摯鸞服經作柎言此山孤秀如  
花附之注于水深得之矣太白詩昔我遊齊都登華不  
注峰茲山何峻秀彩翠如芙蓉亦可證也柎字又作跂  
作跂楊慎云東晉詩曰白華朱萼被于幽薄白華絳跂  
在陵之陬唐人亦有紅萼青跂之句皆可證詩意來斯

行云卻至衣鉢韋之附注襟問志作鉢韋之不注可見  
附附不三字皆作通用韓說文云盛也重言韓韓者以  
其一附輒生二萼而兩相麗故稱韓韓興取兄弟同生  
之意鄭孔舊說謂華以覆萼萼以承華喻弟以敬事兄  
兄以榮覆弟華鄂相覆而光明猶兄弟相順而榮顯似  
附會難通一鄂上是一華安得為兄弟之況一附麗育  
兩萼乃可為兄弟之況耳詩意若曰常棣有華其萼之  
著于樹者兩兩交相映發且見其韓韓然而盛人之兄  
弟連枝同氣何獨不然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者喚醒世  
人之言與篇末儻爾蓮豆三章相應蓋公感于往昔管  
蔡之事骨肉相殘有餘恫焉故指兄弟之情誼以告人  
欲今世之為兄弟者皆相親也范氏以今人為汎言舉  
世之人莫有如兄弟至親者而嚴氏則以為總括下文  
朋友妻子而言皆非是左昭元年趙孟入于鄭鄭伯享  
之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  
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厖也可使無吠

死喪之威

叶

韻鳥恢翻 **兄** 弟孔懷 叶灰韻 **原** 隰哀 尤韻 矣 **兄** 弟求 尤韻 矣

豐本作畏

賦也威畏懷思也

鄭云死喪可畏怖之事維兄弟之親

甚相思念萬時華云死喪下一威字何等慘惡兄弟下

一懷字何等纏綿他人見威則避兄弟見威愈懷高平

曰原下濕曰隰說文無哀字疑即哀字衣袂也求矣毛

云言求兄弟也

蘇轍云人失其常居而播越于原隰之間在他

人皆喪手而去而兄弟則未有不相求者此就

常情而言上章所謂莫如兄弟者于此兩者驗之最為

親切莊子所云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

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朱子以原隰哀矣為尸哀聚于

原野之間然觀本文威與哀下各以兄弟承接明是兩

事非蒙

上文也

春

爾雅作即左傳豐本俱作

令

爾雅左傳韓

鵬韓詩作鵠釋文作即

詩釋文豐本

俱作

在

原

兄

弟

急

難

叶

翰

韻

每

有

良

朋

况

豐

本

作

悅

也

豐

本

作

兮

俱

作

在

原

兄

弟

急

難

乃

旦

翻

每

有

良

朋

况

豐

本

作

悅

也

豐

本

作

兮

俱

作

在

原

兄

弟

急

難

乃

旦

翻

每

有

良

朋

况

豐

本

作

悅

也

豐

本

作

兮

俱

作

在

原

兄

弟

急

難

乃

旦

翻

每

有

良

朋

况

豐

本

作

悅

也

豐

本

作

兮

俱

作

在

原

兄

弟

急

難

乃

旦

翻

每

有

良

朋

况

豐

本

作

悅

也

豐

本

作

兮

俱

作

在

原

兄

弟

急

難

乃

旦

翻

每

有

良

朋

况

豐

本

作

悅

也

豐

本

作

兮

俱

作

在

原

兄

弟

急

難

乃

旦

翻

每

有

良

朋

况

豐

本

作

悅

也

豐

本

作

兮

俱

作

在

原

兄

弟

急

難

乃

旦

翻

每

有

良

朋

况

豐

本

作

悅

也

豐

本

作

兮

俱

作

在

原

兄

弟

急

難

乃

旦

翻

每

有

良

朋

况

豐

本

作

悅

也

豐

本

作

兮

俱

作

在

原

兄

弟

急

難

乃

旦

翻

每

有

良

朋

况

豐

本

作

悅

也

豐

本

作

兮

俱

作

在

原

兄

弟

急

難

乃

旦

翻

每

有

良

朋

况

豐

本

作

悅

也

豐

本

作

兮

俱

作

在

原

兄

弟

急

難

乃

旦

翻

每

有

良

朋

况

豐

本

作

悅

也

豐

本

作

兮

俱

作

在

原

兄

弟

急

難

乃

旦

翻

每

有

良

</



永嘆

翰韻

比也此下二章皆承上章而言兄弟情誼深重如此而深追恨于二叔之不然爾雅云脊令

雖渠義訓云錢母也郭璞云雀屬陸璣云大如鸛雀長脚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物類志云俗呼為雪姑其色蒼白似雪鳴則天當大雪禽經云脊令友悌張華注云脊令共母者飛鳴不相離故取以喻兄弟按唐明皇時有鶴令數十集麟德殿廷木翔棲淡日魏光乘作頌以為天子友悌之祥毛謂脊鶴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以喻兄弟相救于急難殊屬附會鄭謂脊令水鳥而今在原失其原處故為兄弟遭急難而失其常處之比然脊令實非水中之鳥嚴氏駁之矣兄弟急難者言兄弟當相急于患難謂相救也春秋傳急病讓夷戰國策以公子高義能急人之困字法同此武庚不靖王室幾搖其為難何如每有猶言多有也良朋好友也况通作悅說文云狂之貌永嘆者長太息也人遇患難之時每有善良之朋

尚有相憐而驚況長嘆者況在同父能忍然而無悼痛耶左昭七年衛襄公卒晉大夫言于范獻子曰衛事晉為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貳詩曰鵠在原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于是乎不弔況

兄弟鬩于牆

釋文作廬

外禦

正義豐本俱作御

其務

叶慶韻周甫翻左傳國語豐本俱作侮亦叶東韻漢蓬翻楊慎云古尚書雨霖蒙之蒙作霧以下從

也每有良朋

叶東韻蒲蒙翻

烝也無戎

東韻亦叶慶韻讀如乳藥主翻豐本作戎賦

也鬩毛傳云狠也孔云狠者忿爭之名說文云恒訟也其字以門以兒門音鬩蓋取兒曹爭辨之義此暗指流言之變而言牆與外對看御通作圍拒守之義務通作侮謂外人之侮我兄弟者也此暗指武庚叛周而言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即其偶不相得鬩狠于內倘遇外侮之來則亦竭力以拒守矣故周語曰兄弟讒鬩侮

人百里言禁外人侵侮已者百里喻遠也此與上章兄弟急難皆責望之辭舊以賓在語解未得此旨一說務如字事也言當以外禦為其事亦通烝衆止解見東山篇戎兵也每有以良朋之衆相助而免于兵戈之害者矣何兄弟之不然乎按書曰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救寧武圖功即永嘆無戎之事固知公非無所據而云然也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

青韻

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叶青韻桑經翻 賦也喪死亡也鋒鏑不靜則有死亡之憂故以喪言亂即武庚之亂既平者止事之詞安謂國祚安也寧通作寧其字從心在皿上說文云皿人之飲食器所以安人也周室之國祚既安則公之心亦可  
以釋然而自寧矣乃迴想兄弟之間辟者辟囚者囚生死升沉迥不相及曾不如一時友生戮力王室者今日得以偕享富貴也飲恨滿懷聲淚俱咽郝敬云二叔得罪王室與天下雖有可殺之罪而公終無殺兄之心天

下以討罪人為大義而公終以不能全兄為不仁故于  
康誥曰弟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  
此詩亦云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其自怨之情慘然長歌  
代泣使工瞽諷誦懃諸同父千載之下猶堪揮淚愚按  
舊說以春令而下三章皆模寫世情之語謂遇患難則  
朋友不如兄弟值安樂則兄弟不如朋友其于朋友兄  
弟之間風斯下矣總之

價爾籩豆飲酒之飫

叶遇韻  
威遇翻

于此詩音趣全未夢見

說文

兄弟既具

遇韻

和樂

音終  
後同

且孺

遇韻

釋文作孺  
此下三章正提

醒賦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之意蓋既歷變故之後益信兄弟  
當親耳價說文云導也毛云陳也既說文云燕食也又  
朱子蘇氏皆云厭也是詩為燕兄弟而作故即以飲酒  
發論具朱子云俱也兼無故與俱來二意和在心樂主  
發散在外孺說文云乳子也爾雅云屬也季巡云骨肉  
相親屬也程子云孺者親慕之義小兒親慕父母謂之

孺子謝枋得云會集兄弟不維和樂其情親義厚無異  
于孺子相慕也孺子無不愛其親無不敬其兄者人欲  
未萌天理昭著也愚按中庸引此詩下章而贊之曰父  
母其順矣乎蓋得于且孺之感者深矣蘇轍云惠世之  
疏遠其兄弟故教之陳其饌豆飲酒之飫使兄  
弟具來以觀其樂否苟樂也則其疏之者過矣

妻子

好

去聲

合如鼓瑟琴

韻侵

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韻先

君諱叶侵韻持林翻中

庸韓詩俱作眈爾雅作妣賦也此又因兄弟之和樂  
而更進之舊說皆以妻子為己之妻子非也妻謂兄弟  
之妻即姊如是也子謂兄弟之子即從父昆弟是也好  
式相好矣之好合之言和蓋音近也好合者謂以美意  
相和合也孔云志意和合如鼓瑟琴相應和董鼎云鼓  
宮宮動鼓角角應瑟瑟尚宮其合也無間矣史承祖云  
世本伏羲作瑟黃帝作琴琴之作後于瑟又爾雅注疏  
瑟者登歌所用之樂器故先釋之琴為樂器通見詩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之上

故後釋之詳此則先後之序見矣陳暘云是詩先瑟後琴者以弦多寡序之與鹿鳴鼓鐘同意闕雖先琴後瑟韻耳若以制之先後絕之多寡為序則瑟乃比妻琴乃比子亦可通也詩意言非特兄弟當相親愛而已雖我之妻與兄弟之妻我之子與兄弟之子亦當使之和好而無間也所以必及之妻子者顧之推家訓云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娣姒之比兄弟則疎薄矣今使疎薄之人不能節量親厚之恩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惟友悌深至不為傍人之所移者免夫又云兄弟相顧當如形之與影聲之與響愛先人之遺體惜已身之分氣非兄弟何念哉兄弟之際異于他人望深則易怨地親則易弭譬猶居室一穴則塞之一隙則塗之則無

頽毀之慮如雀鼠之不卹如風雨之不防壁陷榱淪無可救矣僕妾之為雀鼠妻子之為風雨甚哉又云姊如者多爭之地也使骨肉居之亦不若各歸四海感霜露而相思佇日月之相望也況其行路之人處多爭之地能無間者鮮矣所以然者以其當公務而執私情處重責而懷薄義也若能恕己而行換子而撫則此患不生矣又云兄弟不睦則子姪不愛子姪不愛則羣從疎薄羣從疎薄則僮僕為讐敵矣如此而行路皆踏其面而蹈其心誰救之哉人或交天下之士皆有歡愛而失敬于兄者何其能多而不能少也人或將數萬之師得其死力而失恩于弟者何其能疎而不能親也俞說文云起也兄弟既俞者兄弟同心如鳥之合兩羽而齊奮起也脫通作媼說文云樂也字右菴甚故韓詩云樂之甚也此妻子相合如鼓瑟琴之效讀者其尚三復于斯言韓詩外傳云孔子燕居子貢攝齊而前曰弟子事夫子有年矣才竭而力罷振于學問不能復進請一休焉孔

子曰賜也欲焉休乎曰賜欲休于事兄弟孔子曰詩云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為之若此其  
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

宜爾家室

此注疏本如此當是古文嚴粲本亦

然後儒多依中庸作室家

樂爾

賈公彥周禮注作女

妻帑

虞韻賈公彥周禮注作如董氏云奴即子

蓋唐人猶作奴字豐氏作攸

是究是圖

虞韻

亶其然乎

虞韻

章言妻子槩指

兄弟之妻子此言爾家室爾妻帑則謂在我之家室妻  
帑也家室即夫婦也帑通作孥子也陸德明云帑本帑  
藏今經典通為妻帑字中庸注云古者謂子孫曰帑書  
曰予則帑戮汝漢景帝詔云罪人不帑又鳥尾曰帑左  
傳裨竈曰歲棄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以害鳥帑注南  
方朱鳥之宿帑者細弱之名于人則妻子為帑妻子為  
人之後鳥尾亦鳥之後故俱以帑為言妻則上文所云  
家室兼言妻帑者繇妻而推之子也孔穎達云宗族同



心人無侵侮然後宜汝之室家保樂汝之妻子矣若族人不和忿鬪自起外見侵侮內不相救則不能保其大小家室危焉謝枋得云兄弟不和則家庭之間無非乖氣雖有妻子之樂亦不安其樂矣惟兄弟和樂則一家之情無不相宜妻子之樂乃為可久中庸云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通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子曰父母其順矣乎按一家之內以兄弟則翕以妻帑則樂以父母則順雖天地萬物育景象不是過也此非所謂卑通而高遠者耶王安石云人情皆知保其室家私其妻子而罕知厚其兄弟然兄弟不和以至毀其室家危其妻子者有之矣管蔡是也是指章首二句究說文云窮也圖說文云畫計難也究有推極到底意圖有揆度擬議意竄實也案說文云多穀也穀多則實故當訓實然是也當作狀從犬從肉古人以犬肉為美味故以心之所美者為狀下加火字乃訓為燒孟子若火之始

然是也乎說文云語之餘也置其然乎問辭也輔廣云不自以為然而使之反求諸心以見其真情實理之所在周公亦可謂善教人者也蘇轍云小人思慮不能及遠常以兄弟之于我無所損益不知兄弟之相親亦所以宜其室家樂其妻帑者患其淺陋而不信故使之深思而遠圖之以信其然否呂祖謙云告人以兄弟之當親未有不以為然者也苟非是寃是國實從事于此則亦未有誠知其然者也不誠知其然則所知者特其名而已矣左襄二十一年季武子如宋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卒盡也謂賦上章及此章也取相親如兄弟之意

# 常棣八章章四句

子貢傳篇名作棠棣韓詩作夫移朱傳子貢傳申培說皆以

為燕兄弟之歌今按此詩乃周公所作其後因為燕兄弟之詩耳鄭玄答周商云凡賦詩者或造

篇或

誦古

大明言周家世有賢聖之君德合乎天天子以賢聖

之配生聖子而成伐功也

出大學衍義 孫鏞云此詩似專為頌兩母而作故

叙其來歷特詳真德秀云始則太任繇摯國而來配王季相與修德於是乎生文王繼則太姒繇莘國而來配文王相與修德於是乎生武王有文王以興周室有莘女以繼太任天寶命之非人能為也厚周室而生武王順天命而伐大商天寶祐之亦非人能為也原周之成伐功者以其有聖子原周之生聖子者以其有聖后而聖后之生又以王季文王修德格天之故則周家之興豈偶然哉王通云愚讀大明之詩而知人之求配不可不慎擇也蓋雖大聖賢而配非其所生之子必不能全類其父若不幸而遇妖妬

悍陋之女則其家之敗也忽諸后薨以玄女而絕其祀叔向以夏姬之女而滅其族是可鑒也詩稱文武之興必各本其母而言有旨哉篇名大明者鄭氏以為二聖相承其明德日以廣大故曰大明先儒或謂在小雅曰小明在大雅曰大明二義皆通後說尤安子貢傳以為訓成王之詩申培說亦以為周公述文武受命之功以訓嗣王與宋傳同按太史公云夫天下稱頌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達太王王季之思慮則謂此詩作于周公亦或可信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

叶陽韻辰羊翻

天難忱

說文春秋繁露漢書並作譌韓詩外

傳作訛

斯

說文作思

不易

音異

維

漢書作惟

王

陽韻

天位

外傳作謂

殷適

音嫡

使

不挾

外傳作俠

四方

陽韻

賦也

嚴粲云首章先言天人

之理然後及殷亡之繇為美文武張本

重言明者至著也曰赫赫顯而可畏之意明明在下君  
之善惡不可掩也赫赫在上天之予奪為甚嚴也愚按  
如此說則下文承接甚省轉語一說萬尚烈云明明在  
下即小雅明明上天照臨下土之云自其監察于下而  
莫能逃者言之則謂之明明在下自其威嚴在上而其  
可畏者言之則謂之赫赫在上其實一也總是天之難  
忱也亦通又荀子云上宣明則下治辨矣上端誠則下  
原慤矣上周密則下疑玄矣上幽顯則下漸詐矣故主  
道利明不利幽利宣不利周詩曰明明在下故先王明  
之豈特玄之耳哉又云周而成泄而敗明君無之有也  
宣而成隱而敗闇君無之有也故君人者周則讒言至  
矣而直言反矣小人通而君子遠矣詩曰墨以為明狐  
狸其蒼此言上幽而下險也君人者宣則直言至矣而  
讒言反矣君子通而小人遠矣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  
上此言上明而下化也按此乃斷章取義恐非正解忱  
通作諶爾雅云信也說文云誠諦也按諦者審也審其

為誠實而信之也斯語辭天難忱斯以命之去留言言不可信其終眷我而不棄我也有德則眷之矣無德則棄之矣有赫在上欲信而恃之焉得乎易通作傷說文云輕也不易惟王即在難忱上見出惟天命不可恃故居此王者之位甚不輕傷如書言惟天無親天位艱哉之意為下文嘆紂發端非汎以為君難之理言也貢禹云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韓詩外傳云言為王之不易也大命之至其太宗太史太祝斯素服執策北面而弔乎天子曰大命既至矣如之何憂之長也授天子策一矣曰敬享以祭永主天命畏之無疆厥躬無敢寧授天子策二矣曰敬之夙夜伊祝厥躬無怠萬民望之授天子策三矣曰天子南面授於帝位以治為憂末以位為樂也詩曰天難忱斯不易惟王天位之天亦指上天言位位之也言位之以天子之位殷適指紂也適通作嫡正室曰嫡正室所出之子亦曰嫡妾出之子曰庶公羊傳云

立嫡以長不以賢左傳云王后無嫡則擇立長毛傳云  
紂殷之正適也史記云帝乙長子曰微子啓啓母賤不  
得嗣少子辛母正后立為嗣按紂名受辛受紂以音同  
通用外紀云帝乙妾生微子中衍為后而生紂乙及后  
以啓賢欲立為太子太史據法乎曰有妻之子不可立  
妾之子故紂為後孔穎達云微子之命及左傳皆謂微  
子為帝乙之元子而紂得為正適者鄭注書序謂微子  
紂同母庶兄紂之母本帝乙之妾生啓及衍後立為后  
生受然則以為后乃生受故為正適也胡宏云堯舜與  
賢三王與適二帝三王同道惟所遇之時不同也堯舜  
之時中夏初開闢制度草創自非以聖繼聖則不能成  
功以貽萬世使丹朱若為中材之君猶不與也故商均  
無大過亦不得為天子而大禹以有天下及其末年制  
度已成雖中材之君輔之以賢者亦可以守矣聖人不  
世出德賢無以大相過則定於與嫡所以一民心重天  
下也雖然大君人命所繫興亡之本聖人有權焉未嘗

執一也是以太甲雖嫡又有成湯之命而幾不免於廢  
武王雖弟上承文考之命而終不釋為君帝乙亦賢君  
也泥於立嫡而不知紂之足以亡天下也亦不慎不知  
變之過矣孔子作春秋監觀前代賢可與則以天下為  
官嫡可與則以天下為家此萬世無弊之法也使帝乙  
而知道商之卜世猶未可知也使天使之也挾說文云  
俾持也朱子云挾而有之也天既位置殷之正適矣而  
竟使之不能提挈四方以保有其位則是天有權而人  
主不得專其權甚哉王之不易而天下難誑亦可知矣  
天問曰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易明  
夷上九曰初登于天後入于地此之謂也說一使字便  
凜然可畏真氏云此與名誥皇天改厥元子之命同意  
愚按以殷適為言者欲與後章言生此文王言為生武  
王相形猶昔人所謂生子當如孫仲謀若劉景升兒子  
豚犬耳孔云帝王神器實有大期殷之存亡非無定算  
但興在聖君滅繇愚主應使周興故誕茲謠聖應使殷



滅故生此愚主斯則受之於自然定之於冥運韓詩外傳云紂之為主勞民力寃酷之令加於百姓惜懷之惡施於大臣羣下不信百姓疾怨故天下叛而願為文武臣紂自取之也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及周師至而令不行乎左右悲夫當是之時索為匹夫不可得也詩曰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左昭元年楚令尹圍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雖可不終摯仲

豐氏本作中

氏任自彼殷商

陽韻

來嫁于周曰

爾雅注

嬪于京

叶陽韻

乃及王季維德之行

叶陽韻

大

任有身生此

文王

陽韻注疏本以此二句冠下維此文王六句為第三章朱傳呂嚴諸本俱移繫于第二章之後按繫

二章有韻冠三章無韻當從後定賦也擊毛云國也國名記云蔡之平與有擊亭一統志云平與故城在河

南汝寧府東仲者中也謂中女也氏任者其氏所自出之姓曰任按唐世系表祖已七世孫曰成徙國于摯祖已者仲虺後世周語摯疇之國繇大任摯疇二國名其源出于黃帝國語司空季子云黃帝之子十二人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偕姑僕依是也王符云黃帝之子二十五人班為十二夏之興有任奚為夏車正以封于薛後遷于邾其嗣仲虺居薛為湯左相王季之妃大任及謝章昌采祝結泉卑遇狂大氏皆任姓也孔云此言仲任下言大任者此本其未嫁故詳言其國及姓字下言已嫁以常稱言之鄒忠肅云漢儒謂禮惟嫁長女餘皆為媵自殷以前皆然然則摯任非耶殷商詳見玄鳥篇孔云成湯之初以商為號及盤庚後為殷取前後二號而言之黃佐云都殷因稱殷商亦猶劉備都蜀因稱蜀漢耳自彼殷商者繇今日追遡前日之辭言當彼殷商有天下之時也或以摯為殷商畿內國故曰自彼殷商亦通嚴云將述商亡而周興故以摯繫商與周對言之也

來者內辭也對彼稱來說文云女適人曰嫁從女從家  
婦人內夫家以嫁為歸言歸其家也又郭璞云自家而  
出謂之嫁周國名後以為有天下之號曰發語辭嬪爾  
雅云婦也曲禮疏云婦人之美稱可賓敬也孔云曲禮  
生曰妻死曰嬪此生而言嬪者周禮立九嬪之官婦人  
有德之稱妻死其夫以美號名之故稱嬪若非夫於妻  
傍稱女婦有德雖生亦曰嬪故書曰嬪于虞亦是生稱  
之也按就夫家言之曰來嫁自夫家言之曰嬪互文也  
京周京也嚴云大雅作於成王之時皆用王者之禮從  
後稱周京耳及鄭玄云與也王季太王之子文王之父  
名季歷後追王稱王季德即乾健坤順之德行音杭猶  
列也言其德與王季相頡頏也又列女傳云太任之性  
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則行當如字解言於其所行而徵  
其有德在王季則名類長君在太任則思齊思媚是也  
皇王大紀云季歷有謀能斷守正而和照臨無蔽勤施  
無私教誨不倦順以事上比以親民慶賞刑威政自已

出四隣服焉娶於摯曰太任亦有賢德目不視窈色耳  
不聽淫聲口不出惡言容貌恭肅齊如也孔云禮婦人  
從夫之諡故頌稱大姒為文母大任非諡也以其尊加  
于婦尊而稱之故謂之大姜大任大姒惟武王妃之稱  
左傳謂之邑姜不稱大蓋避大姜故也身毛傳云重也  
鄭玄謂懷孕也孔云以身中復有身故言重生文王之  
歲大紀謂在祖甲三十一祀即娶大任之年金氏通鑑  
前編則謂在祖甲二十八祀未知其審晉語胥臣云昔  
者大任娠文王不變少浚于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疾焉  
豕牢厠也少浚便也沈約云生季歷之十年飛龍盈於  
殷之牧野此蓋聖人在下位將起之符也季歷之妃曰  
大任夢長人感已浚于豕牢而生昌是為周文王龍顏  
虎肩身長十尺胸有四乳大王曰吾世當有興者其在  
昌乎列女傳云文王生而明聖大任教之以一而識百  
君子謂大任為能胎教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  
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于

那色耳不聰于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德必過人矣故妊子之時必慎所感感于善則善感于惡則惡人生而肖父母者皆其母感于物故形意肖之文王母可謂知肖化矣陳櫟云聖賢之生不偶然也有配偶之賢而後有嗣續之賢故詩推本聖賢之生往往自其所從來如生民言稷而及姜嫄此言文王而及大任下章言武王

維

禮記左傳呂覽俱作惟春秋繁露作

而及大姒皆是也其意深矣

唯此文王小心翼翼

職韻

昭事上帝聿

繁露作允

懷多福

叶職韻

力翻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職韻

賦也

維發語辭此章指文王繼王季為諸侯後克盡臣

職而言為君者心欲大主于仁也為臣者心欲小主于敬也翼即輔翼之翼以其無念不在于羽翼商室故曰翼翼與厥猶翼翼義同昭明也上帝即天也帝者諦也諦者審也言能審察其下故謂之帝程子以為天之主

宰是也後漢書斥帝欲不諦義亦本此昭事上帝者承上文言文王事殷之誠明白顯著可與上帝相對越也  
韋通作吹語驛也懷說文云念思也多福者爵土不替與國同休自文王視此其為福已多矣吾師蔡先生毅  
中云聖人視現在之福恒恐不足以保其有故曰懷解  
來非也呂氏春秋云文王處歧事紂冤侮雅遜朝夕必  
時上貢必適祭祀必敬又云昔者紂為無道殺梅伯而  
醢之殺鬼侯而脯之以禮諸侯於廟文王流涕而咨之  
紂恐其叛欲殺文王而滅周文王曰父雖無道子敢不  
事父乎君雖不惠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可叛也紂乃  
赦之天下聞之以文王為畏上而哀下也詩曰維此文  
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即小心翼翼之  
德回說文云轉也文王為臣敬止始終以之絕無一毫  
覬倖圖度之私所謂不回也愛方國者孔云四方之國  
來附之愚按主我言故曰受論語曰三分天下有其二  
周書武王曰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勲誕

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非文王之  
小心翼翼足以感動人心不至此所謂以受方國者也  
表記篇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疵民之大德不敢有君  
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從仁信讓以求  
從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  
賢卑已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  
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莫葛藟于條枚凱弟君子求  
福不回其舜禹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  
小心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  
德不回以受方國左昭二十六年齊有彗星齊侯使禘  
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誨不貳其命詩曰  
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  
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于彗詩曰我無所監  
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  
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

輯韻亦叶合韻昨合翻

文

王初載天作之合

韻亦叶緝  
韻胡急翻

在洽

說文水經  
注俱作命

之陽在渭

之渼

紙韻

文王嘉止

紙韻

大邦有子

紙韻

冠下大邦有子六句為  
注疏本以此二句

第五章朱傳呂嚴諸本俱移繫于第四章之後今按繫  
四章有韻冠五章無韻當從後定賦也朱子云將言  
武王伐商之事故此又推其本而言監說文云臨下也  
有居高監察之意在下即首章所謂明明在下者命謂  
君天下之命集如翔而後集之集天命必有所厭後有  
所集以六百年之商將欲革其命而新之非監觀之久  
而眷顧之深固不輕集也既者已事之辭鳥止為集有  
審擇而就之之意初始也載爾雅云歲也唐虞曰載取  
物終更始以年運而往為義作者造立之名合說文云  
合口也取其上下相合故漢書注云合者相配耦之言  
也惟命既集于周不可無承命之人故武王不可不生  
惟生聖不可無聖德之母故天於文王之早年而默定



其配在洽之陽以大如所居言洽當依說文作郃穀梁傳云水北曰陽今陝西西安同州有郃陽縣水經云河水又逕郃陽城東酈道元云周威烈王之十七年魏文侯伐秦至鄭還築汾陰郃縣即此城也故有華邑矣為太如之國城南有漢水東流東注于河水南猶有文母廟前有碑去城一十五里水即洽水也又有一漢水出汾陰縣南四十里平地開源潰泉上湧大幾如輪深則不測俗呼之為漢酈古人壅其流以為陂水種稻東西二百步南北一百餘步與郃陽漢水夾河中渚上皆相潛通故呂忱曰爾雅異出同流為漢水愚按據此則郃乃邑名原非水名其邑中之水名為漢水又兩漢合流故其字從邑從合義或取此鄭云天於文王為之生配于氣勢之處孔云名山大川皆有靈氣崧高曰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水亦靈物氣與山同詩人述其所居明是美其氣勢在渭之浹以文王所居言今陝西鳳翔府即古岐周地震宇記云汧渭岐漆雍五水皆會于郃界郃

云岐水與杜水合逕岐山而又屈逕周城南又南逕美陽縣南流注于渭說文云水厓也其一在洽之陽其一一在渭之涘兩地睽隔適成佳偶此所謂天作之合也舊說謂此二句皆指大姒所居今考洽水入河不入渭則與渭涘無涉故正之嘉朱子云昏禮也按周禮大宗伯以嘉禮親萬民昏禮其一也易隨卦九五孚于嘉亦取陰陽配偶之義止語詞大邦猶書召誥言大邦殷之命以啓為天子之後故稱大邦猶書召誥言大邦殷之命以殷為天子稱大邦也子謂大姒也按子者男女之通稱論語以其子妻之是女亦稱子也文王嘉止謂初行納采之嘉禮大邦有子蓋使者致命問名之辭儀禮所謂敢請女為誰氏者也孔云案昏禮納采問名同日行事是其禮相因遣納采即問名也宋元祐中上將大昏范祖禹言于宣仁太后曰臣聞古之帝王所與為昏姻者必大國諸侯先聖王之後勲賢之裔不然則甥舅之國也不以微賤上敵至尊故其福祚盛大子孫繁昌昔黃

帝娶于西陵之女是為螺祖為帝正妃其子孫皆有天下五帝三王皆黃帝之後也舜娶帝堯之二女釐降于為汭遂有天下大禹娶塗山是生夏啓天下歸之子孫享國四百七十餘年成湯娶于有莘氏子孫有天下六百餘年周之先祖后稷生于姜嫄世有賢妃大王娶大姜是生王季王季娶大任是生文王文王娶大妣其禮尤盛大姜炎帝之後也大任太昊之後也大妣大禹之後也大妣生十子武王周公皆聖人也其餘皆為顯諸侯周之子孫徧于天下大妣之德也武王亦娶于姜是生成王周有天下二十餘世八百餘年其基本蓋繇此也故族姓不可不貴秦漢以後昏姻多不正無足取法惟後漢顯宗明德馬后唐太宗文德長孫后皆有后德出于勲賢之家其餘敗亂足以戒而已惟陛下遠觀上古近鑑後世上思天地祖宗之奉下為萬世子孫之計選卜窈窕以母儀萬國表正六宮非有德孰可以當之然閨門之德不可著見必視其世族觀其祖考察其家

風參以世事亦可知也昔漢之初大臣議欲立高帝子齊王皆曰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乃立代王是為文帝文帝為漢之賢主亦繇其母家仁善也故女德不可不先白虎通云王者之娶必先選于大國之女禮儀備所見多

大邦有子倪

韓詩作磬云譬也乳云如今俗語譬喻物云磬作然也

天之妹

叶寘韻讀如媚明祕翻

文定

厥祥親

豐氏本作寵

迎于渭

叶寘韻讀如偽于睡翻

造

廣韻作皓

舟為梁

陽韻

不

豐本作丕

顯其光

陽韻

賦也倪說文云譬喻也

一曰

開見從人從見徐鍇云會意愚按說

文解倪具有二義而絕無解者今以意通之字從人見

蓋人之所見非我見也以其聞之于人而得之故曰聞

見原非目見特于耳聞後因而想像之故又會其意曰

譬喻也又爾雅訓問為倪問者軍中問諜也是亦謂使

譬喻也又爾雅訓問為倪問者軍中問諜也是亦謂使

人見之也此大邦有子二司蓋使者既得請而還報命之辭大如深居閨中非使者所得見但得之耳聞謂其德之美足以為天之配也云爾天擬文王夫婦之道取象乾坤易言坤為妻道明夫道得擬乾矣況文王又與天合德者乎妹說文云女弟也爾雅云男子謂女子先生為姊後生為妹孔云初嫁必幼故以妹言之愚按此對文王稱之則文王似兄而大如似妹耳陸化熙云文王之德與天為一譬則天矣而大如似配以幽閒貞靜之德譬則天之妹也文禮文也定者成其事也祥吉祥也鄭云問名之後卜而得吉則文王以禮定其吉祥謂納幣也孔云使人納幣則禮成昏定也昏以納幣為定幣繇卜吉行之故昏禮謂之納徵徵者成也是亦為卜吉而言與此祥意協也案昏有六禮先納采而後問名次納吉次納徵次請期次親迎其禮尊卑皆同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俱用鴈惟納徵用玄纁束帛儷皮不用鴈賈公彥云用鴈取順陰陽往來也鴈木落南翔水泮

北徂夫為陽婦為陰今用鴈者亦取婦人從夫之義惟  
納徵不用鴈以其自有幣帛可執也言納者恐女氏不  
受若春秋內納之義問名不言納者女氏已許故不言  
納也請期親迎不言納者納幣則昏禮已成女家不得  
遺改故皆不言納也按周禮媒氏職云凡嫁子娶妻入  
幣純帛無過五兩鄭讀純為緇云納幣用緇者以婦人  
陰也祿記又云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八尺為尋五  
尋者四丈也五兩為十端每端各二大乃儀禮有玄纁  
之文鄭為彼庶人用緇士大夫以玄纁象陰陽備也陽  
奇陰偶五兩當三玄二纁也又周禮玉人職云穀圭天  
子以聘女大璋諸侯加以大璋也此詩文定厥祥一語彙括  
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也此詩文定厥祥一語彙括  
納吉納徵二禮而統言之猶云以納徵之文完納吉之  
事也親迎二字畧斷謂文王親往迎大妣也昏義云父  
親鴈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  
於廟而拜迎于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

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瑋授綏御輪三周先俟於門外婦至瑋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巹而醕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白虎通云天子下至士必親迎授綏者何以陽下陰也欲得其歡心示親之心也必親迎輪三周下車曲顧者防淫佚也詩曰文定厥祥親迎于渭程子云文王親迎時乃為公子未為君也孔云此篇主美文王雖王季尚存皆以文王為主又云請期之文不見者既親迎明請之可知也于渭二字語意帶下讀言文王行親迎之禮其往來所經必濟渡于渭水則造舟為梁以俟之也造舟孫炎云比舟為梁也梁說文云水橋也爾雅云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李巡云比其舟而渡曰造舟中夾左右相維持曰維舟併而舩曰方舟一舟曰特舟孔云造舟者比舩于水加板於上即今之浮橋故杜預云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維舟以下則水上浮而行之但舩有多少有等差耳禮天子乃得造舟殷時未有等制文王敬重昏事始作

而用之後世以文王所用故制為天子法耳故王基云  
自殷以前質略未有造維方特之差周公制禮因文王  
敬大如重初昏行造舟遂即制之以為天子禮著尊卑  
之差記以為後世法是也不通作丕大也不顯其光者  
承上句以禮天之盛言毛云造舟然後可以顯其光輝  
鄭云迎大如而更為梁者欲其昭著示後世敬昏禮也  
范云自古昏禮未有如文王之  
盛也真云其禮盛故其光顯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

陽韻

于周于京

陽韻見第二章

纘女維莘

陽韻見尸羊翻

長子維行

陽韻見第二章

篤生武王

陽韻

保右

陸德明本作佑

命爾變伐大商

陽韻

賦也命即王天下之命天命文王不必于其身但使  
其生聖子以有天下亦所謂有命既集也下文篤生武  
王正天命之可見處于周于京蒙第二章之文與纘女  
維莘句聯說纘說文云繼也此一字畧斷讀繫女于莘



是倒文法言昔者太任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今繼之者則維此莘國之女也又按昏禮父醮子親迎之辭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舅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正此詩言繼之意說文無莘字當作辛唐世系表云啓封支子于莘辛聲相近遂為辛氏路史云莘辛之轉或云辛莘之轉非也其地即今鄆陽縣春秋時屬晉漢書云縣西南有梁山公羊傳以為鄆陽之山爾雅稱為晉望故左僖二十八年城濮之戰晉侯登有莘之墟以望楚師即此莘也一統志云縣東四十里有夏陽城內有周文王妃大姒墓夏陽一作下陽羅莘謂下夏字通乃號地故周語有神降于莘內史過以為在號受之即此莘也至美里之厄散宜生求有莘氏美女獻紂則以其為文王外族故耳又齊蔡管城大名陳留俱有莘與此無預長子文王之長子伯邑考也行猶逝也如天子斷不諱曰大行韋昭云大行者不在之辭是也伯邑考早卒故曰長子維行舊說以大姒為莘國之長女稱長子如大

任之稱摯仲行即女子有行之行亦通但古未有號長女為長子者以此疑之耳篤說文云馬行頓遲也邑考既沒之後又遲久之而復生武王也昔孟子有言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大戴禮稱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小戴禮載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齒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而終竹書紀年記武王十七年陟年五十四數記相距懸絕未有確然能信其孰然者也乃周書無逸篇周公所言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者當是實錄與小戴所稱文王九十七乃終者彷彿相近今即以此數上下推之既十五生武王則距文王沒時武王年已八十二歲此時方嗣諸侯之位距其為天子而崩僅十一年而書明言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又言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且已而復瘳則其享國實不止于

十一年此何以解也武王崩成王幼相傳成王時方十三歲距其生時武王年已八十一又有小弱弟叔虞亦邑姜所出子產所云邑姜方震大叔是也世即有八旬外生子之父安得有八旬外生子之母乎此其誕妄明甚若夫九齡之說數之修短定自有生文王豈能損已齡以益其子尤不足置辦者如依竹書武王享年五十四之說則於生成王生叔虞之數或無可疑但既稱武王嗣位十七年陟則推其未嗣位尚有三十七年皆文王享國之歲也計文王當於六十歲生武王自武王而下如管魯蔡曹邲霍衛胖諸弟皆同母而生何大姒前此壯年惟有伯邑考一人他無聞者自耆年而後乃生子纘纘如許乎此又可疑也鄒惠賡求而不得其說則意大姒為文王繼妃故有續女維莘之語謂諸侯不再娶或周制非廢制而關雎篇之寤寐淑女求之如彼其迫倘亦以文王年已中身後嗣未廣故耶此亦臆揣之言要非至理惟汲冢周書度殷解有云王克殷告叔旦

曰唯天不享于殷發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史記亦採用其語此其說可信武王以即位十三年尅殷而其時年已六十則其未即位之年當四十七計文王享年九十七除其四十七為武王已生之年則文王以五十一生武王也武王在諸侯天子之位則十七年而崩則六十歲尅殷之後享國尚有四年其時成王已十三歲於武王享年六十四歲之中除其十三為成王已生之年則武王以五十二生成王也夫五十一二歲上下生子世多有之不為希濶雖聖人亦與人同耳或者竹書誤以六十四紀為五十四一字之訛亦不可知若戴記所載武王九齡之夢要自靈驗特記者不悟其占而妄為之數衍蓋此段實在記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之後文王欲自測其壽數若何因以何夢詢武王亦以孝子之精神必能有朕兆與天通也乃帝與九齡之夢何為來哉蓋文王以身膺大邦小邦之歸業已九年而大統猶未集

今帝以九齡與武王者若謂文王九年後之事業當屬  
之武王耳故文王自知其當死若曰人生以百歲為期  
我之事業僅止于九年則計享壽但當九十七而止所  
餘三年吾不能以與爾可也武能夢之文能知之二  
聖一天也又羅泌亦謂吾與汝三者豈非謂于吾沒之  
後與汝三年而成之乎未可知也此說亦通世人不察  
遂真謂文王能以年歲畀武王又妄以九齡為九十正  
所謂癡人說夢者三王之事若存若亡信哉保右皆指  
革命之事言保者扶持之意周書言天迪格保是也右  
者贊助之義思若啓行若翼也命謂下文變伐之命天  
非諄諄然命之但理所當然即天命之所在也爾詩人  
代為天命武王之辭也變說文云和也和人心以伐大  
商也左傳云師克在和三千一心八百成魯和之象也  
王安石云言大商則乃所以大文武之德以商大矣非  
德大則不能變伐也又劉  
辰翁云古人厚故稱大商

殷商之旅其會

說文作旂  
云建大木

置石其上發以機以追敵也引左傳奮動而鼓如林侵韻矢于牧野豐本作維予

侯興

叶侵韻 虛音翻

上帝臨女

音汝 呂覽春秋 繁露俱作汝

無

漢書豐本 俱作毋

貳

爾

繁露 作汝 心

侵韻 云平地有叢木曰林

賦也 旅毛云衆也

會說文云合也 又

聚之時如林木之盛也書武成篇云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鬻子云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陳于商郊起自黃鳥至于赤斧三軍之士莫不失色史記亦云紂發兵七十萬人拒武王矢爾雅云誓也按矢之訓誓與訓陳同意劉熙釋名謂矢指也有所指而迅疾蓋直莫如矢誓者直指而言之故亦借曰矢詩之死矢靡他論語夫子矢之是也牧當依古文作姆說文云朝歌南七十里地孔云戰在平野故言野耳括地志云今衛州地即牧野之地武王至牧野乃築此城一統志云河南衛輝府汲縣本殷牧野地牧野在府城南

陵西社朝歌之南武王伐紂陳師于此按書牧誓篇云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即此詩所謂矢  
于牧野也維予侯興以下誓衆之詞也予我也侯諸侯  
也先是大會于孟渚諸侯不期而至者八百及戊午次  
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咸曰孳孳無怠迨陳師牧野諸  
侯兵會者車四千乘事襍見泰誓史記曰予侯者親之  
也牧誓篇云王曰嗟我友邦冢君是也興說文云起也  
警其起而聽誓命也上帝天之主宰臨說文云監臨也  
爾雅云視也猶言眷顧也女爾皆謂諸侯也無通作毋  
戒之也貳通作二不一之謂紂以如林之衆來戰恐諸  
侯計及衆寡強弱不無勝敗莫知之慮武王灼見天意  
所在紂師雖衆固不足畏故稱上帝臨女以鼓其銳而  
一其志觀泰誓一則云商罪貫盈天命誅之再則云朕  
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又說苑稱武王伐紂至  
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  
也天落兵也風霧而乘以大雨水平地而晝散宜生又

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漉兵也卜而龜燭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繫衆是燭之已故武王順天地犯三妖而擒紂于牧野荀子亦云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東面而迎太歲至汜而祀至懷而懷至共頭而山隧霍叔懼曰出三日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周公曰剗比干而囚箕子飛廉惡來知政夫又惡有不可焉遂選馬而進朝食于咸暮宿于百泉厥旦于牧之野鼓之而紂卒易鄉遂乘殷人而進誅紂此非皆真有見于臨女之天心而能若是乎史記載武王誓師之言曰今予發惟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所謂無貳爾心者也魯頌亦云致天之届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義正同此觀彼下文即繼之曰敦商之旅克咸厥功則無貳二句其為牧野誓師之語明矣金履祥云牧野之誓將戰之時也故自諸侯三卿大夫師卒之長夷狄之首豪而咸誓戒之荀卿氏謂桓文之節制不足以包湯武之仁義然而湯武之



仁義則有以該桓文之節制吾於牧野之事見之矣又  
董仲舒云一而不二者天之行也反天之道無成者是  
以目不能二視耳不能二聽一手不能二事一手畫方  
一手畫圓莫能成是故古之人物而書文正於一者謂  
之忠持二中者謂之忠患人之忠不一者也不一者故  
患之所繇生也是故君子賤二而貴一人孰無善善不  
一故不足以立身治孰無常常不一故不足以致力詩  
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知天道者之言也呂不韋云古  
之事君者必先服能然後任必反情然後受主雖過與  
臣不徒取大雅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以言忠臣之行  
也皆斷章取義非詩正旨舊說皆以此章為殷商之衆  
嚮周而勸戰之語故毛傳解無貳爾心謂言無敢有懷  
貳於爾之心者左襄二十四年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  
重鄭人病之子產寓書於宣子曰僞聞君子長國家者  
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于公室則  
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

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興也  
德國家之基也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  
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怨思以明德則令名  
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子產之解貳心與毛義同鄭  
箋則謂此勸戒武王言天護視女伐紂必克無有疑心  
先儒皆從之今按二義亦通愚詳繹魯頌立言之意定  
從今

牧

水經注  
作母

野洋洋

陽韻

檀車煌煌

陽韻韓詩外  
傳作皇皇

馬

公羊疏石  
經作四

駢彭彭

叶陽韻  
蒲光翻

維

漢書  
師尚父

上聲

時維鷹揚

陽韻

涼

漢書韓詩及外傳風俗通  
本俱作亮陸德明本一作諒

彼武王

陽韻

肆

風俗通  
作襲

伐

大商

陽韻

會朝

豐本作  
鼂

清明

叶陽韻謨則翻  
云廣也鄭道元

賦也

洋洋毛  
云自朝歌以南

南暨清水土地平行據臯跨澤悉毋野之地故詩稱  
野洋洋鄭云言其戰地寬廣明不用權詐也檀堅韞之

木材可為車解見將仲子杖杜篇煌煌毛云明也鄭云  
兵車鮮明也四馬曰駟說文云一乘也爾雅云駟馬白  
腹驪按赤馬黑鬣曰駟此則赤色黑鬣而白其腹也陸  
佃云驪從縵省禮曰練而縵縵淺赤也一染謂之縵再  
染謂之緹三染謂之纁檀弓云夏后氏戎事乘騂殷人  
戎事乘翰周人戎事乘騂毛云言上周下殷也孔云纁  
弓說三代乘馬各從正色而周不純赤明其有義故知  
白腹為上周下殷戰為二代革易故見此義戎事乘騂  
明非戎事不然因武王所乘遂為一代常法彭通作騂  
說文云馬勝也極言其盛故重曰騂騂陳祥道云樂記  
夾振之而騂伐詩所謂騂騂彭彭是也魏浣初云武王  
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詩言師衆之盛將帥之強只  
在一片人心上看出維語辭下同師毛云太師也尚父  
太公也姜姓呂氏名尚孔云父男子之美號文王得呂  
尚立以為太師號曰尚父尊之為作此號故維師謀云  
號曰師尚父是也愚按古人尚質呼尚之名為尚父亦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之五

九十二

猶周公呼與為君與也史記云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好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麋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與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閔天素知而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三人為西伯求美女奇物獻之於紂以贖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國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為文武師後世之言兵皆宗太公為本謀韓詩外傳云武王伐紂到于邢丘楯折為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心懼召太公而問曰意者紂未可伐乎太公對曰不然折為三者軍當分為三也天雨三日不休欲澆吾兵也武王曰然乃修武勒兵于寧行克紂于牧之野李靖云昔太公佐武王至牧野遇雷雨旗鼓毀折散宜生欲卜吉

而後行此則因軍中疑懼必假卜以問神焉太公以謂  
鷹州枯骨無足問且以臣伐君豈可再乎時通作是鷹  
爾雅云鵠鵠也郭璞云鵠當為鵠字之誤耳羅願云鳥  
之擊者雄大雖小少鵠氏以名司寇之官蓋鷹正月則  
化為鵠秋則鵠化為鷹故鷹通有鵠名在五鵠之數禽  
經云鷹不擊伏裴氏新書云鷹在衆鳥之間若睡夢然  
故積怒而後全剛生焉揚說文云飛舉也時維鷹揚者  
孔云是維勇畧如鷹之飛揚羅云鷹好揚隼好翔故以  
比尚父之武陸佃云言其武之奮揚如此樂記所謂發  
揚蹈厲太公之志也陸化熙云要見義氣激烈直欲夷  
大難以快人心意後漢高彪作幽州督歲云呂尚七十  
氣冠三軍詩人作歌如鷹如鷂世紀云商容與殷民觀  
周師之入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  
為人虎踞而鷹趾當敵將衆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  
其後按史記陳師牧野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以  
大卒馳帝紂師紂師雖衆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

馳之紂兵皆崩畔紂紂走登鹿臺自燔于火而死於是  
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為首封即此詩所言鷹揚事也  
涼說文云薄也萬尚烈云涼對炎字看名雖為伐而惟  
以三千人舉事牧野之中惟檀車爾惟駟騶爾惟師尚  
父若此其涼涼然未嘗若凡征伐者威靈氣燄炎然  
不可當也何也殷商之不敵已久此惟一決焉耳故上  
曰燄而此又曰涼也肆通作四會朝朱子云會職之旦  
也清明以治象言之言涼薄彼武王之師雖不能與紂  
衆絜盛而與四方諸侯共伐大商計其會合兵衆不過  
一朝旦之頃而除去紂之穢濁宇宙便見清明泰誓所  
期永清四海于茲始克慰矣夫帝乙以受辛為適而殷  
以亡文王以武王為子而周以興雖曰人事亦有天意  
存焉詩人所以推源于發祥之所自也沈萬鈞云詩咏  
一代之德夫孰備于大明乎觀其鋪張世家遡流窮源  
粵自王季而大任而文王而大姒而武王而尚父見其  
夫妻之同德焉見其父子之同德焉見其婦姑之同德

焉見其祖孫之同德焉見其君臣之同德焉見其天之同德焉嗚呼具此六同而八百年之基業不待卜而已定矣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朱子云其章以六句八句

相間序云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今玩詩詞固頌文武然實因文武而揚厲及二母也蓋不啻詳哉其言之矣是果專為頌文武而發者歟若叔孫穆子以為此兩君相見之樂則特舉其所用之一處而言詩固不為兩君相見作也又詩緯汎歷樞有五際之說以大明在亥為水始理則未詳

文王有聲咏文武遷都豐鎬之事而重嘆美之以戒

成王

鄧元錫云前三章陳文王之伐後六章皆武作鎬成文卒其伐功之事故以王后皇王變文目

之郝敬云詩首尾四章稱文武者文始之武終之也中四章稱王后皇王者繼諸侯而為天子也作豐而王業始作鎬而王業成文王求寧以始武也武王詒孫以終文也愚按此詩言以燕翼子當是作于成王之世子貢傳謂以訓成王者是也申培說以為作于周公

文王有聲

庚韻

適駿

豐氏本作俊

有聲

見上

適說文孫毓

求厥寧

適觀厥成

庚韻

文王烝哉

每章各用烝哉一句結不用韻亦變體

賦也

有聲言有聲譽

也歌功頌德之謂孔穎達云孔子閒居曰三代之王必先其令聞是為有聲矣篇中四適字俱當依說文作𨔵云詮辭也字從欠從曰曰亦聲徐鍇云詮理其事之詞也駿通作俊禮記疏謂倍人曰茂十人曰選倍選曰俊



說文謂材干人也北史謂萬人之秀曰俊其說不一要  
之皆賢人之稱也特舉過駿有聲者立言之意與末章  
武王豈不仕相應言文王固有聲矣而又有俊傑之臣  
與之共事故益使之有聲餘詩所謂予曰有疏附先後  
奔奏禦侮者也適求厥寧自文王之心言之也文王之  
心惟期望天下之安寧下文言有此武功正除殘去暴  
求為寧民計非為私也成說文云就也過觀厥成兼武  
王言自後人觀之也殘暴去而民安其後終于武王代  
紂而有天下文王之汲汲求寧者至是果有成功矣是  
雖文王以聖謨開先而中間諸臣左右贊襄之力自不  
可少故詩人不徒曰文王有聲而必足之曰過俊有聲  
也然說文云火氣上行也字從火蓋熾盛升進之意後  
此微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

東韻

既伐于崇

東韻書大傳作密

作邑

于豐

東韻

文王烝哉

賦也

命者天討有罪之命左傳云戡

定禍亂為武功說文云以勞定國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周禮云國功曰功崇國名伐崇事詳皇矣篇孔云經別  
言既伐于崇則武功之言非獨伐崇而已所伐邦耆密  
須混夷之屬皆是也而別言既伐于崇者以其功最大  
其伐最後故特言之為作邑張本言功成乃作都也作  
者創起之辭邑說文云國也又左傳都邑互稱都亦通  
名邑豐通作鄧說文云周文王所都在京兆杜陵西南  
通典云鄧在今長安縣西北靈臺鄉豐水上括地志云  
豐宮在鄧縣東三十五里韓非子云文王侵孟克莒舉  
鄧三舉而紂惡之鄒忠肅云文王以伐密之明年伐崇  
越三年自程遷豐豐即崇國之地故言作邑于豐而先  
之以伐崇季本云文王既滅崇則拓地漸廣而其民未  
馴宜親撫治之故徙居焉張子厚云文王邑于岐山之  
下既基王迹矣文王又遷于豐武王又遷于鎬者當是  
時民歸之者日衆無地以容之必至于遷也愚按二意

皆有

築城伊洺

叶質韻于筆翻韓詩  
陸德明本俱作洺

作豐伊匹

叶質韻亦

莫卜  
翻 匪棘  
禮記作草爾雅  
其欲  
依禮記通作猶尤韻亦

慇豐本  
作猷  
適  
禮記作聿  
追來孝  
叶尤韻呼侯翻亦叶宥韻許候

者畜  
也 王后蒸哉  
賦也築說文云持也築室百堵之築謂

伊語辭後同洩說文云疾流也毛鄭作洳字解非是築  
城于水所疾流之處指城鎬也雍大記云鎬水在長安

縣西北十八里水經注云鎬水上承鎬池於昆明池北  
周武王之所都也自漢帝遷昆明池於是地基構淪禡

今無可究鎬水又北流西北注與滌池合又北逕于渭  
廟記云長安城西有鎬池在昆明池北周匝二十一里

溉池二十三頃帝王世紀云今鎬池即周之故都也按  
竹書商帝辛三十五年西伯自程遷于豐三十六年西

伯使世子發營鎬其事尚在文王作辟靡靈臺之前即  
此章所咏也匹耦也按布帛長四大為匹其字從八從

二八揀為一匹二者盛布帛之器也詩書多用為配偶之義當是以音同如說文訓妃為匹亦以此爾作豐伊匹與周書維誥篇作周匹休語意正同成王命周公營洛與周對峙為周之匹今文王命武王營鎬與豐對峙亦為豐之匹也此下三章皆言營鎬事而詩人隱鎬字不出乃文筆之幻處棘通作亟鄭云急也欲說文云食欲也若依禮記通作猶則謂謀慮也意亦相通與圖漸拓營建日廣似乎逼上而有急于取天下之意是之謂棘其欲也鄧云作豐伊匹兩都相望如作之耦也文作豐矣武復作鎬宜若已棘然匪棘欲也追孝也追猶逐也是追而及之之意來孝指文王言來者自岐之程而又來豐也上體先志改建都邑于以安民使世業不墜後昆永保孝孰如之武王竭愛營鎬其心亦惟欲追及文王來豐之孝而已禮器篇云禮時為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曰匪革其猶聿追來孝按觀此可以明此詩之

義劉公瑾云孝者善繼志善述事者也文王所求乎子  
即文王所以事父者也故曰父作之子述之朱善云文  
王之孝有以追先人之志武王之孝有以成文王之功  
此周之王業所以盛也萬時華云周家父子兄弟之間  
王季與夷齊分讓不讓兩局王季不讓便是友讓便不  
友君臣之間武王與舜禹分征誅禪受兩局征誅便是  
孝不征誅反是不孝武王化家為國化侯為王全是曲  
體先人至孝處夫子達孝之稱正本于此王后指武王  
也後倣此自今日言之為王自昔日言之則但為后后  
者君之通稱此以武王未有天下之時言故其稱與後  
章皇王異又按武王遷都于鎬史不載其何時沈約謂  
有天下後始都鎬殊無所據以此詩觀之疑武王嗣位  
為諸侯便都鎬也鄭玄  
亦謂居鎬之後始伐紂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

叶寒韻  
胡官翻

四方攸同王后維翰

叶寒韻  
河干翻

王后烝哉

賦也王公指文  
王也自今日追

王稱之為王自昔日為西伯時稱之其爵則上公也考  
竹書邠侯組紺稱侯至周公奭父周公季歷已進爵稱  
公矣又凡國人稱本國之君皆曰公以王公稱文王亦  
文王未嘗稱王之一證濯說文云澣也取洒濯更新之  
意垣說文云牆也文王始遷于豐重新氣象復命武王  
營鎬邑以為豐之藩籬故以垣稱節云維豐之垣聲靈  
羅絡如作之蔽也四方攸同者鄭云天下同心歸之翰  
鳥羽也吾師蔡先生毅中云翰即羽翰之翰鳥以翰蔽  
身王以德蔽天下言文王營鎬但欲固豐邑之藩及武  
王居之而大邦小邦咸倚賴焉則直可為四方之屏蔽  
以其時尚未有天下  
故仍以王后稱之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

叶陌韻讀如積資昔

翻 四方攸同皇王維辟

陌韻

皇王烝哉

興也雍大記云豐水出長安縣西南

五十里終南山澧谷其源濶一十五步其下濶六十步  
水深三尺自鄠縣界來入咸陽合渭水尚書作豐文子

云老子曰澧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塵垢金鐵在中形見于外矣帝王世紀云豐鎬皆在長安之西南後漢書注云豐鎬相去二十五里鄭云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董鼎云周之建都在豐鎬豐水正居其中嚴云禹貢東會于澧注云澧水自南而合益澧水自南而北流入渭故豐在其西鎬在其東經言東注者是會渭之後乃東注入河也水經注云渭水東與豐水會矩陰山無他高山巽巒惟原阜石微而已續說文云緝也人之功業必繇積累而成如緝績然故爾雅轉訓績為功為業也皇說文云大也白虎通云君也美也大也號之為皇者煌煌人莫逮也按王已為天子之稱今又加皇者大之也孔云此與下章俱言皇王而下有鎬京之事知此皇王為武王也辟說文云法也爾雅轉訓為君者以君為人所取法也嚴云豐鎬在豐水之東西二都皆可言豐水此章皇王稱武王則豐水東注指鎬京所見而言也言豐水之所以會渭而東注于河者是禹之功

也武王作邑于豐水之東而四方之所以同歸周者以武王為天下之君也蓋以武王之功配禹皆除害濟民也武王誠得人君之道也變王后言皇王一統天下其事又大也愚按詩以豐水興四方以東注興攸同以武王之能君天下與神禹之能治洪水意正

鎬京辟廱

冬韻說  
范作雍

自西自東

叶冬韻讀如冬都宗翻

自南自北

職韻

無思不服

叶職韻  
鼻墨翻

皇王烝哉

賦也鎬通作瀆地以水得名史記澧瀆荀子武王以瀆是也後漢地理志

云鎬在京兆尹上林苑中古史考云武王遷鎬長安豐亭鎬池也辟廱解見靈臺篇張子厚云靈臺辟廱文王之學也鎬京辟廱武王之學也至此始立為天子之學矣愚按武王之遷鎬已久及有天下鎬始稱京辟廱在鎬京中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之處武王所首重故特舉而言之樂記子曰武王克殷反商散



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禘冕  
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食三老五更于太學天子袒  
而割牲執鬯而饋執爵而醕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  
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愚按此詩首咏辟廡  
即武王散軍而郊射之事所謂偃武修文者也郊射者  
習射於郊學之中其地在西郊所謂右學又謂之射宮  
射則歌騶虞之詩以為節左學在國中之左謂之澤宮  
射則歌狸首之詩以為節先儒謂在國中為大學在西  
郊者為小學然總之皆名辟廡也袒而割牲者袒衣而  
割制牲體為俎實也饋進食也醕食畢而以酒虛口也  
總干者總持干盾以立于舞位也鄭云自縣也武王于  
鎬京行辟廡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心無不  
服者孔云既言辟廡即云四方皆服明縣在辟廡行禮  
見其行禮感其德化故無不歸服也辟廡之禮謂養老  
以教孝弟也或謂東西南北四句字皆汎言之不必當  
時觀禮者以武王教化大行故聞風心服亦通左傳周

景王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邠芮岐畢吾西王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毫吾北土也其數四方之次第正與此同周自西土興近者先被其化其後乃漸及于東故曰自西自東周自文王化已南行于江漢其後乃漸及于北故曰自南自北皆對舉之辭亦立言之序也張子厚云無思不服心服也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劉向云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是故聖王修禮文設庠序陳鍾鼓天子辟廡諸侯泮宮所以行德化詩云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禮文王世子篇云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率事反命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于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修之以存養也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

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  
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  
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終之以仁也  
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修  
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  
衆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  
衆安得不喻焉祭義篇云祀先賢于西學所以教諸侯  
之德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  
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繇大學  
來者也又孝經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  
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  
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孝弟  
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  
南自北無思不服祭義篇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  
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  
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

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  
之謂也孟子云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  
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  
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荀子云志意  
定乎內禮節修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  
下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四海之內若  
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云自西自  
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愚按辟雍之說莫重  
于養老養老本于天子之孝悌而因以教天下

考卜

維

禮記作  
惟下同

王

陽韻

宅

禮記作  
度

是鎬京

庚韻

居良

翻

陽

維

龜

正

之

武王成

庚韻

亦叶

陽韻

辰羊翻

之武王

烝哉

賦也

考說文云老也

父之稱也

禮父亡稱

也

考說文云老也

父之稱也

禮父亡稱

也

考說文云老也

父之稱也

也

考儀禮卜葬其父某甫考是也或引書言奔走事厥考  
厥長又蒼頡篇曰考妣延年則明非死生之異稱矣鎬

雖武王所都而實營於文王之世故曰考卜蓋卜云其  
吉而後營之按逸周書文王受命之九年時維暮春在  
鄘謂太子發曰吾語汝則文王固嘗居鎬矣特不嘗居  
耳曰維王者言至今日遂為興王之地也它是鎬京維  
龜正之二句相聯看宅爾雅云居也正猶定也鄭云謂  
得吉兆言武王所以居是鎬京者以文王當日契龜之  
時龜已出吉兆以正告之故武王遂決意往遷于彼也  
然則文王何以不遷也曰時之未至文王猶可以無遷  
可以無遷而遽遷焉則為棘其欲矣故文王留之以有  
待也聽後人之為之也成說文云就也鄭云武王伐紂  
定天下成龜兆之占也孔云龜正定其吉云此地可居  
居之而得天下是為成龜兆之占也坊記子云善則稱  
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是鎬京惟龜  
正之武王成之前稱武王為王后已而為天子則稱皇  
王至此舉諡者詩作于武王既喪之後故述其事  
而歎美之也言成之正與首章言聿觀厥成相應

豐

水有芭

紙韻

武王豈不仕

紙韻

晏子

詒

晏子春秋

厥

孫謀以

燕

後漢書作宴

翼子

紙韻

武王烝哉

興也

前

言武王受命之事

已畢至此又舉其為子孫

計深遠者言之為篇末餘波而實訓嗣王圖任舊人以

申章首發端即言適駿有聲之意芭嚴以為維縻維芭

之芭按經言豐水有芭恐非指嘉穀言乳以豐水之傍

有芭菜者近之陸璣云芭菜似苦菜莖青白色摘其葉

白汁出脆可生食亦可蒸為茹青州人謂之芭西河雁

門芭尤美胡人戀之不出塞服官曰仕豐水興武王芭

興仕者豐水潤澤之地則芭菜叢生焉武王聖仁之君

則仕者湊集焉凡生於武王之時豈有抱德懷才而不

仕者乎是雖仕者之歸心于武王亦繇武王汲汲旁求

一念有以召致之武成言成王建官維賢位事維能論

語言武王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舉逸民天下之民歸

心焉此士之所以願立於朝而樂為之用也又晏子春

秋云景公與晏子登寢而望國公愀然而歎曰使後嗣  
世世有此豈不可哉晏子曰臣聞明君必務正其治以  
事利民然後子孫享之詩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  
燕翼子今君處佚怠逆政害民有日矣而猶出若言不  
亦甚乎此解與毛鄭同朱傳所謂豐水猶有芑武王豈  
無所事乎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則武王之事也於理亦  
通並存之詒說文云遺也當通作貽鄭云猶傳也說文  
云慮難曰謀燕通作晏說文云安也翼即羽翼之翼孫  
所該者遠子則指成王也嚴云人材武王無不用之蓋  
欲傳其孫之謀而燕安翼輔其子耳曾孫玄孫以下皆  
孫也謀及於孫之遠則其子可知矣聖人於子孫之計  
莫大於遺之以人材所謂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也  
班彪云昔成王之為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太史佚入則  
太顓閔天南宮括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故成王  
一日即位天下曠然太平左文三年秦伯伐晉遂霸西  
戎用益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

也與人之壹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其舉善也詩曰  
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字桑公孫枝字舉孟明  
者觀此可以得詩意矣表記云子言之仁有數中心惜  
怛愛人之仁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  
以燕翼子數世之仁也徐光啓云帝王之視天下  
也重為萬世之子孫謀即為萬世之天下謀也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序云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愚按

此特因既伐于崇一語而敷衍之其實詩為遷都  
咏不為伐功咏也朱子謂此詩言文王遷豐武王  
遷鎬之事是已而從孔氏之說謂上四章言文王  
後四章言武王然於文王則先稱文王後稱王后  
於武王則先稱皇王後稱武王錯互不倫難為解  
說蘇轍謂文王其正號於文王後言王后者以老  
而稱王於武王先言皇王者以即位而稱王故也  
夫文王既皆稱王矣何得有王后皇王之異且商



命未革文武果曾稱王否乎觀泰誓武王稱文王  
止曰文考至大誥武成追王始稱文王此文王生  
前不稱王之驗武王牧野誓師所告者不過司徒  
司馬司空猶未備天子六卿之制則亦武王為諸  
侯時不稱王之驗也是皆闕係名教之大者故不  
可以不辨又前五章既皆以為都豐之事至六章  
始言鎬京而辟靡之美反在宅鎬之前其於先後  
更失倫次唯潛谷鄧氏以後六章皆言武王深得  
其解今從之先儒又謂維清奏象舞合此詩為  
九德之歌所謂頌合大雅例如此未知何據

思文郊祀后稷以配天之樂歌

出申培說周公所作也

孔穎

達云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是后稷配  
天周公為之又國語云周文公之為頌曰思文后稷  
克配彼天是此詩周公所作也按祭法云周人禘嘗  
而郊稷公羊傳云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

配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史記云王者天太祖郊特牲云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然郊禮有二而皆配以后稷家語定公問于孔子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於啓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也公曰郊之牲若何孔子曰上帝之牛角繭栗必在滌三月后稷之牛惟具今思文之詩據序及蔡邕獨斷皆以為祀后稷配天矣然未知其為迎長日之郊與抑為祈穀之郊與曰此迎長日之郊也于何知之曰于貽我來牟一語知之郝敬云冬至郊祀惟二麥生易所謂復見天地之心者也或又問此郊也即圜丘之郊乎曰即圜丘之郊也祭法歷叙四代禘郊之禮禘文皆在郊上鄭玄不察疑禘更大于郊於是以致祭法之禘為祀天圜丘

以魯配之而於稷之配禘則直以為正月配祀感生  
帝于南郊而已感生帝者東方青帝靈威仰周為木  
德威仰木帝言以后稷配蒼龍精也王肅駁之謂漢  
世英儒自董仲舒劉向馬融之倫皆言周人祀昊天  
于郊以后稷配無如玄說配蒼帝也且詩云克配彼  
天營龍不過天之司吏而稷所作合僅僅如是耶若  
祭法先言禘後言郊者楊氏引大傳云禮不王不禘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只及其太祖大夫惟有  
功始祫其高祖所論宗廟之祭隆殺遠近爾於祀天  
乎何與郊止于稷而禘上及乎魯禘之所及者最遠  
故先言之爾此其論確矣愚于天與上帝之辨亦兼  
取鄭氏六天之說然五帝即五行謂是天之一體則  
可祀天而兼及五帝禮之所有也若謂一代必各祀  
其感生帝則識緯之陋說雖秦漢多祖述之明禮之  
君子所不敢信也又周禮夏官節服氏郊祀裘冕二  
人執戈送逆尸從車羅泌云舜入唐郊丹朱為尸晉

祀夏郊董伯為尸則祭天有尸矣而公羊白虎通五  
經異義俱以為祭天無尸則似失之按張子厚云天  
地山川之類非人鬼者恐皆難有尸節服氏言郊祀  
有尸不害后稷配天而有尸也張說似近理靈星之  
尸亦同此意但未知  
於古制有合否耳

思文后稷

職韻

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職韻

貽

漢書作飴

陸德明本作詒

我來

漢書作釐文選注作嘉

牟

漢書字書俱作麋文選注陸本俱作麥

帝命

率育無此疆

豐氏本作壘

爾界

叶職韻訖力翻

陳常于時夏

此篇但用稷極

界三字為韻亦變體賦也嚴粲云后稷人臣而周人  
推以配天疑於追崇之過此詩發明之思文鄭玄云周  
公思先祖有文德者孔云后稷有此文德故周公思之  
韋昭云經緯天地曰文萬時華云后稷教稼本是小民

本分中極質極樸之事然經天緯地俱從艱食中出天下文章孰大于是故曰思文一說萬尚烈云史讚堯而曰文思稷曰思文一也特字之上下不同爾彼注文思者曰道德純備曰文諡法謀慮不愆曰思則以此二義加于后稷豈不當乎亦通后稷解見生民篇克能也配通作妃說文云匹也曹氏云天地能生之而不能養之苟不得其養則亦弗克遂其生矣惟后稷能養人故其功足以配天矣劉公瑾云真可配天故謂之克配如文王之克明德也立我烝民二句正克配之實立即為生民立命之立張文潛云免於仆之謂立立我烝民者食而後免于顛仆之患也烝衆也按火氣上行為烝入衆則氣熱故烝有衆義莫通為無音之轉也匪通作非字之近也極徐錯云屋脊之棟也舊注訓極為中義蓋本此鄭云天下之人無不於爾時得其中者言反其性嚴云民心莫不有是中而阻饑則失其常心自后稷播時百穀存立衆民之命而後各復其受中之性是民之中

皆是后稷之中也。天能予民以中，后稷能全民之中。天以偏覆為德，后稷則達天之德，推后稷以配天，信無嫌矣。又云：中者，民心所自有，特因后稷有以養之而勿喪耳。非后稷以已之中予之，而曰莫匪爾極，何也？后稷之心與斯民之心同，此一中非二物也。斯民既全，其中則斯民與后稷同。此心亦同，此理更無差別。民之中，即后稷之中。故曰：莫匪爾極。康衢所詠，爾極洪範所謂汝極天保所謂爾德。君牙所謂惟爾之中，其意一也。左成十六年申叔時曰：德以施惠，刑以正邪，祥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即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周語芮良夫曰：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楊觀光云：禹平水土，易巢窟為廬舍，凡萬世之民免。

魚龍之患者皆禹安之通計得什之五契制人倫以仁義還心性凡萬世之民免禽獸之憂者皆契成之通計得什之七稷教稼穡以飲食通天地之和凡萬世之民具饑渴之賢者稷生之通計得什之十故禹之功多于南而少于北契之澤深于賢而淺于愚稷之德無貴賤貧富山澤高下蠹蟲飛走粒食罔不賴天美報之或身或子孫皆有天下而徵具分別夏四百殷六百周八百是也貽我來牟據冬至郊祀時所見之物言之也說見本篇小引下貽爾雅說文皆云遺也遺猶與也來牟麥名說文云來者周所受瑞麥一來二縫其字象芒束之形又云天所來也故為行來之來牟通作粦孟子云今夫粦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于日至之時皆熟矣謂此牟也但來牟二字說文每合言之不別其為一物二物張揖廣雅以粦為大麥來為小麥而羅願則引呂氏春秋曰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獲大麥注昔終也三葉菁亭慈荏冥也牟之始蓋后稷受

之于天故詩曰貽我來年又曰於皇來牟劉向以為釐  
楚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然則來麴  
一物明矣愚按孟子言麴麥以麥種非一故繫麴于麥  
上所以別異于他麥也麴既得專名矣更加以來之名  
無乃贅累疑從廣雅為允不然孟子何以云麴麥不云  
來麴乎來牟之始雖或為天所賜而此詩則第言后稷  
教民樹藝至今人傳習之謂之貽我耳非真如劉向所  
云武王周公繼政諸侯和于下天應報于上有若後世  
雨粟之事也而鄭箋乃更過信偽秦誓之言謂武王渡  
孟津白魚躍入舟出溪以燎後五日火流為鳥五至以  
穀俱來且引詩說謂烏以穀俱來者所以紀后稷之德  
其荒唐不根甚矣帝命率育二句祈禱之辭也以形體  
言之謂之天以主宰言之謂之帝命猶使也率通作銜  
循也編歷之意育爾雅說文皆云養也對彼為此對我  
為爾皆互文也疆本作疆說文云界也從畱三其界畫  
也界說文云境也按疆既訓界則二義無別以字求之



置從二田是總彼此之田界而言界從田從介介者畫也則但主言一田之界耳言此時也我民既傳后稷之教以藝此來牟矣帝其使三時不害普天之下各得其養而無此疆爾界之殊乎孟子曰其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是則此疆爾界之所為異而詩之所深慮也大戴禮載古祝辭曰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庶物羣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維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祐正與此詩同意段氏云詩言來牟者二蓋麥者五穀成熟之最先一歲豐稔之占故養民者以此為善羅云麥者接絕續乏之穀夏之時舊穀已絕新穀未登民於此時乏食而麥最先故以為重董仲舒曰春秋於他穀不書至無麥禾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因說武帝勸關中種麥而明堂月令亦有仲秋勸種麥之文其有失時行罪無疑凡以接續所賴懼民不以為意耳麥比他穀獨隔歲種故號宿麥說者或以為首種陳常于時夏指今日

所行郊祀之禮而言冬至郊祀歲一舉行以此為常故  
曰陳常時之言是亦音通也夏即九夏之夏按周禮太  
司樂職云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王出入則  
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郊  
祀大祭祀也循常禮而行當奏此三夏  
故曰陳常于是夏所以著其為盛禮也

思文一章八句

呂叔玉謂此詩即國語金奏之三  
所稱渠者而鄭玄為之說曰渠者

大也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其說固已迂謬難通  
韋昭謂即九夏中之納夏而朱子又引或曰此所  
謂納夏者亦以其有時夏之語而命之也然於納  
之義何取要皆影響不足信詳見時邁篇小引下

子貢傳  
闕文

詩經世本古義卷十之上